



通鉴纪事本末

柏杨版

第七部

13

苻坚大帝悲剧

14

桓玄篡位闹剧

柏杨◎著

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

中信出版社



CHINACITICPRESS



culture-fiction

社科文

柏杨◎著

柏杨版

通鉴纪事本末

13

苻坚大帝悲剧

14

桓玄篡位闹剧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苻坚大帝悲剧 桓玄篡位闹剧 / 柏杨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9. 3

(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)

ISBN 978-7-5086-1311-6

I. 华… II. 柏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三国时代~两晋
时代 (265~420) —纪事本末体 IV. K236.0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395 号

《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》第七部

13 苻坚大帝悲剧 14 桓玄篡位闹剧

HUALUAN WUHU · ZUTI JIJI DUJIANG

著 者: 柏 杨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**印 张:** 19.25 **字 数:** 308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311-6/K · 112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Http: //www.publish.citic.com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前 言

一提起“宦官”，怜悯之情，油然而生。绝大多数的宦官，都来自极端贫穷之家，他们是一批受尽人生痛苦的孩子，不准许有人格，不准许有个性，依靠谄媚和机警，苟延残喘。活一天、算一天，不仅是人下之人，而且是狗下之人，猪下之人。诚如诗人顾况所写、一个宦官的母亲发出的呼唤：“儿啊，我后悔生下你！”眼泪含血，与声俱下。

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这些卑贱人物，最初只是从皇帝老爷手指缝中窃弄一点权柄，最后，乾坤倒转，甚至连皇帝老爷都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脸色，才有口饭吃。他们就创造了一个使全国沸腾的“宦官时代”。那些令人酸鼻的人生遭遇和委屈成长的心路历程，使我们没有理由要他们比当权的主流高级知识分子，表现的更好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名列前茅的两大罪恶：一是女人缠脚，二是男人阉割。时至二十世纪，感谢西洋文明的东渐，这两大罪恶，总算终止。但它们的体壳虽死，因酱缸深不可测之故，阴魂一时难以尽散，如果不建立另一种新的文化——人权文化，阴魂可能重新再现。

中国共有三次宦官时代，《通鉴》上出现了两次，第一次发生在二世纪东汉王朝，第二次发生在九世纪唐王朝，第三次发

生在十五、十六世纪的明王朝。二十世纪之后,当然再没有宦官,但是,“宦官型人物”如果聚集的够多,和所占领的据点如果够要害,同样也足以使我们受到重创。

柏杨 一九九九·三·八

第 7 册 第一次宦官时代 / 目录

前 言

1 第一次宦官时代 / 1

- 一、郑众首先封侯
- 二、五侯比赛贪暴
- 三、知识分子出现派阀
- 四、“党禁之祸”
- 五、大逮捕
- 六、王甫曹节两大巨头
- 七、张让是爹·赵忠是娘
- 八、董卓暴起
- 九、迁都长安
- 十、军阀余孽自相残杀
- 十一、李傕郭汜京师喋血
- 十二、东汉王朝亡

2 二、三跨世纪逐鹿型大混战 / 147

- 一、黄巾民变
- 二、凉州民变
- 三、马超反攻
- 四、袁绍公孙瓒恶战

■地图索引□

◆二世纪·一六六年

士大夫与宦官势力对立 / 30

◆一世纪及二世纪

袁家班世系表 / 89

◆二世纪·一八九年七月

董卓奉诏进军京师 / 94

◆二世纪·一八九年八月

袁绍屠杀宦官 / 98

◆二世纪·一八九年八月

董卓迎接皇帝刘辩返京 / 101

◆二世纪·一九〇年三月

孙坚北上投靠袁术 / 115

◆二世纪·一九一年二月

孙坚进入洛阳,董卓撤退关中 / 120

◆二世纪·一九二年五月至六月

李傕攻陷长安,吕布投奔袁绍 / 128

◆二世纪·一八四年二月

黄巾民变 / 149

◆二世纪·一八四年三月

洛阳近郊八大关 / 151

◆二世纪·一八四年六月

朱俊、皇甫嵩扫荡河南黄巾变民 / 153

◆二世纪·一八四年八月至十一月

皇甫嵩平定河北黄巾变民 / 155

◆ 二世纪·八〇年代后期

东汉末期遍地民变 / 161

◆ 二世纪·一九三年正月

袁术南迁寿春 / 165

◆ 二世纪·一八四年十一月至一八五年三月

陇右民变 / 168

◆ 二世纪·一八五年十月至十一月

东汉围剿陇右变民失败 / 170

◆ 三世纪·二一一年

曹操进军关中 / 176

◆ 三世纪·二一三年七月

马超攻陷冀县,诛杀州长韦康 / 180

◆ 三世纪·二一四年

夏侯渊平定陇右 / 184

◆ 二世纪·一九五年

公孙瓒幽州基地 / 192

1 第一次宦官时代

一、郑众首先封侯

九二年，东汉政府政变，突然爆发，窦家班崩溃。

窦姓家族父子兄弟，同时担任文武高官，布满政府。穰侯邓叠、邓叠老弟步兵指挥官（步兵校尉）邓磊，及娘亲邓元、窦宪女婿射击兵团指挥官（射声校尉）郭举、郭举的老爹长乐宫供应官（长乐少府）郭璜，互相结成一个集团。邓元、郭举，都随时可以出入宫廷。郭举受窦太后的宠爱，遂决定谋杀皇帝（四任和帝）刘肇（本年十四岁）。

刘肇发现这项阴谋，可是无可奈何。在窦宪兄弟专权之下，皇帝跟臣僚隔绝，无法接近。刘肇所接近的，全是宦官。刘肇看出政府官员，都站在窦宪一边，只有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、宫廷花圃器具管理官（钩盾令）郑众，敏捷、谨慎，心机很深，不接受窦家班的控制。刘肇遂跟郑众，秘谋铲除窦家班。只因窦宪驻防凉州（甘肃省），考虑到可能引起反击，所以一直忍耐，不敢发动。而就在这时候，窦宪跟邓叠，一同回到京师（首都洛阳）。

夏季，六月二十三日，刘肇前往北宫。下诏，命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（执金吾）、北军（野战军）五营指挥官（校尉），全体备战，保护南宫、北宫。关闭城门，逮捕郭璜、郭举、邓叠、邓磊，送到监狱后，立即诛杀。派皇家礼宾执行官（谒者仆射）前往收

缴窦宪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印信,改封窦宪冠军侯(封地在今河南省邓州市西北冠军寨),跟窦笃、窦景、窦环,同时遣送回到他们的侯爵封国(窦笃封郾侯,封地在今河南省郾城县;窦景封汝阳侯,封地在今河南省商水县;窦环封夏阳侯,封地在今陕西省韩城市)。刘肇因为窦太后的缘故,不愿意公开处决窦宪,而只遴选严格而干练的人才,担任封国宰相,负责监督。

窦宪、窦笃、窦景回到封国后,刘肇命他们全都自杀。

刘肇论功行赏,郑众接受的少,而推辞的多。刘肇因此认为他贤能,经常跟他讨论政府大事。宦官弄权,从此开始。

一〇二年,破例封皇后宫总管(大长秋)郑众当剿乡侯(宦官封侯爵,这是一个开始,庸庸他诛杀窦宪的功勋)。

一〇七年,秋季,九月一日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徐防,因天灾及民变,免职。三公因灾异免职,从徐防开始。

九月二日,最高监察长(司空)尹勤,因大雨成灾,免职。

皇后宫总管(大长秋)郑众、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蔡伦等,都利用情势,干预政治。周章一再直率的谏言,皇太后邓绥不能接受。

一二一年,东汉帝(六任安帝)刘祜,因为宦官江京当初奉派到清河宾馆(清河邸)迎接他入宫即位,认为江京有功,封都乡侯(当时前往官邸迎接的是邓鹭,江京不过邓鹭手下。参考一〇六年)。封李闰当雍乡侯;二人一齐当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。江京兼皇后宫总管(大长秋),跟另外一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樊丰、宦官总管(黄门令)刘安、宫廷花圃器具管理官(钩盾令)陈达,以及刘祜的奶娘王圣、王圣的女儿伯荣(姓不详),结成一条阵线,奔走内外,互相比赛奢侈、贪污、残忍、凶暴。尤

其是伯荣,随随便便出入皇宫,毫无禁忌,大规模从事奸恶勾当。

宰相(司徒)杨震上书劝阻,刘祜全不理睬。

一二三年,冬季,十月,刘祜下令:给奶娘王圣,兴筑庄宅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樊丰,跟宫廷随从(侍中)周广、谢恽等结党营私,政府纲纪紊乱。杨震上书谏诤,刘祜全不理睬。

一二四年,宦官樊丰、周广、谢恽等,发现杨震所上奏章,皇帝都不理睬,证明杨震的力量微不足道,胆子遂越来越大;最后更假传圣旨,提取国库存款和粮食(司农钱谷),征调工程部(大匠)工人建材等,每人都大肆兴筑家舍、林园池塘、亭台楼阁,调用的民夫和费用,无法统计。

杨震再上书抨击,十分率直,击中要害。刘祜看到,既无法批驳,又不愿接受,心里早就不高兴。而樊丰等更把杨震恨入骨髓,只因为杨震是儒家学派著名巨子,不敢马上动手谋害。正好天文官(太史)警告说,天上群星反方向运转。遂异口同声,把罪状套到杨震头上,说:“杨震一直心怀愤怒。而且,他是邓家班的手下(杨震当初接受邓鹭推荐,到政府当官。参考一一〇年),对皇上处理邓家的态度,深表痛恨。”

春季,刘祜派使节收缴杨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印信(免职)。杨震服下鸩酒,自杀身死。

秋季,八月,刘祜奶娘王圣、宦官江京、宫廷随从(侍中)樊丰等,共同诬害太子刘保的奶娘王男、膳食管理官(厨监)邴吉等,刘祜命斩王男、邴吉;二人家属放逐比景(越南共和国箬河口)。

年方十岁的皇太子刘保,思念奶娘王男跟邴吉,长吁短

叹。江京、樊丰恐惧后患,就跟皇后阎姬联合,捏造证据,陷害刘保以及太子宫的官员。于是,身为老爹的刘祐,被挑拨得几乎疯狂,集合文武百官,讨论罢黜刘保的太子职位,改封济阴王。

一二五年,春季,二月十七日,刘祐(本年三十二岁)到南方视察。

三月三日,刘祐抵达宛县(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南阳市),身体忽然不适。

三月八日,从宛县出发北上。

三月十日,刘祐抵达叶县(河南省叶县西南旧县乡),就在轿子里死亡,年三十二岁。迎立济北(惠)王(首府卢县【山东省长清县】)刘寿(三任帝刘烜的儿子)的儿子、北乡侯刘懿继位。

当权派分裂,发生流血内斗。皇太后阎姬的老哥阎显要单独把持政府,而最高统帅(大将军)耿宝位尊权重,刘祐在位时,耿宝威不可当。现在,阎显命有关单位弹劾:“耿宝跟他的摇尾系统: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樊丰、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谢恽、宫廷随从(侍中)周广,以及刘祐奶娘野王君王圣、王圣女儿王永等,结党营私,作威作福,大逆不道。”

四月辛卯日(四月丁亥朔,“辛卯”即四月五日。但此事应发生在四月十一日之后,当有误),逮捕樊丰、谢恽、周广,下狱处死,家属放逐比景(越南共和国箐河口)。耿宝、耿宝的侄儿隆虑侯耿承,都贬降亭侯(侯爵最低级),遣回封国;耿宝在途中自杀。王圣母子放逐雁门(山西省朔州市东南)。

冬季,十月,新即位的东汉帝刘懿病重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孙程,秘密告诉济阴国王宫礼宾官(谒者)长兴渠(长兴,复

姓),说:“大王(济阴王刘保)是皇上嫡子,原本没有过错,先帝(刘祜)听信奸人谗言,竟被罢黜。如果今上皇帝(刘懿)逝世,我们联手除掉江京、阎显,没有不成功之理。”长兴渠同意。这时,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人王康,当初曾担任太子宫仓库官(府史),及长乐宫御厨房副主任(长乐太官丞)京兆(陕西省西安市)人王国等,都党附孙程。

十月二十七日,刘懿逝世(这位当了八个月皇帝的小娃,史书上没有记载年龄)。

十一月二日,孙程、王康、王国,跟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黄龙、彭恺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泛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佗、陈予、赵封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,在西钟楼下(刘保住处)秘密聚会,各人撕下一幅衣襟,作为盟誓。

十一月四日,首都洛阳,及十六个郡和封国地震。当夜,孙程等在崇德殿(南宫正殿)秘密集合,发动突击,首先进入章台门。江京、刘安,以及李闰、陈达等,这时正好都坐在禁宫门下,孙程、王康闪电出手,斩江京、刘安、陈达。因为李闰长久以来所享的权势,在宫里有很大的影响力,孙程等想使他领导这次政变,刀锋直指李闰咽喉,说:“你只有一条生路,拥戴济阴王(刘保),至死不变。”李闰说:“我承诺。”于是大家扶起李闰,就在西钟楼下,把刘保推上金銮宝殿,登极称帝(八任顺帝),时年十一岁。李闰、孙程等召集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、宫廷秘书署执行官(仆射)以下官员,追随刘保的御车之后,进入南宫。孙程等留守宫门,切断内外交通,防止走漏消息。刘保登上云台,召集中央高级官员,以及文武百官,派虎贲警卫、羽林警卫两支宫廷警卫部队(都属皇城保安司令部【卫尉】),控制南

宫跟北宫的所有宫门。

阎显这时正在北宫,跟妹妹阎姬进行密谋,得到消息,惊恐失措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樊登建议:由皇太后颁发诏书,征召南越兵团指挥官(越骑校尉)冯诗、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阎崇,率军和平朔门(北宫北门)戒备,抵御孙程等攻势。阎显采纳,引诱冯诗入宫,说:“济阴王(刘保)即位,不是皇太后的旨意,皇帝的印信就在这里,可作为证明。如果你能效忠皇太后,侯爵立刻到手。”阎姬剑及屦及,把侯爵印信直接送给冯诗,悬出赏格,说:“能拿获济阴王(刘保)的,封一万户采邑侯爵。能拿获李闰的,封五千户采邑侯爵。”冯诗等慷慨承诺,但报告说:“接到诏书后,仓卒进宫,带兵太少。”阎显允许冯诗等到左掖门外,迎接增援部队,并派樊登陪同。冯诗到左掖门后,诛杀樊登,驰回司令部,固守军营。

十一月五日,刘保派人突入北宫,夺取皇帝印信,遂进驻嘉德殿(南宫)。有了皇帝印信之后,如虎添翼,派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“持节”,前往逮捕阎显,跟他的老弟首都洛阳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阎耀、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阎晏,一并下狱,处死,家属全部放逐比景(越南共和国箬河口),把阎太后迁到皇宫外的离宫。

十一月九日,下诏给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:“阎显、江京近亲,全体屠杀,一人不留。”

一三三年,夏季,六月,首都洛阳宣德亭(在平城门【洛阳城南面中门】之外)地裂,长八十五丈。刘保紧张,召集文武官员保举的“敦朴”人士,教他们答覆这个问题,并命他们对当前政治

形势以及政府缺点,提出积极批评及建议。

李固回答:

“陛下诏令,规定宫廷秘书(尚书)、宫廷随从(侍中),宫中服务的其他官员子弟们,不准参加‘孝廉’的推荐保举,因为他们拥有权势,容易接受请托。可是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比上述官员,更接近权力中心,声势可以使天下震动,子弟们前途无限,想当什么官就可当什么官,即令外表上不作任何请托,不干预州郡行政,但谄媚马屁之徒,自会望风行事,主动荐举。所以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子弟,也应该跟上述官员子弟一样,禁止参与推荐保举。

“从前,馆陶公主(刘红夫)代她的儿子要求当一名初级禁卫官(郎),明帝(二任帝刘阳)拒绝,只赏赐钱币千万(参考七五年)。他之所以不在乎巨额赏赐,而在乎小小官位,是因为任官如果不用人才,将为人民带来灾难。我从侧面听说,长水外籍兵团军政官(长水司马)武宣、开阳门(洛阳南面东头第一门)守卫官(门候)羊迪等,既没有特别功劳,又没有特别品德,更没有经过法定的试用代理阶段,一到差便是实任;这虽然是小小的过失,但传统制度,却从此受到破坏。

“跟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官员,政府系统有三公、部长、宫廷秘书,宫廷系统有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、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;这就好像一个大门之内的一家之事,平安时大家共同享福,危险时大家共同受害(胡三省原注:这项议论,在小人充满政府之时提出,委曲婉转,十分得当。可是,仍然被认为太过刚直,不能容忍。可悲)。州长(刺史)、郡长(二千石),对外代表中央政府行事,对内受中央政府约束。标竿不正,测出的日影必然歪斜;

源头清澈的,水流也必然洁净;犹如敲击树根,整棵树的枝叶都会摇动。由此观察,国家号令,岂容差错!”

刘保立即请奶娘宋娥出宫,回到她自己的家;所有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全向刘保叩头,请求恕罪;一时之间,政府法纪肃然。刘保遂任命李固当参议官(议郎)。可是,宋娥和宦官,对李固痛恨非常,一连发出匿名黑信,把李固网罗在罪案之中(史书没有记载何种罪案)。刘保下令严办,诏书没有经过宫廷秘书署(尚书),而直接下达主管单位,情势凶险。农林部长(大司农)南郡(湖北省江陵县)人黄尚等,请求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梁商营救;宫廷秘书署执行官(尚书仆射)黄琼,再上书辩明事实真相。很久之后,才告平息,遂任命李固当雒县(四川省广汉县)县长。李固放弃官位,回故乡汉中(陕西省汉中市)。

一三五年,二月,开天辟地第一遭,让宦官养子继承爵位。

最初,刘保取得帝位,全靠宦官的力量(参考一二五年),宦官遂受特别宠信,干预政治。监察官(御史)张纲上书抗议说:

“我在历史上发现,文、明二位皇帝(文帝,西汉五任帝刘恒。明帝,东汉二任帝刘阳),品德教化,最有成就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不过二人。赏赐最宠爱的亲近,黄金不过数十两。珍惜政府开支,重视人民生活,所以人民家家富足。可是,最近几年,没有功劳的小人,都得到官位爵位,这不是爱护人民、尊重宝座、承顺天心的方法。”

奏章呈上去后,刘保不理。

一三六年,十二月,任命前最高监察长(司寇)王龚,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。

王龚厌恶宦官专权,上书作猛烈的指控。宦官群反扑,决

心取他性命。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命他们的摇尾系统,诬告王龚犯罪违法。东汉帝(八任顺帝)刘保(本年二十二岁)命王龚亲自到司法部,辨明是非真假。李固签呈梁商,说:

“王龚因为坚持他贞节的操守,平空受到奸佞陷害。大家听到消息,无不叹息恐惧。以三公的尊严地位,在惯例上,从不前往司法单位,为自己伸冤。即令是最小的事,也只有自杀了断。是以除非滔天大罪,从不审问三公。假设王龚发生意外,政府就会蒙受谋害贤能的恶名,文武官员也将被认为没有营救忠良的道德勇气。俗话说:‘善良的人受到灾难,使我们来不及吃饭。’救人,这正是时候。”

梁商向皇帝刘保进言,事情才告化解。

一三七年,十一月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王龚,认为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昉等,专权误国,打算提出弹劾,要求刘保诛杀。亲属中有人劝阻,并用杨震的遭遇,作为覆车之鉴(杨震事,参考一二四年),王龚才改变主意。

一三八年,最高统帅(大将军)梁商,因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人曹节等,掌握宫中大权,就命儿子梁冀、梁不疑,跟曹节结交。其他宦官对曹节妒火中烧,要把他置于死地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逵、遽政、杨定等,跟左右亲信,联合一条阵线,共同向刘保秘密指控梁商跟另外两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腾、孟贲:“商议征召各地亲王的儿子前来京师(首都洛阳),准备罢黜刘保,另立新君;请逮捕梁商等,审问这项阴谋。”刘保说:“最高统帅(梁商)父子,我最亲信。曹腾、孟贲,我最喜爱。绝对没有这回事,只是妒火把你们烧昏头罢

了。”张逵等发现他们的挑拨失效，恐惧大祸反罩到自己头上，仓卒退出，假传圣旨，在侍从署(省中)逮捕曹腾、孟贲。

刘保得到报告，暴跳如雷，急派宦官李歙，传命释放曹腾、孟贲，并逮捕张逵等，投入监狱。

二、五侯比赛贪暴

一四七年，秋季，七月，刘志回报拥立他当皇帝那些人的决策功劳，下诏：增加梁冀采邑一万三千户，封梁冀的弟弟梁不疑当颍阳侯，梁蒙当西平侯，梁冀的儿子梁胤当襄邑侯，胡广当安乐侯，赵戒当厨亭侯，袁汤当安国侯。又封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刘广等，一律侯爵。

杜乔上书阻止，刘志毫无反应。

宦官唐衡、左悺，向皇帝刘志打杜乔的小报告说：“陛下在登极之前，杜乔跟李固一齐反对，认为你没有能力祀奉汉王朝皇家祭庙。”刘志对二人遂心生怨恨。

十一月，清河(首府甘陵【山东省临清市】)人刘文，跟南郡(湖北省江陵县)无聊男子刘鲔结交，宣称：“清河王(刘蒜)当统御天下。”打算拥立刘蒜。阴谋泄漏，刘文等劫持清河国宰相谢暭，说：“我们应该拥立清河王(刘蒜)当皇帝，请你当三公。”谢暭诟骂，刘文斩杀谢暭。政府遂逮捕刘文、刘鲔，处决。有关官员立即弹劾刘蒜，刘志乘机报复，贬刘蒜当尉氏侯，放逐到桂阳(湖南省郴州市)，刘蒜自杀。

梁冀扩大打击面，遂诬陷李固、杜乔，指控二人跟刘文、刘鲔勾结，请求治罪。皇太后梁妠一向知道杜乔忠直，不许法办。梁冀只好单单逮捕李固，囚入诏狱。李固遂死在牢房。

梁冀派人通知杜乔,说:“你如果自己了断,可以饶你的妻子儿女。”杜乔认为梁冀不敢向他下手,所以拒绝。第二天,梁冀派骑兵到杜家,没有听到哭声,遂报告皇太后梁妠,逮捕杜乔,在狱中处死。

梁冀把李固、杜乔的尸首拖到洛阳城北夏门亭十字路口,下令:“有敢哭一声的,严重惩罚。”

一五三年,秋季,七月,三十二个郡和封国蝗虫成灾,河水泛滥,人民被饥饿驱使,逃难流亡,多达数十万户,而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灾民尤其悲惨。

下诏任命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朱穆,当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州长(刺史)。冀州所属各县县长和官员,听说朱穆已渡黄河北上,自动辞职的有四十余人。朱穆到职后,对官员有贪污罪行的,一一提出弹劾,有的自杀,有的死在监狱之中。宦官赵忠的老爹逝世,棺木运回故乡安平(首府信都【河北省冀县】)埋葬,葬礼违反法令,尸体竟穿金缕玉衣。朱穆下令郡政府调查,郡政府畏惧他的严厉,不敢潦草结案,遂挖开坟墓,劈开棺木,把尸首抬出来验看。

皇帝刘志得到报告后,暴跳如雷,下令朱穆向司法部(廷尉)报到,判处到东区劳工营(左校)做苦工。

国立大学(太学)学生、颍川郡(河南省禹州市)人刘陶等数千人,前往宫门上书,为朱穆辩护,说:

“我们看到,囚犯朱穆,忧虑国事,被任命当州长(刺史)那天,就立志铲除奸邪。尊贵而又受到皇上宠信的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他们的老爹、侄儿、兄长、老弟,散布在各州各郡,互相竞争着吞食小民,形状赛似虎狼。朱穆坚持国法尊严,使

作奸犯科的邪恶之辈,不能漏网,希望上符天意。

“然而,也正因为如此,宦官们把他痛恨入骨,诽谤他、中伤他,日夜不断的攻击他,说他的坏话。最后用刑事案件把朱穆套牢,判处苦工。天下有见解的人,都认为朱穆尽心报国,如同姒文命(禹)、姬弃(周王朝始祖),可是结果却受到共工、姒鯀的惩罚(黄帝王朝六任帝伊祁放勋在位时,共工、姒鯀被同僚姚重华指控是“四凶”之二,共工流窜,姒鯀被杀),如果死的人仍有知觉,则伊祁放勋在崇山(湖南省大庸市西南)坟墓里会十分愤怒,姚重华在苍梧(湖南省宁远县)坟墓里也会忿恨不平(相传伊祁放勋葬在崇山,姚重华葬在苍梧)。

“当今,宦官和左右亲信,窃盗国家权柄;手中掌握人事任免大权,口中说的话,又等于皇帝发言,权势无与伦比,一高兴,就可以使快饿死的人,立刻比姬友还要富有(姬友,春秋时代鲁国十五任国君桓公姬允的四子,称“季孙”。因世代执政的缘故,连《论语》都说季孙家的财富,超过他们的始祖姬旦【周公】);一不高兴,则伊尹(商王朝贤明的宰相)、颜渊(孔丘最欣赏的学生),都变成了子受辛(商王朝最末一任暴君)、盗跖(传说中春秋时代巨盗)。

“在如此可怕的压力下,朱穆却昂然不屈,不顾自身利害,并不是厌恶荣耀,喜爱羞辱;厌恶生命,喜爱死亡。只是有感于君王纲纪败坏,恐惧永远不能重建,所以竭尽忠心,为皇上效力。我们愿接受黥刑,在前额刺字,脚戴铁锁,代替朱穆去做苦工。”

刘志看到奏章,下令赦朱穆出狱。

一五五年,春季,二月,司隶(京畿)、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饥馑,人民互相杀害吞食(人间惨事)。

国立大学(太学)学生刘陶,上书评论世局说:

“上天跟皇帝之间的关系,皇帝跟人民之间的关系,犹如头跟脚的关系;互相需要,互相依赖。陛下眼睛看不见鸣条战争的结局(前一七六六年,商部落酋长子天乙【汤】,攻击夏王朝末任帝姒履癸【桀】,在鸣条【河南省封丘县东】会战,姒履癸被俘,夏王朝灭亡),耳朵听不见战车厮杀的声音。水旱天灾,并没有伤害到陛下的皮肤肌肉;地震日蚀,也没有损毁陛下的四肢身体;所以轻视日月星辰的变异,也不在乎上天的愤怒。

“因而想到,高祖(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)当初起事时,原是一个卑微的小民,集结逃亡,纠合伤残,才完成帝王大业;艰苦勤劳,已到极点。这福分流传下来,直到陛下身上。陛下既不能增加祖先的荣耀,而又辜负高祖的千辛万苦,把国家权柄,放到别人手中,使一些丑陋卑贱的宦官,随意诛杀人民。虎豹在鹿场中挖掘洞穴,豺狼在花园里生下幼崽。富民死于苦刑拷打,成为冤魂;穷人死于饥寒,成为饿鬼。已死的人在长夜漫漫的地下悲哭,活着的人则无论在朝在野,无不愁苦。我之咨嗟长叹,正是为此。

“秦王朝将灭亡时,凡是直言直语说实话的,全都诛杀;而摇尾拍马的,却都升官发财。规劝的忠言,困结于舌头;国家的命脉,系于奸佞之口。纵容阎乐横行首都咸阳(秦王朝首都·陕西省咸阳市),任命赵高掌握宫门,权柄已经脱幅,自己还不知道,威严已经丧失,仍然不闻不问(参考前二一〇至前二〇七年)。成败的模式,古今都是一样。盼望陛下远看强大的秦王朝倾覆往事,近察哀帝(西汉王朝十三任帝刘欣)、平帝(西汉王朝十四任帝刘箕子)时代的政治变局,得失祸福,至为清楚。

“我又听说，危急之势，非仁爱之心不能扭转；崩乱的局面，非智慧之人不能拯救。我曾看到，前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州长(刺史)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人朱穆、前乌桓保安司令(乌桓校尉)、我的同郡(颍川郡【河南省禹州市】)人李膺，都洁身自爱，高尚忠贞，正是中兴的优良辅佐，国家的柱石。请求征召他们，再回政府供职，效力皇家。我说的全是不合时宜的话，在禁忌百端的今天，好像冰霜遇到太阳，会终于消灭；我悲哀天下人实在可悲，而天下人却悲哀我是何等愚昧。”

奏章呈上去后，没有反应。

一五八年，夏季，五月二十九日，日蚀。天文台长(太史令)陈授，透过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徐璜，奏称：“日蚀变异，祸根是最高统帅(大将军)梁冀。”梁冀得到消息，命洛阳县长逮捕陈授，就在狱中处死。东汉帝(十一任桓帝)刘志(本年二十七岁)对梁冀的横暴，大起反感。

一五九年，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梁冀，当权将近二十年，权威震动中外，皇帝刘志只好把双手抱在胸前，对什么事都不参与。但他心里早已忿忿不平，等到陈授被杀(参考去年【一五八】)，更由忿转怒。

夏季，八月，刘志把单超、左悺叫到密室，说：“梁将军兄弟，专权霸道，胁迫内外，三公、部长(卿)以下，都听他们指使。我打算杀掉他，二位意下如何？”单超等回答：“梁冀国贼，早就应该伏诛，只是，我们力量太弱，又不知陛下圣意如何？”刘志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你们秘密进行。”单超等说：“秘密进行不难，只怕陛下心里狐疑，不能坚持。”刘志说：“这种危害国家的奸臣，应当定罪，我还狐疑什么？”于是，把徐璜、具瑗也叫来，刘志跟

五个宦官共同定计；刘志咬破单超手臂，歃血为盟。单超等说：“陛下既然下定决心，千万不要再提起这件事，恐怕引起猜疑。”

然而，仍然引起梁冀猜疑。

八月十日，梁冀命他的党羽、禁宫中级侍从宦官（中黄门）张恽，入宫住宿值班，作实地侦察，以及防范变化。五人发现情势急迫，立即反应，开始行动。具瑗下令逮捕张恽，罪名是：“来自宫外，图谋不轨。”刘志登上前殿，召集所有宫廷秘书（尚书），宣布他亲自领导这次行动的目的。要宫廷秘书长（尚书令）尹勋，“持节”，命宫廷秘书署主任秘书（丞）、助理（郎）以下官员，一律武装，守卫秘书署，把所有印信及代表皇帝或中央政府的符节，全都护送入宫。派具瑗率领紧急征召的左右御厩马夫、虎贲警卫武士、羽林警卫军、皇城警卫官（都候）所属武装卫士，共约一千余人，跟京畿总卫戍司令（司隶校尉）张彪，突击梁冀官邸，团团围住。派宫廷禁卫官司令（光禄勋）袁盱，“持节”，收缴梁冀最高统帅（大将军）印信，改封比景都乡侯（乡侯，二级侯爵）。梁冀跟妻子孙寿无力还击，当天自杀。梁不疑、梁蒙，先前已经逝世。

逮捕范围扩大，梁姓家族跟孙姓家族，包括散布在中央和外地的梁孙二家亲戚，投入诏狱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全体绑赴街市斩首。其他，牵连的三公、部长级官员、指挥官、州长、郡长级官员（二千石），又诛杀数十人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（太尉）胡广、宰相（司徒）韩续、最高监察长（司空）孙朗，被控阿附梁冀，没有保卫宫廷，却在长寿亭观望不前，应处死刑，减一等处分，免职，贬作平民。梁家班宾客跟旧部，被免职的有三百余

人,中央政府几乎无人办公。

刘志下诏酬劳诛杀梁冀有功的官员,封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馆、唐衡一级侯爵(县侯),单超采邑二万户人家,徐璜等各一万余户人家,世称“五侯”(单超封新丰侯、徐璜封武原侯、具瑗封东武阳侯、左馆封上蔡侯、唐衡封汝阳侯)。擢升左馆、唐衡当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。又封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尹勋等七人三级侯爵(亭侯。尹勋封宜阳都乡侯【乡侯,二级侯爵】、霍谡封邳都亭侯【亭侯,最低级侯爵】、张敬封山阳西乡侯、欧阳参封修武仁亭侯、李玮封宜阳金门侯、虞放封冤句吕都亭侯、周永封下邳高迁乡侯)。

刘志诛杀梁冀后,故旧人物,都被封爵。首先,追赠皇后邓猛老爹邓香为车骑将军,封安阳侯;封邓猛娘亲宣当昆阳君,侄儿邓康、邓秉,都封侯爵,邓姓家族都担任各兵团指挥官(列校)、警卫指挥官(郎将),赏赐多达百万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,呈献绸缎五千匹,刘志封侯览当关内侯(准侯爵)。又假托侯览参与诛杀梁冀密谋,追封高乡侯。又封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刘普、赵忠等八人为乡侯。从此东汉政府大权,滑入宦官之手。而“五侯”尤其贪污凶暴,内外震动。

当时,天象灾变,不断出现。白马(河南省滑县)县长甘陵国(首府甘陵【山东省临清市】)人李云,上书皇帝刘志,不粘封口,副本同时抄呈三府(宰相府、最高监察署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),说:“梁冀虽然专权独裁,贻害天下,因罪伏诛,不过主人扼杀一个家奴罢了;对于参与密谋的人,采邑竟封万户人家以上,高祖(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)地下有知,岂不生气?西方北方保国卫土的将士听见,岂不解体?孔丘说:‘帝者,谛也(孔丘这句

话,不出于儒家学派正式经典,而出于神秘预言书《春秋运斗枢》。谗,音 ㄉㄧˋ【地】,意思是“认真的观察”。’而今,文官制度,全部错乱,奸邪小人,靠着马屁升迁,贿赂公行,政治日益败坏。诏书封爵任官,不经过陛下过目,是不是‘帝欲不谗’(“帝欲不谗”,因“帝”“谗”同音,无法精确译出神韵,应是:“难道天子真要变成瞎子”)?”

刘志看到后,几乎爆炸,下令主管机关逮捕李云。为了展示他的愤怒,更大动干戈,命宫廷秘书署(尚书)督促羽林警卫军武装部队(尚书都护剑戟士),把李云押送北寺监狱。派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管霸,跟监察官(御史)、司法部长(廷尉),组成混合法庭审讯。当时,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郡政府军事官(五官掾)杜众,悲伤不忍李云因忠心受到处罚,上书刘志,愿跟李云同时受刑。刘志怒不可遏,再逮捕杜众,一齐送交司法单位(廷尉)审判。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陈蕃上书说:“李云所说的话,虽然冒犯禁忌,违背旨意,但他的本意,仍是效忠国家。从前,高祖(刘邦)不在意周昌的讽刺,成帝(西汉王朝十二任帝刘骘)赦免朱云的顶撞(参考前一二年)。今天如果诛杀李云,我恐怕后世对这件事,将认为是‘挖心’的重演(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,把一直规劝他,向他尽忠言的叔父子干的心挖出来,表示他的愤怒)。”祭祀部长(太常)杨秉、洛阳市场管理官(市长)沐茂、宫廷禁卫官(郎中)上官资,都上书请求赦免李云。然而,激烈的营救行为,更使刘志热血沸腾。有关单位认为这些人全犯了“大不敬”严重罪刑(唯一死刑)。刘志下诏严厉责备陈蕃、杨秉,一律免职,逐回故乡;沐茂、上官资,贬降二级。

当时,刘志在濯龙池(在濯龙园【洛阳城西北角】中)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管霸呈报主管单位判处李云死刑的奏章,管霸

下跪说：“李云不过是一个荒野草泽中的书呆子，杜众不过地方政府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，疯狂愚昧，实在不够资格犯罪。”刘志说：“‘帝欲不谛’（难道天子真要变成瞎子），这算什么话，你打算原谅他呀？”回过头，下令贴身侍从宦官（小黄门），批准死刑判决。李云、杜众，都在狱中处死。

宦官和亲信，越加蛮横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（太尉）黄琼，自知没有控制能力，遂声称有病，卧床不起，上书说：

“陛下即位以来，并没有胜过前朝的善政，梁姓家族卖弄权威，宦官横行政府。李固、杜乔，因为口吐忠言，惨遭屠杀（参考一四七年）；李云、杜众，又以坚持正直的道路，而被诛死。四海之内，悲伤恐惧，更为怨恨，无论在朝的官员，或在野的平民，一致认为：‘效忠国家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不可去做。

“宫廷秘书（尚书）周永，一向侍奉梁冀，本是梁冀的党徒，假借梁家班威势；后来发现梁冀将要败亡，摇身一变，反过来抨击梁冀，向陛下表态；由于奸计得逞，竟然也封侯爵。

“而禁宫侍从宦官（黄门）之辈，仗恃邪恶势力，结成一党。眼看梁冀权势高涨，对内结交皇后（梁妠），对外结交国戚，不分早晚，图谋不轨。梁冀被诛杀时，人们无路可走，于是翻脸无情，反过来攻击梁冀，博取爵位跟赏赐。

“陛下没有澄清，也没有辨别真假，就把他们跟真正的忠臣一视同仁，都封显爵，结果是朱紫共色，黑白混杂，正是所谓把黄金投入沙砾，把璧玉敲碎和进稀泥。天下知道后，无不愤怨叹息。我世受国恩，身虽微贱，但责任重大，在临死之日，大胆说出冒犯的话。”

刘志不理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单超患病。

十月壬寅日(十月戊辰朔,没有壬寅),任命单超当车骑将军(车骑将军与三公平级,这是宦官担任政府最高官位之始)。

冬季,十二月,刘志下诏:再任命陈蕃当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、杨秉当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。

单超老哥的儿子单匡,当济阴郡(山东省定陶县)郡长,仗势贪污,兖州(山东省西部)州长(刺史)第五种(第五,复姓),派参谋官(从事)卫羽,调查审问,查出赃款五六千万钱。第五种据实奏报,并弹劾单超。单匡惊慌,用重金购买杀手任方,行刺卫羽;卫羽发觉,逮捕任方,囚禁洛阳监狱。

单匡考虑到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杨秉,可能穷追任方行刺动机及幕后主持人,于是经过设计布置,任方遂越狱逃亡。宫廷秘书(尚书)召见杨秉责备质问,杨秉回答说:“任方为非作歹,全由单匡主使,请用囚车把单匡押解到洛阳,当面追查,作奸犯科内情,一定可以真相大白。”然而杨秉仍被判处苦工,交付东区劳工营(左校)。

这时,泰山郡(山东省泰安市东)变民首领叔孙无忌(叔孙,复姓),正劫掠徐州(江苏省北部)、兖州(山东省西部),州郡无力阻挡。单超即用这个作为理由,陷害第五种,把第五种贬谪放逐到朔方郡(内蒙古包头市)。而单超的外孙董援,是朔方郡郡长,正以最大的愤怒,等候第五种来到后报复。第五种的旧部下孙斌,知道第五种必死无疑,遂集结他的宾客朋友,连夜追赶,一直追赶到太原郡(山西省太原市),用暴力把第五种救出囚车逃亡,躲藏很多年,后来遇到赦免,才算保住性命。第五种,是第五伦的曾孙(第五伦,参考五五年)。

这时,封爵赏赐之滥,远超过正常制度,而宫内美女也越来越多。陈蕃上书规劝,说:“封国国君,好像天上的二十八宿,拱卫君王。高祖(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)曾有约定,非有功勋,不能封侯。最近听说,追溯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邓万世老爹邓遵的微小贡献(刘志因皇后邓猛的缘故,重提邓遵击破西羌的功劳,封邓万世当南乡侯。参考一一八年),更准备恢复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黄隽祖先已断绝的封爵。最近,大家习惯于用不道德的手段得到采邑,左右也习惯于没有功劳照样蒙受赏赐。甚至一家之内,侯爵有数人之多。所以天象失去秩序,阴阳错乱颠倒。”

“我也知道,爵位已封,谈论也没有用,而只是希望陛下到此为止。同时,深宫之中,美女有数千人,吃的是肉,穿的是绫罗绸缎,抹的是胭脂粉黛,费用无法计数,民间谚语说:‘强盗不过五女之门。’家有五女,一定贫穷(指嫁妆负担)。而今皇宫这么多美女,岂不使国家贫穷?”

刘志有时候也采纳陈蕃的建议,于是释放美女五百余人,但仍封黄隽当关内侯(准侯爵)、邓万世当南乡侯。

刘志曾在一个清闲场合,问宫廷随从(侍中)陈留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人爰延:“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?”爰延回答:“陛下属于中等。”刘志说:“什么缘故?”爰延回答:“陈蕃当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,国家治理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、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插手,国家紊乱。所以知道陛下这个人,可以辅佐你为善,也可以辅佐你作恶。”刘志说:“从前,朱云折断栏杆(参考前一二年),而今你当面指责我的过失,我知道我的毛病了。”任命爰延当高级皇家警卫指挥官(五官中郎将),稍后擢升

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。

正好,天象有变,“客星经帝坐”(不懂),刘志向爰延秘密询问,爰延呈递“亲启密奏”(封事),论及时政,刘志不能接受。爰延声称有病,免职回乡。

一六〇年,正月,新丰侯宦官单超逝世。赏赐给他御用陪葬物(东园秘器)、金缕玉衣(棺中玉具)。埋葬时,调发野战军(北军)五营的骑兵部队,在工程总监(将作大匠)督导下,兴筑庞大坟墓。

“五侯”只剩下“四侯”,而“四侯”越发蛮横凶暴,民间有四句形容他们形象的歌谣:“左回天/具独坐/徐卧虎/唐雨堕(左悺有回天之力,天,指“皇帝”,可以扭转皇帝刘志所作的决定。具瑗唯我独尊,坐在那里,骄傲无比。徐璜行事如同卧虎,凶猛残暴。唐衡势力遍布天下,毒手无孔不入,犹如倾盆大雨)。”互相比赛建筑高楼大厦,追求无比豪华;他们的奴仆都乘坐牛车,拥有骑马卫士。兄弟跟亲戚,都当州长跟郡长,搜括抢夺人民财产,跟盗匪没有分别。暴虐各个角落,人民不能忍受,往往去当盗匪。

一六三年,冬季,十二月,擢升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周景当最高监察长(司空)。周景,是周荣的孙儿(周荣,参考九二年正月)。这时,宦官的势力,正像烈火一样,猛不可当。周景跟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秉,上书说:“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,很多都不是适当人选。从前,法令规定,宦官家的子弟,不准许升居高位,掌握权柄。可是到了今天,不仅宦官的子弟而已,连他们的宾客和疏远的亲属,都遍布政府要职。甚至年纪轻轻,才干平平,都当郡长级高官。大官小吏,以及四方庶民,无不愤怒怨恨。我们建议:应恪遵传统的法令规章,排除贪赃

枉法之辈,用以消灭天象变异跟人民的抨击。请陛下下令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、部长、郡长(中二千石)、京师城防指挥官(城门)、野战军五兵团指挥官(五营校尉)、野战军参谋长(北军中候),切实清查他所属的干部。应该罢黜的,主动的呈报三府。如果有遗漏,准许继续呈报。”

刘志批准。于是,展开一次大的整肃,杨秉列举州长、郡长、青州(山东省北部)州长(刺史)羊亮等五十余人罪状,有的诛杀,有的免职,天下观感一新。

宫廷秘书(尚书)朱穆,对宦官的凶暴横行,深恶痛绝,上书说:

“依照王朝的传统制度,寝殿侍奉官员(中常侍),并不限由宦官担任,往往也有普通人士。一世纪二〇年代(东汉王朝建立)以后,才改为全用宦官。二世纪〇〇年代以后,宦官地位逐渐高升,帽子上戴着‘金珰右貂’(“珰”是帽子上的一种贵重装饰品,“貂”则是貂的尾巴,由帽沿右侧垂到右肩),经常跟地位崇高的宫廷随从(侍中)平起平坐。政府行政权力,逐一落到他们之手。这权力使他们动摇全国,尊贵无与伦比,连他们家的子弟,甚至亲戚,都担负国家的重任。骄慢放纵,谁都无法克制。他们倾全力要使天下穷困,使人民家户全空。我愚昧的想法是,应该全体罢黜,恢复从前制度。并遴选海内清廉纯朴人士,递补他们的遗缺。这是全民的福气,使他们都受到圣明的教化。”

刘志不理。后来,朱穆有事晋见,又当面陈述说:“我曾经听说,汉王朝(西汉王朝)旧有的规矩,只设立宫廷随从(侍中)一人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一人,负责传达宫廷秘书署(尚书)呈

报皇帝的奏章。另行任用禁宫顾问官(黄门侍郎)一人,收受及传递政府官员奏章,及皇上的批示;一律不用宦官,而用高贵家庭出身的人士,自从和熹太后(四任帝刘肇正妻邓绥)以女主的地位,代替皇帝主持中央,跟三公和部长级官员,从不接触,只好专用宦官担任寝殿侍奉官(常侍),再用禁宫贴身侍从(小黄门)奔走皇帝宫跟皇太后宫之间。从此之后,宦官权力压倒人主,把天下压榨得民穷财尽。都应该罢黜遣散,广选儒家学派年长的学者,辅佐君王。”

刘志脸色大变,紧闭嘴巴,不说一句话。朱穆匍匐在地,不肯起来,希望刘志回心转意。刘志左右的人大喝:“出去!”朱穆仍然坚持,但最后终于被狼狈赶出。

从此,宦官群大肆报复,不断乘着传达刘志皇帝命令的机会,声称是皇帝的意思,对朱穆痛加诟骂。朱穆一向刚烈正直,忍受不了这种侮辱,愤怒已极,过不了多少时候,长出毒疮,身死。

一六四年,冬季,十二月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汝阳侯唐衡、武原侯徐璜,一齐逝世。

一六五年,春季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的老弟侯参,当益州(四川省及云南省)州长(刺史),残暴凶恶,贪赃以亿为单位计算。

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秉,提出弹劾,中央政府用囚车把侯参押解回京(首都洛阳)。侯参无法自救,在中途自杀。检查他所携带的车队,有三百余辆,装的全是金银跟绸缎。杨秉遂再弹劾:

“我考察国家旧有法令,宦官的工作,只限于在皇宫之内

当差服役,早晚看守门户。而今,却受到过份宠爱,掌握大权。附会宦官的人,乘着国家征求人才时,宦官推荐他当官;冒犯宦官的人,宦官随便找一个藉口,对他打击。家居豪华,如同王公;财产之富,可比君王,桌上摆的饮食,应有尽有,奴仆侍妾,都穿绫罗。

“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的老弟侯参,贪污凶暴,属于罪魁,自取灭亡。身为老哥的侯览,深知老弟罪恶深重,一定内心感到不安,我愚昧的认为,不应该把侯览再放在陛下身旁。从前,姜商人(齐国二十一任国君懿公)把刑罚加到邴歆的老爹身上(邴,音 bǐng【丙】。歆,音 chù【怵】),而又夺取閭职漂亮的妻子,却命二人陪同乘车(参乘),终于发生竹林中的大祸(《左传》〈前六〇九年〉:姜商人还没有当国君的时候,跟邴歆的老爹争夺田地,不能取胜。等到当了国君,邴歆的老爹已死,就把他的尸首掘出来,砍断双足,却命邴歆给他驾车。又强占閭职的妻子,而命閭职陪同乘车。前六〇九年五月,姜商人到申池【山东省淄博市西】游逛,邴歆、閭职在池里洗澡,邴歆用马鞭打了閭职一下,閭职大怒,邴歆说:“人家抢你的老婆,你不生气,我只不过轻轻一马鞭,有什么关系?”閭职说:“比起老爹被砍掉双脚却不吭一声,又怎么样?”二人遂同心协力,把姜商人杀掉,尸首抛到竹林里)。

“基于这个原因,侯览应被排除,投到豺狼群中(《诗经》:“抓住那个挑拨离间说谗言的人/投给豺狼虎豹”),像这一类的人,再大的恩典,都不可以宽恕;请免除他的官职,送他回到本郡故乡。”

奏章呈上之后,宫廷秘书(尚书)召唤杨秉的秘书,诘问说:“国家设立官职,各有各的工作范围,三公处理政府业务,监察官(御史)监察官员动静。而今,三公逾越范围,弹劾到官

内宦官,无论是经典,无论是制度,有什么根据?请公开答复。”杨秉的秘书说:“《春秋左传》说:‘为君王除奸去恶,要用出全身力量。’邓通态度傲慢,申屠嘉召唤邓通责备,文帝(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)为他说情(参考前一六二年)。汉王朝(两汉王朝)的传统制度是,三公的职位,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过问。”

宫廷秘书(尚书)不能把杨秉的秘书难倒,刘志不得已,只好把侯览免职。

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韩续,乘机弹劾左馆种种罪行,以及左馆老哥交通部长(太仆)南乡侯左称:“干预州郡政府,贪污聚敛,作奸犯科,宾客们仗恃横行,欺凌小官小民。”左馆、左称,一同自杀。

韩续又弹劾寝殿侍奉宦官具瑗的老哥、沛国(首府相县【安徽省淮北市】)宰相具恭,贪赃枉法。刘志命具恭前往京师(首都洛阳)司法部(廷尉)报到。具瑗机警,用出苦肉计,自己先投入司法部监狱,缴还东武侯印信,请求降罪。刘志下诏:具瑗贬都乡侯。单超、徐璜、唐衡等继承人的爵位,一律贬降为乡侯。子弟中分封的,全部取消他们的封爵和采邑。

刘普等贬为关内侯(准侯爵,没有采邑),尹勋等的封爵撤除(尹勋等封侯事,参考一五九年)。

宛陵(河南省新郑县东北)豪门羊元群,曾当北海郡(山东省昌乐县西)郡长,贪赃枉法,声名狼籍,免职回家时,连郡政府厕所里的特有装置,都撬起来载回故乡。

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李膺,弹劾羊元群贪赃枉法,羊元群恐惧,向宦官们行贿,李膺竟被指控“诬告”,而“诬告”就要反坐。这时,单超的老弟单迁,当山阳郡(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

邑镇)郡长,因为犯法,囚禁监狱,在司法部长(廷尉)冯缉苦刑拷打下致死。宦官集结成党,发出匿名函件,指控冯缉。又同时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苏康、管霸,用贱价购买天下所有的良田美业,州郡政府不敢问他干什么,农林部长(大司农)刘佑依照法令,一律没收。

刘志大为震怒,刘佑、李膺、冯缉,全罚做苦工,押解东区劳工营服役。

夏季,五月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秉逝世。

杨秉为人清心寡欲,曾经说:“我有三不惑:酒、色、财!”杨秉既死,他所推荐的“贤良”、广陵(江苏省扬州市)人刘瑜,前往京师(首都洛阳),上书说:

“宦官不应该跟平常人一样,拥有采邑,更不应该争先恐后的选立后裔,继承爵位(八任帝刘保,特许宦官可以由养子继承爵位。参考一三五年)。而美女充斥皇宫之中,只会消耗粮食,不但伤害民生,而且浪费国家财产。同时,巨宅大院不断增添,式样奇异,巧夺天工,用严峻手段,逼迫工人挖山取石。

“州郡政府,各审各的官司,奸恶的人全靠贿赂。在官员压榨下,人民愁苦,呼天无门,只好投入盗贼之党。官员再发动军队,讨伐他们的罪行。贫困的农夫,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,要家人去领悬赏(官逼民死,人间惨事)。老爹跟兄长争着自杀,妻子儿女,眼睁睁看着亲人惨死。

“同时,陛下喜爱悄悄溜到左右亲近家里,又常去宦官们的庄宅。使他们的宾客用此作为资料,把大街小巷都弄得烟雾弥漫,更增加凶暴气焰,无所不用其极。唯有请陛下广开言路,准许人民上书规劝。只要看看古代,疏远邪佞之人,不听

郑国、卫国的音乐(春秋时代郑国、卫国的音乐,被儒家学派认为淫荡),则政治自然和平,圣恩也成德风。”

刘志命宫廷秘书(尚书)询问刘瑜关于天象变异,到底指些什么?当权派官员打算命刘瑜回答时使用模棱两可,和四平八稳的言辞,随便应付几句,然后改变话题,由宫廷秘书问些别的事情。但刘瑜不肯接受,反而一一尽心回奏,凡八千余言,比上一次更为激烈。

任命刘瑜当参议官(议郎)。

冬季,十一月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陈蕃,屡次陈诉李膺、冯缜、刘佑所受的冤枉,请求原谅他们的过失,恢复官职。再三请求,辞意恳切,甚至流涕,但皇帝刘志全不接受。

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应奉,上书说:

“忠臣良将,是国家的心腹和脊椎,我曾经看到东区劳工营假释犯(弛刑徒)冯缜、刘佑、李膺等,诛杀奸臣,完全有法律根据。陛下既不允许调查真相,却采信小报告挑拨离间的谗言,遂使忠臣良将,跟大奸大恶之人同罪。自春季到冬季,不能蒙受宽恕。远近人民,都为之叹息。

“政治艺术最重要的环节是:记住部下的功劳,忘掉他们的过失。是以,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从囚徒中选拔韩安国(这是刘彻老爹刘启时事,应奉误记到刘彻身上。韩安国最初当梁国国务官【大夫】,犯法入狱,刘启就在狱中任命他当梁国秘书长【内史】),宣帝(西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)在逃亡犯中征召张敞(参考前五三年)。冯缜从前讨伐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蛮族,有尹吉甫的功劳(周王朝大将尹吉甫,讨伐蛮族獠狁【匈奴前身】及荆州蛮族)。刘佑数次主持执法单位,谦恭刚直(刘佑曾弹劾梁冀老弟梁昱,又当过

京畿总卫戍司令【司隶校尉】，豪强畏惧）。李膺声威震动幽州（河北省北部）、并州（山西省及黄河河套地区），遗爱北疆（李膺曾任渔阳郡【北京市密云县】郡长、乌桓保安司令【乌桓校尉】、北疆边防司令【度辽将军】）。而今，三方面边陲都有战事，而中国军队不能振奋。请求原谅李膺等，预防形势恶化。”

奏章呈上后，刘志免除三人罪刑。

稍后，刘志再任命李膺当京畿总卫戍司令（司隶校尉）。当时，禁宫贴身侍从宦官（小黄门）张让的老弟张朔，当野王（河南省沁阳市）县长，贪污凶暴，无以复加，一听李膺到职，连县长也不干了（野王县属河内郡【河南省武陟县】；河内郡属司隶校尉），逃回京师（首都洛阳），藏到老哥张让家的“合柱”夹墙之中（“合柱”就是“夹墙”，柱与柱、墙与墙之间，两端封闭，留有暗门，平常看来只不过一道墙，却是藏身的最好所在），李膺得到情报，率领警卫部队，凿开“合柱”夹墙，逮捕张朔，交付洛阳监狱，审问一毕，立刻诛杀。

张让向皇帝刘志哭诉冤枉，刘志召见李膺，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？李膺说：“从前，孔丘当鲁国司法部长（大司寇），只七天时间，便把少正卯处决。而我到职已经十天，深怕因拖延太久，引起责备，想不到竟会因行动太快获罪。我了解我已闯下大祸，死在眼前，但是请求让我再在职位上停留五天，一定拿获元凶归案。然后再受烹刑，这一生的愿望，也就满足。”

刘志不再说话，只对张让说：“这都是你弟弟犯罪，跟京畿总卫戍司令有什么相干？”命李膺退出。

从此，所有禁宫侍从宦官（黄门）、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，都小心翼翼，不敢大声呼吸，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。刘志觉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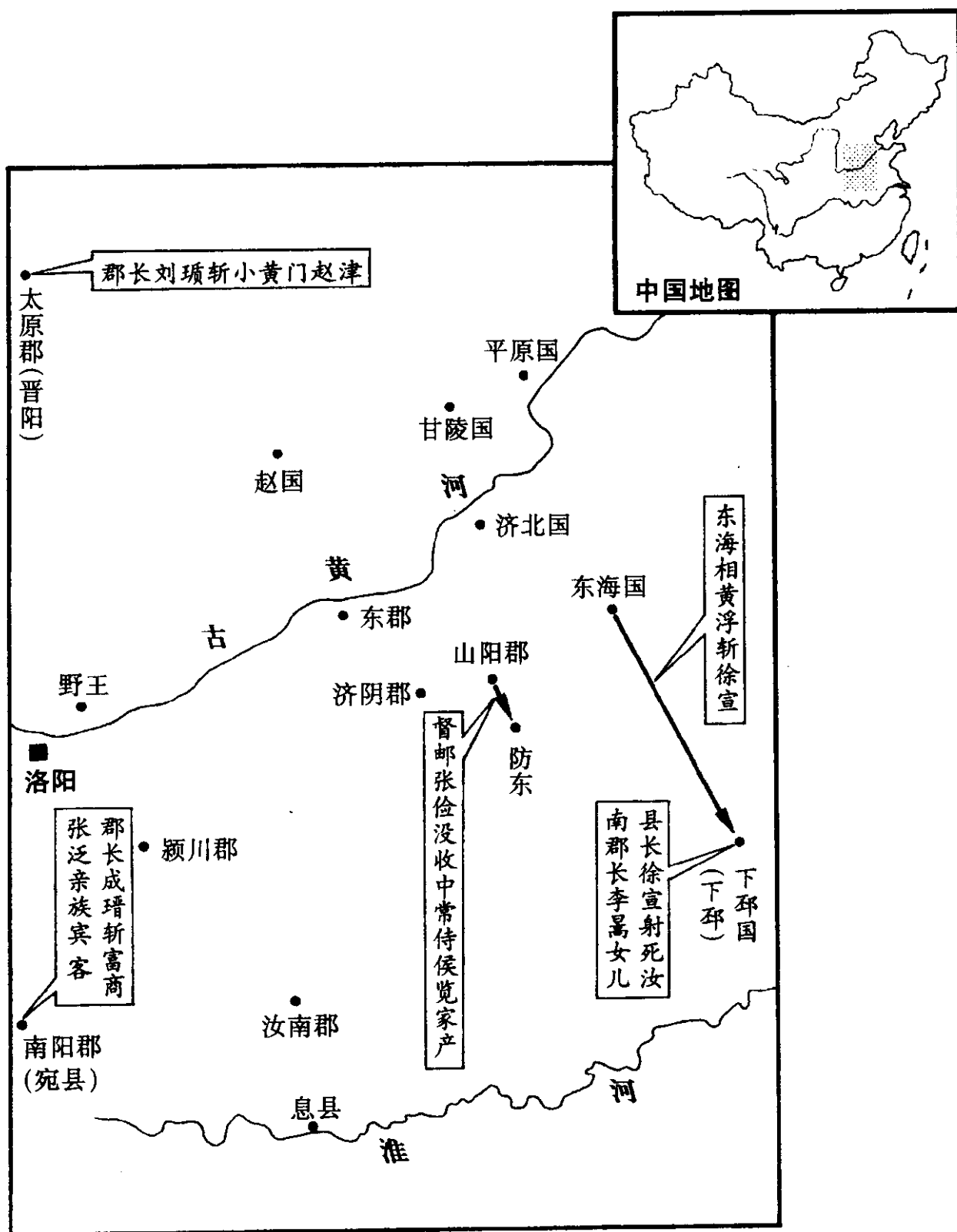
奇怪,大家叩头流泪说:“我们害怕李膺!”这时,政府已经混乱,法律纲纪,全都被当权派破坏。只剩下李膺一人,在维持社会秩序,声望日高,知识分子有被他接见容纳的,称为“登龙门”(黄河流到北纬三五·七度时【山西省河津县西北龙门口】,因河床突然下陷,形成瀑布,把黄河拦腰切断。鱼鳖虾蚬,以及逆水而上的鱼群,齐集瀑下,无法前进,便拼命跳出水面,企图跳到瀑布之上。“鲤鱼跳龙门”,就是指此。民间传说,只要跳得上去,鱼就变化成龙)。

三、知识分子出现派阀

一六六年,最初,刘志还是蠡吾侯的时候,甘陵国(首府甘陵【山东省临清市】)人周福教他读书。刘志当了皇帝后,延聘周福当宫廷秘书(尚书)。当时,同是甘陵人的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房植,也有名望。乡人遂编出歌谣:“天下正道有房植/靠当老师做官有周福。”两家的学生门徒,互相讥嘲,攻击排斥,不能相容。甘陵知识分子遂分为南北;党羽派阀,开始出现。

汝南郡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郡长宗资,任命范滂当行政官(功曹);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郡长成瑨,任命岑暄当行政官(功曹);都非常信任,交给他们全权,奖励善良,惩罚邪恶,重建政府的公信力。

范滂尤其激烈,看见罪恶犹如看见仇敌。范滂的外甥李颂,一向无赖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唐衡,把李颂交给郡长宗资,宗资任命李颂担任官吏,范滂把公文积压案头,不肯召见。宗资大怒,不便向范滂发作,就拷打文书员(书佐)朱零。朱零仰头说:“范滂已经再三考虑,今天宁愿被打死,也不能违背范



二世纪·一六六年 士大夫与宦官势力对立

滂的决定。”宗资只好作罢。于是，郡政府中级以下官员，大为怨恨，两郡遂传出讽刺性谣言：“汝南郡长是范滂/宗资不过只签字/南阳郡长是岑晷/成瑨呆坐不管事。”

国立大学生(太学生)三万余人中，郭泰以及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人贾彪，是他们的首领，跟李膺、陈蕃、王畅，互相褒扬标榜。学生们用一种歌谣式的赞语形容他们：“天下楷模是李膺，不怕强梁是陈蕃，人间俊秀是王畅。”于是，中外激起一种风气，对时事纷纷发表评论。三公、部长以下，对这种庞大的舆论力量，都感畏惧，竞争着跟他们结纳。

宛县(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南阳市)有一位富商张泛，跟皇帝刘志某一位小老婆，沾点亲戚，而又精于雕刻，常常送礼物给宦官。因此，被任命当高官(史书没有言明当什么高官)，仗着权势，横行霸道。岑晷跟治安助理官(贼曹吏)张牧，说服郡长成瑨，逮捕张泛。不久政府颁布赦令，成瑨不理，竟把张泛诛杀，并连同张泛的亲族以及门下宾客二百余人，全部处死，然后奏报中央备案。

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晋阳(太原郡郡政府所在县·山西省太原市)人赵津，贪污暴戾，成了全县大祸。太原(山西省太原市)郡长平原(山东省平原县)人刘璜，派郡政府官员王允，逮捕赵津，也在政府颁布赦令之后，把赵津斩首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，唆使张泛的妻子上书呼冤，宦官在旁再扇风点火，刘志遂怒不可遏，征召成瑨、刘璜二人前往京师(首都洛阳)，囚禁监狱。主管单位察看上级意旨，认为成瑨、刘璜罪大恶极，应在街头处斩。

山阳(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)郡长翟超，任命同郡人张

俭,当东部督察官(督邮)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,家住防东(山东省单县东北),凶残暴虐。侯览娘亲病故首都洛阳,灵柩回乡安葬,兴建高大坟墓,张俭检举侯览的罪行。侯览位居中枢,自有办法拦截张俭的奏章,奏章遂无法呈送到皇帝刘志面前。张俭忍无可忍,于是,径行摧毁侯览家宅,没收所有财产,再专案奏报。侯览再加拦截,奏章仍不能上达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徐璜的侄儿徐宣,当下邳(下邳国首府·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)县长,更残忍凶暴,曾经要求娶前汝南郡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郡长李嵩的女儿,李嵩拒绝,徐宣竟然率领警卫部队,冲到李嵩家,把李嵩的女儿抢回自己家,用箭向她发射,作为游戏,而终于一箭把她射死。东海国(首府鲁县【山东省曲阜市】)宰相汝南人黄浮,得到报告,逮捕徐宣家族,不分男女老幼,一律苦刑拷打。秘书以下官员们,竭力劝阻,黄浮说:“徐宣是国家蠹贼,今天杀掉他,明天抵命,死也瞑目。”把徐宣绑赴街头斩首,尸体示众。

宦官向皇帝刘志控告,刘志大怒,翟超、黄浮,全处髡刑(剃光头发),发交西区劳工营服役。

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陈蕃、最高监察长(司空)刘茂,一同上书刘志,请求原谅成瑨、刘瑛、翟超、黄浮;刘志大不高兴。有关官员遂弹劾陈蕃、刘茂。刘茂不敢坚持,陈蕃仍单独上书,说:

“现在,边疆的贼寇,不过四肢毛病;而内政不能治理,才是心腹之患。我寝不能安、食不能饱,忧虑的是:陛下左右亲近,越发受到宠信,而忠诚的言论,越发稀少。内患一天比一天严重,外忧一天比一天逼近。陛下从侯爵超越而前,继承帝

位,一个低阶层的小民之家,好不容易积蓄到百万钱之数,当子孙的还深以败坏祖先的产业为耻,何况陛下祖先的产业,竟是一个国家政权!承受先帝(历代祖先)的托付,却为什么毫不在意?而竟态度懈怠,把它看轻?陛下即令真的不珍惜自己,难道不珍惜祖先的辛勤劳苦!

“从前,梁姓家族的五位侯爵,毒遍全国,上天促使陛下果断,全部杀戮。人心盼望,总认为天下当有一段太平日子。然而,万想不到,鉴戒不远,覆车仍在,陛下左右亲信,仍然互相勾结,互相支持。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赵津、奸商张泛,贪污暴虐,谄媚陛下左右。被前太原郡郡长刘璜、南阳郡郡长成瑨,检举诛杀。虽然说赦令颁布后不可以行刑,但二人的本心,只在除去邪恶;想不到陛下的反应,十分强烈。

“因为,邪恶的小人,有他的办法迷惑陛下的视听,使陛下为这件事震怒,定要处罚,这已经过重。何况,更要从严处断,街市斩首?

“前山阳郡(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)郡长翟超、东海国(首府鲁县【山东省曲阜市】)宰相黄浮,奉公守法,不屈服权贵,痛恨邪恶,犹如痛恨仇敌。翟超没收侯览财产,黄浮依法诛杀徐宣,都受惩处,不能蒙受赦令的宽恕。侯览的凶暴横行,仅只没收他的财产,已算侥幸。徐宣犯的大过,死有余辜。当年,宰相(司徒)申屠嘉征召邓通,当面责备;洛阳县长(令)董宣,更羞辱公主。前者,文帝(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)出面请求从轻发落(参考前一六二年);后者,光武(东汉王朝一任帝刘秀)加以重赏(参考四三年),并没有听说指控二人专擅,把二人处死。

“而今,陛下左右成群的小丑,怨恨党羽受到伤害,多方诬

陷,以致引起这样判决。他们听到我的言语,定会向陛下哭泣分辩。我盼望陛下乘机切断宦官干涉政治的管道,信任宫廷秘书(尚书)跟政府官员,物色清高人士,排斥奸佞分子。这样,上天和睦,下界融洽,祥瑞呈献,岂会太远!”

刘志不理。但宦官从此把陈蕃恨入骨髓,遇到陈蕃的奏章,都声称奉皇帝指示:严加谴责,退回再办!秘书长(长史)以下官员,很多被判处罪刑。只因陈蕃威名太重,暂时不敢伸出毒手谋害。

平原国(首府平原【山东省平原县】)人襄楷,前往宫门,上书说:

“我曾经听说,皇天从不发言,只用天象变异,显示他的旨意。我曾经观察:‘太微,天廷五帝之坐,而金、火罚星,扬光其中。于占,天子凶。又俱入房、心,法无继嗣。’”(一连串天文学用语,不懂。)前年(一六四)冬季,气候严寒,地面鸟兽、水中鱼鳖,都被冻死,首都洛阳紧傍城墙的竹林柏树,有的枝叶枯萎,我的教师告诉过我:‘竹林枯槁,柏树凋零,不出二年,天子身当其冲。’而今,春夏二季以来,一连不断的降霜、降雹,以及大雨、巨雷、闪电。这是臣下作威作福,刑罚残忍苛刻的反应。

“太原郡(山西省太原市)郡长刘璜、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郡长成瑨,立志铲除邪恶,所作的诛杀,全都顺应民心。可是,陛下接受‘阉竖’捏造的事实,把他们从远处逮捕到首都洛阳(阉,音 yān【淹】,割去雄性生殖器的手术称“阉”。但也作形容词用,如“阉鸡”“阉鸭”。加到人身上,则专指宦官,把他们当作畜牲看待,是一项任何宦官都无法容忍的侮辱。而知识分子却偏爱用这个字表示轻蔑和发泄忿怒,诸如“阉竖”“阉寺”“大阉”,都足以刺激宦官发狂报复)。

三公上书哀求宽恕刘璘等,不但没有采纳,反而受到谴责。为国事忧心的大臣,势将闭口无言。

“我曾经听说:‘杀无罪的人,杀贤能的人,大祸延及三世。’(胡三省原注,引黄石公《三略》:“伤害贤才,有三世灾难。阻塞贤才出路,身受其害。推荐贤才,子孙有福。忌妒贤才,身败名裂。”)自从陛下即位以来,屡屡诛杀,梁、寇、孙、邓,四大家族(梁冀、寇荣、孙寿、邓万世)同时消灭,而受到牵连的,不知又有多少?李云上书,圣明的君王不应该忌讳。杜众请求一并处死,不过是期望感动圣君(参考一五九年)。二人竟没有受到赦免,同时处决,天下之人,无不知他们冤枉。自从汉王朝兴起,从来没有拒绝规劝,诛杀贤才,刑罚苛刻,像今天这么严重。

“从前,姬昌(周文王)一个妻子,就生了十个儿子(姬昌正妻太姒,生有十子:①姬考,②周王朝一任王姬发,③管国国君姬鲜,④周公姬旦,⑤蔡国国君姬度,⑥曹国国君姬振铎,⑦成国国君姬武,⑧霍国国君姬处,⑨康国国君姬封,⑩姬载。同母兄弟十人)。而今,宫女数千,却没有听说有谁生育。陛下正应该增进品德,减少刑罚,使后嗣像螽斯一样的繁衍(《诗经》用螽斯——一种类似蝗虫的昆虫,形容子孙众多)。

“自从春秋时代迄今,包括更古的君王,黄河从来没有澄清过。我认为,黄河象征封国国君。河水澄清,属于阳刚;河水浑浊,属于阴柔。黄河本当浑浊,却忽然澄清,是显示‘阴’要变‘阳’,封国国君,将继任帝位。京房《易传》说:‘河水清,天下平。’可是,现在的情形是,天有变异(日蚀),地有妖怪(地震),人间有瘟疫。三大灾难,同时发生。则黄河之清,犹如春秋时代的麒麟,不应该出现的竟然出现(参考本年【一六六】四

月)。所以,孔丘认为怪诞。如果蒙陛下召见,当详细陈述。”

奏章呈递后,没有回音。

过了十余日,襄楷第二次上书:

“我曾经听说,子受辛(商纣)喜爱美女,苏妲己出现;叶子高爱龙,真龙降临(《新序》:叶子高喜爱画龙,天上真龙听说,降下拜访,叶子高魂飞天外,拔腿便跑)。而今,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、寝殿侍奉宦官(常侍),都是被上天谴责,受过阉割之人,陛下宠爱他们,超过普通人数倍,陛下所以没有儿子,岂不是由于这个原因?我又曾经听说,宫廷之中,建有‘黄帝’(姬轩辕)、“老子’(李耳)、“佛陀’等庙宇。各教主张清心寡欲,崇尚安静无为,喜爱生命,厌恶杀戮,克制欲望,消除奢侈。可是,陛下的欲望不能克制,杀戮处罚,又超过正常情理,完全违背各教教义,岂能蒙受神灵的赐福!佛教信徒,不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夜,为的是避免生出爱恋之情,道理至为精密;正因为如此坚持,才能得道成仙。而陛下拥有的美女艳妇,极尽天下淫逸;甜酸苦辣,也极尽天下饮食口味,又怎么能比姬轩辕(黄)、李耳(老)?”

奏章呈递后,刘志召他进宫,由宫廷秘书(尚书)代表皇帝接见盘问。襄楷说:“古代本来没有宦官当政府官员的前例,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末年,躲在后宫,才开始如此。”宫廷秘书(尚书)听从宦官指使,回奏:“襄楷辞理完全不正,而又违背儒家学派经典,假借上天星宿,满足自己私心,侮辱皇帝,蒙蔽事实,请交付京畿总卫戍司令部(司隶)确定他应得之罪,羁押洛阳监狱。”

可是,刘志认为,襄楷虽然言辞激烈,却说的是天文现象。

所以特别宽大处理,免除死刑,仅贬逐边疆服役二年(司寇论刑)。

自一世纪六〇年代以来,佛教传播,人民崇信的很多,可是皇帝还没有接受。到了刘志,佛教才进入皇宫。刘志常亲自祭祀祈祷,佛法越发盛行,所以襄楷用它加强论据。

皇家印信管理官(符节令)汝南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人蔡衍、参议官(议郎)刘瑜,上书营救成瑨、刘琰,言辞激烈,都被免职。而成瑨、刘琰,遂在狱中处死。成瑨、刘琰,素来刚直,对儒家学派经典,有深刻研究,是当时知名之士,天下人无不惋惜。

岑晊、张牧,出奔逃亡,得免灾难。

岑晊逃亡途中,亲戚朋友,竞相掩护。只有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人贾彪,闭门拒绝,当时人对贾彪这种行为,全都怨恨指责。贾彪说:“《左传》说过,等到时机来时才发动,不要连累别的人。岑晊胁迫他的长官,闯出大祸,是他自己害自己。我恨不得用刀枪对付他,岂能反过来包庇他?”大家都佩服他的公正。

贾彪当过新息(河南省息县)县长,人民穷苦,生下儿女,多半杀害(为穷苦而杀婴,惨事)。贾彪下令严厉禁止,认为杀婴跟杀人同罪。有一次,城南有强盗杀人,城北有妇人杀婴。贾彪前往验尸,官属引导他到城南,贾彪生气说:“强盗杀人,没有什么稀奇。母子相残,伤天害理。”遂前往城北,判决杀子之罪。城南强盗得到消息,也自绑手臂,向官府自首。数年之间,民间生下数千婴儿,说:“这是贾老爹的儿子!”都用“贾”作为名字。

河南郡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人张成,精通卜卦,算出政府将颁布赦令,遂教他的儿子杀人。

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)李膺,逮捕张成父子,而政府果然颁布赦令,李膺激愤之极,竟把张成父子处斩。但张成素来跟宦官结交,刘志有时候也教张成算算运气。宦官就教张成的学生牢修,上书控告:

“李膺等蓄意培养国立大学生,结交各郡派到京师(首都洛阳)求学的知识分子,互相标榜,结成乱党,专门抨击政府,败坏美好善良风俗。”

这项控告击中要害,皇帝刘志被刺激得怒不可遏,下诏各郡、各封国,搜捕乱党。明白向天下宣布这项措施,要求全国人民同仇敌忾。公文经过三府(宰相府、最高监察署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)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陈蕃,把诏书原封退回,说:“这次所搜捕的,全是海内享有知名度的高级知识分子!忧心国事,忠心耿耿的干部,即令犯什么错误,也应该宽恕十世。岂可以罪名暧昧不明,而竟囚禁拷打?”拒绝签名连署。

刘志越发忿怒,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签名连署,直接下令:逮捕李膺,囚禁宫廷侍从署北寺监狱(黄门北寺狱)。李膺供词中牵连出交通部长(太仆)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人杜密、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陈翔,以及国立大学生陈寔、范滂等二百余人。有的得到消息,先行逃亡。中央政府悬赏缉拿,警察侦骑,纷纷出动,事态严重。

陈寔说:“我不投案,他们无法交代。”遂到监狱报到。范滂被捕,送到监狱,狱吏告诉他:“凡被捕的人犯,都应祭拜皋

陶(皋陶是黄帝王朝法官,正直廉明)。”范滂说:“皋陶,是古代正直大臣,他知道我没有犯罪,会代我向上天申诉。如果我犯了罪,祭祀他有什么用?”其他囚犯同意,遂都不祭祀。

陈蕃再上书规劝,刘志讨厌他态度激切,随便找个理由,宣称陈蕃保荐的官员,不能称职,下诏免除陈蕃官位。

这时,被投入监狱的乱党,都是天下知名度很高的贤才。北疆边防司令(度辽将军)皇甫规,认为自己是西州(甘肃省东部)英雄豪杰,而竟没有被捕,是一项耻辱,乃上书自承罪状:“我曾经推荐过前任农林部长(大司农)张奂,是阿附乱党。而且,我在东区劳工营服役时,国立大学生张凤等,曾上书为我辩护,是乱党又阿附我,我应受到处分。”中央政府不理。

四、“党禁之祸”

一六七年,陈蕃被免职后,政府文武官员大为震恐,再没有人敢替乱党求情。贾彪说:“我如果不去一趟首都,大祸不可能化解。”遂到洛阳,说服首都洛阳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窦武、宫廷秘书(尚书)魏郡(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人霍谡(音 xǔ【许】),由他们出面营救。

窦武上书说:

“陛下即位以来,并没有听说行过善政。而寝殿侍奉宦官(常侍)、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,却奸诈百出,非法取得爵位。回溯西京(长安)时代(西汉王朝),谄媚的官员掌握大权,终于失去天下。而今,不但不警觉失败的往事,反而又走到使车辆翻覆的轨道上,我恐怕嬴胡亥(秦王朝二任帝)模式的灾难,将再度降临。而赵高模式的巨变,也可能或早或晚发生(指望夷宫事件,

参考前二〇七年)。

“最近,奸臣牢修,创造‘乱党’一词,遂逮捕前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李膺等拷问,牵连数百人之多,经年囚禁,而事情并没有证据。我认为,李膺等忠心贞节,志在保卫皇家,应该是陛下的姬弃(周王朝祖先后稷)、子契(舜帝姚重华的宰相)、伊尹(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的宰相)、姜子牙(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宰相)。万想不到,却被套上虚假的罪名,冤枉陷害;以致天下寒心,海内失望。唯有请求陛下留心考察,赐予释放,用以满足天地鬼神盼望的心灵。

“而今,宫廷重要臣僚:宫廷秘书(尚书)朱寓、荀纁、刘佑、魏朗、刘矩、尹勋等,都是国家的忠实干部、政府的优秀官员。秘书助理(尚书郎)张陵、妨皓、苑康、杨乔、边韶、戴恢等,学识广博,深明国家法令规章。内外官员,才俊并列。可是,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亲近,支持奸邪;使他们在外主管州郡,在内作为心腹。

“最适当的措施是,把这些奸邪官员,陆续罢黜,调查他们的罪状,给予适当处分。信任忠良、分辨善恶,使邪恶跟正直,诽谤跟荣誉,各归于恰当的位置。上天恩德,只爱善良。能够如此,天象变异的消除,指日可待。最近,偶尔有奇异的麦穗(嘉禾)、灵芝草、黄龙等出现,祥瑞发生,一定有贤才;福分降临,一定有善人。有恩德,它就是吉祥。没有恩德,它就是灾祸。陛下的行为,不合天意,不应庆贺。”

奏章呈递后,窦武即称病辞职,缴还首都洛阳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印信,及槐里侯印信。

宫廷秘书(尚书)霍谡也上书营救。刘志的怒气稍稍化

解,派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王甫,前往监狱审问范滂等(当然包括京畿总卫戍司令李膺)。范滂等颈戴木枷,腕带铁铐,腿挂脚镣,布袋罩住头脸,暴露在大庭之下。王甫逐一诘问说:“你们互相推举保荐,像嘴唇跟牙齿一样的结成一党,有什么企图?”范滂说:“孔丘有言:‘看见善,立刻学习都来不及。看见恶,就好像把手插到滚水里,要马上停止。’(语见《论语》。)我的企图是,使善良归于善良,罪恶归于罪恶。只认为政府会鼓励我们如此,从没有想到这竟是结党。古代人进德修业,可以追求福气。现代人进德修业,却身陷死罪。身死之日,但愿尸首埋葬在首阳山(山西省永济县西南)之旁,上不负皇天,下不负伯夷、叔齐(伯夷、叔齐,饿死首阳山)。”

王甫虽然也是宦官,但也为范滂的言辞动容,这批人犯的刑具,才获得解除。而李膺在口供中,又牵连出很多宦官子弟,宦官也深恐事态继续扩大。于是,请求皇帝刘志,用日蚀作为藉口赦免。

六月八日,刘志下诏,赦天下,改年号(之前是延熹十年,之后是永康元年)。乱党二百余人遣回各人故乡;姓名列入名册,分送三府(宰相府、最高监察署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)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范滂前往拜访霍谡,却不肯道谢。有人责备他,范滂说:“从前,羊舌叔向(羊舌,复姓)不见祁奚,我何必多此一谢(纪元前六世纪,春秋时代晋国三十一任国君平公姬彪在位时,大将栾盈的寡母范女士,跟一位名州宾的家臣私通,被栾盈发觉,范女士老羞成怒,和老爹范士巧合谋,诬称栾姓家族谋反,全部逐出国境。羊舌叔虎是栾盈好友,在一场反抗战争中失败被捕,老哥羊舌叔向也牵连入狱。元老祁

奚已告老还乡,得到消息,连夜入都,先见范士丐,后见国君姬彪,立即救出羊舌叔向跟老弟羊舌赤,官复原职。二人入朝向姬彪叩谢后,羊舌赤主张再向祁奚叩谢,羊舌叔向说:“他是为了国家才营救我,不是为了我而营救我,用不着叩谢。”竟上车回家。羊舌赤于心终觉不妥,前往晋见祁奚,祁奚早已回乡去了。羊舌赤叹息说:“他是一位施恩不盼回报的人,我自愧没有见识。”)

最初,下诏搜捕乱党;各郡、各封国奏报检举,牵连所及,有数百人之多。只平原国(首府平原【山东省平原县】)宰相史弼,声称封国内没有乱党。诏书不断下达,严厉催促,急如星火,州郡政府官员,甚至受到髡刑(剃光头)及鞭刑。青州(山东省北部)参谋官(从事)坐在招待所,质问史弼,说:“诏书对乱党痛恨入骨,旨意至为明确。青州(山东省北部)共有六个郡国(封国),五个郡国都有乱党,你这个小小平原国,为什么偏偏一个也没有?”史弼说:“先王(皇帝祖先)治理天下,划分州郡国县界线(国指“封国”),水土不同,风俗更是差异。别郡有的,平原国恰恰没有,怎么能够相比?如果仰望长官上司的旨意,诬害忠良,靠着苦刑拷打手段,则平原人民,家家户户都会惊恐。我这个封国宰相只有一死,不能做出这种事情。”

参谋官(从事)火冒三丈,逮捕史弼以下各单位负责官员,然后弹劾史弼。幸好正逢党禁化解,准予史弼捐出俸禄赎罪,很多人得以逃出这场灾祸。

窦武推荐的朱寓,沛国(首府相县【安徽省淮北市】)人;苑康,勃海(河北省南皮县)人;杨乔,会稽(浙江省绍兴市)人;边韶,陈留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人。

杨乔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,仪容端庄,屡次上书讨论国家

大事。刘志喜爱他的秀美跟学识,打算把公主嫁给他。杨乔坚决推辞,刘志不许。杨乔绝食抗拒,七日而死。

冬季,十二月,刘志在德阳前殿逝世(年三十六岁)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,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,临朝主持政府。

首都洛阳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窦武(窦妙老爹)主持遴选新皇帝高层会议。征召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、河间(首府乐成【河北省献县】)人刘儵(音 shū【书】),查询刘姓皇族中的贤才,刘儵推荐解渚亭侯(解渚亭在今河北省安国市东)刘宏。

刘宏,是河间王(孝王)刘开的曾孙(刘开是三任帝刘炟子),祖父刘淑,老爹刘草;两世都封解渚亭侯。

窦武进宫报告皇太后窦妙,就在禁宫中决定皇位。任命刘儵代理特级国务官(守光禄大夫),跟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节,同时都“持节”,率领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、虎贲警卫武士、羽林军等一千人,前往迎接刘宏。刘宏本年十二岁。

一六八年,春季,正月三日,东汉政府擢升首都洛阳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窦武,当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,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陈蕃,当皇家师傅(太傅)。窦武、陈蕃,以及宰相(司徒)胡广,共同主管宫廷机要(参录尚书事)。

这时,正逢前任皇帝(十一任桓帝)刘志死亡的大丧,继位皇帝刘宏还没有登极,宫廷秘书(尚书)们内心畏惧,很多人假装生病,不敢入朝办公。陈蕃写信责备他们,说:“古人志节,君王虽然死亡,我们事奉他,犹如他仍生存。而今,新皇帝还没有即位,政事推行困难,可是各位却宁愿吞下苦药,躺在床上装病,在大义上岂能安心?”

宫廷秘书(尚书)们惊恐,纷纷入朝办公。

正月二十日,解渚亭侯刘宏抵达夏门亭(在夏门【洛阳城北面西头第一门】外)。皇太后窦妙命窦武“持节”,用皇太子、皇子专用的青盖车,迎接入宫。

正月二十一日,刘宏登上皇帝(十二任灵帝)宝座(年十三岁),改年号(之前是永康二年,之后是建宁元年)。

夏季,六月,酬庸拥戴新皇帝取得帝位的功劳,封窦武当闻喜侯,窦武的儿子窦机当渭阳侯、侄儿窦绍当户侯、窦靖当西乡侯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节当长安乡侯。共封侯爵十一人。

涿郡(河北省涿州市)人卢植,上书给窦武,说:

“你现在跟东汉王朝的关系,犹如古代姬旦、姬奭跟周王朝的关系:拥戴圣主,维系四海人心。舆论认为你的功劳,至为重大。问题是,血统关系,一脉相传,按照顺序,物色人选,你有什么贡献?岂可硬把上天的旨意,当作自己的力量。我建议,应该辞掉赏赐封爵,保全你的声名!”

窦武不能采纳。

卢植,身長八尺二寸,声如洪钟,性情刚烈,操守正直。自幼追随马融学习儒家学派经书;马融富有,奢侈豪华,常教美女在学生宾客面前,载歌载舞。卢植在座下听讲多年,没有偷看一眼,马融因此对他十分敬重。

皇太后窦妙感激陈蕃昔日恩德(窦妙得以当皇后,陈蕃曾经尽力),特封陈蕃为高阳乡侯。陈蕃不肯接受,上书说:“我听说,分割国家土地,作为封爵采邑,应该以功劳或恩德作为标准。我虽然没有高尚的品行,但我羡慕正人君子:‘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东西,不要它。’(《论语》孔丘语。)如果我接受爵

位,而不辞让(《诗经》:“接受爵位/而不辞让/终于走向灭亡”),掩住面孔,坐上位置,将使皇天震怒,灾祸转向人民。如此的话,我这渺小的身子,向何处寄托!”窦妙不准,陈蕃态度坚决,奏章前后呈递十次,终于拒绝封侯。

最初,窦妙被封皇后,陈蕃曾经尽力(参考一六五年)。窦妙临朝主持政府时,就把大小政事,全部交付陈蕃。陈蕃跟窦武同心合力,辅佐皇家。征召闻名天下的贤才李膺、杜密、尹勋、刘瑜等,进入政府,共同参与。于是天下知识分子,全都伸直颈项盼望,认为一个崭新的太平安乐盛世,即将来临。

深宫之内,新皇帝刘宏的奶娘赵娆,跟一群女秘书(女尚书),把皇太后窦妙包围得密不通风,日夜奉承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节、王甫等,更结成死党,全力谄媚窦妙,窦妙对这一批男女,十分信任,不断颁发诏书,任官封爵。

陈蕃、窦武对这种现象深为痛恨。有一次,在金銮宝殿上朝会时,陈蕃悄悄告诉窦武,说:“曹节、王甫等,先帝(刘志)在时,便窃夺国家大权,扰乱天下,今天如果不杀掉他们,将来更难下手。”窦武认为正确。陈蕃大为高兴,用手推开几案,一跳而起。窦武于是开始结纳同志,像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尹勋等,共同进行。

正好,发生日蚀(五月一日),陈蕃对窦武说:“从前,萧望之被一个石显折腾得焦头烂额(参考前四七年),而现在却有几十个石显。我今年八十岁,还有何求?只求帮助将军,铲除宦官灾害。正可抓住日蚀这个机会,对宦官采取行动,消除天变。”窦武于是对窦妙说:“传统上,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、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只负责管理宫廷门户、保管宫廷财产。而今,却

教他们参与政治,掌握权柄,子弟家人,布满天下,专门贪赃暴虐,天下舆论沸腾,都是这个缘故,应该全部诛杀或罢黜,使政府获得澄清。”窦妙吃惊说:“自从汉王朝(两汉王朝)建立以来,世世代代,都有宦官。犯法有罪的,当然可以诛杀,但怎么能够全体消灭?”

窦武无法回答女儿的诘问。当时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管霸,很有才华谋略,在禁宫专断独行。窦武获得皇太后授权,于是逮捕管霸,跟另一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苏康等,全送监狱处死。窦武又一再要求诛杀曹节等,窦妙犹豫不决,不忍批准,事情遂拖延下去。陈蕃不能等待,上书说:

“而今,京师(首都洛阳)人心不安,道路喧哗,传言侯览、曹节、公乘昕、王甫、郑飒等,跟赵娆、宫廷秘书(尚书)等,共同扰乱天下。服从他们的升官晋爵,拒抗他们的都中伤受害。政府中的文武官员,好像河上漂木,一会漂到东,一会漂到西,只知道贪图俸禄,畏惧权势。陛下(窦妙)如果不迅速诛杀此辈,一定发生变乱,危害国家,灾祸难以预计。请求把我这份奏章,宣示左右,并命天下奸佞,知道我对他们深恶痛绝。”

窦妙拒绝采纳。

就在本月(八月),天象:太白金星侵犯房宿四星中的第一星(上将),深入太微星座(天文学家认为:“房宿”象征地上帝王宫廷,“太微”象征帝王)。宫廷随从(侍中)刘瑜,一向精于天文,感到厌恶,遂上书皇太后窦妙,说:“根据《占书》:天上有此现象,宫门就要关闭,元帅、宰相,将受到伤害。奸人在主人身旁,要紧密提防。”又写信警告窦武、陈蕃:“星辰错乱,形势不利,大臣应迅速确定大计。”于是,促使事变加速。窦武、陈蕃,任命朱宇

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、刘佑当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、虞祁当洛阳县长。窦武又奉准撤换宦官总管(黄门令)魏彪,任命所亲信的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山冰接替。然后由山冰出面,弹劾及逮捕长乐宫秘书(长乐尚书)郑飒(音 sà【萨】。长乐宫秘书,皇太后临朝主政时特设的官职,负责传递奏章文书),囚禁北寺监狱。陈蕃对窦武说:“对付这类东西,抓住就应当场诛杀,还用审问?”窦武不听,命山冰、尹勋、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祝璿,共同审问郑飒。郑飒在口供中,牵连到曹节、王甫。尹勋、山冰根据口供,奏请皇太后窦妙准予逮捕曹节等,奏章交宫廷随从(侍中)刘瑜呈递。

九月七日,窦武休假,出宫回家。负责主管奏章业务的宦官,得到消息,立刻通知长乐宫秘书助理(长乐五官史)朱瑀,朱瑀秘密拆开窦武奏章,悲愤交集,诟骂说:“宦官犯罪,当然应该处死。可是我们没有犯罪,又有何辜?竟然要全都灭族!”因而厉声高呼:“陈蕃、窦武,奏请皇太后罢黜皇上,图谋叛变,大逆不道!”深夜召集素来亲近的健壮宦官、长乐宫从官长(长乐从官史)共普(共,姓)、张亮等十七人,歃血结盟(歃,音 shà【煞】。把牲畜的血涂在嘴唇上,表示诚心),商讨反击窦武等。曹节向皇帝刘宏报告:“外面情势紧张,请陛下快登上德阳前殿。”交给刘宏一把佩剑壮胆,踉跄前往,命奶娘赵娆等围绕在刘宏左右保卫,收取所有印信,关闭宫门,召唤宫廷秘书署官员,把钢刀架到脖子上,命他们撰写诏书:任命王甫当宦官总管(黄门令),“持节”,到北寺监狱,逮捕尹勋、山冰。山冰怀疑诏书的真实性,拒不接受。王甫迅速出击,格杀山冰,再格杀尹勋,释放郑飒。

王甫率领武装部众回宫，劫持皇太后窦妙，夺取印信；命皇家礼宾宦官（中谒者）在南宫戒备，紧闭宫门，切断跟北宫间的双层大道（复道。南北两宫，相距三公里半，中央有巨屋；双层大道，共有三线，皇帝行中央，侍卫夹左右，十步一个岗哨）。一面派郑飒等，“持节”，率领执法监察官（侍御史）、皇家礼宾官（谒者），逮捕窦武等。窦武不接受这项诏书，投奔步兵兵团（北军【野战军】五营之一），跟他的侄儿、步兵指挥官（步兵校尉）窦绍，共同射死使节，率领北军五营将士数千人，进驻洛阳驿马车总站（都亭），下令说：“禁宫侍从宦官（黄门）跟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叛变，努力作战的，除了封侯，还有重赏。”陈蕃听到事变消息，率领他的部属官员，跟学生门徒八十余人，各人手拿刀斧，闯入承明门，直到宫廷秘书署门前，大声呼喊：“最高统帅（窦武）忠心卫国，禁宫侍从宦官（黄门）谋叛，怎么反过来说窦家无道！”王甫经过那里，正好跟陈蕃碰个正着，听见他的呼喊，斥责陈蕃说：“先帝（刘志）刚刚逝世，坟墓还没有完工，窦武有什么功劳，兄弟父子三人，同时都封侯爵？还有，窦武家摆设筵席，饮酒取乐，挑选宫中美女陪伴，十天半月之间，财产累积万万。国家大臣这种行为，难道合理？你是宰相之位，辅佐君王，苟且结党，还去什么地方捉拿盗贼？”

王甫命武士逮捕陈蕃，陈蕃拔剑抵抗，斥责王甫，言辞及颜色，十分严厉。但武士终于把陈蕃制服，送到北寺监狱囚禁。禁宫侍从宦官署传达员（黄门从官），用脚猛踢陈蕃，又践踏他身体，得意说：“死老怪，还能不能裁我们的员，减我们的钱？”当天，就在狱中把陈蕃格杀。

这时，匈奴协防司令（护匈奴中郎将）张奂，正好召回京师

(首都洛阳)述职。曹节等知道张奐新到,不了解政变内幕。于是,假传圣旨:擢升宫廷供应部长(少府)周靖,代理车骑将军,“持节”,会同张奐,率北军五营留下来的部队,讨伐窦武。此时,天已微明(五月八日),王甫率虎贲警卫武士、羽林军等共计一千余人,出朱雀掖门(北宫南侧门)布防,跟张奐等会师。不久,全部抵达宫廷正门,跟窦武对峙。

时间对王甫有利,军容渐盛,王甫教士兵向窦武部队大声呼喊:“窦武谋反,你们都是皇家军队,应当保卫皇宫,为什么追随叛徒?先反正的有赏!”野战军官兵,对宦官素来畏惧敬服,于是窦武军开始有人投奔王甫,窦武无法控制,从清晨到早饭时,几乎全部归降。窦武、窦绍遂只身逃亡,各路大军追捕包围,二人绝望,双双自杀;人头被砍下,悬挂洛阳驿马车总站(都亭)。宦官军搜捕窦武的亲族、宾客、姻亲,全体诛杀。宫廷随从(侍中)刘瑜、骑兵指挥官(屯骑校尉)冯述,被屠灭全族。

宦官又诬陷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河间(首府乐成【河北省献县】)人刘淑、前宫廷秘书(尚书)会稽(浙江省绍兴市)人魏朗,说他们跟窦武通谋,二人自杀。然后把皇太后窦妙迁到南宫,把窦武残余家属放逐日南郡(越南共和国东河县)。三公及部长级以下,凡是陈蕃、窦武所推荐的官员,以及学生门徒,跟过去的旧有部属,全都免职,剥夺政治权利(禁锢)。参议官(议郎)勃海(首府南皮【河北省南皮县】)人巴肃,开始时曾参与窦武的密谋,曹节等不知道,只剥夺他当官的权利,后来才被发现,于是逮捕巴肃。巴肃自己乘车到县政府(巴肃,勃海郡高城县【河北省盐山县】人),县长接见他,迎到后阁,解下县长印信,

打算跟巴肃一起逃亡。巴肃说：“做人家的部属，有谋略不敢隐藏，有罪过不敢逃避。既没有隐藏谋略，又怎敢逃避刑罚？”结果被杀。

曹节升任长乐宫保安官（长乐卫尉），封育阳侯。王甫升任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，仍兼宦官总管（黄门令）。朱瑀、共普、张亮等六人，都封侯爵。另十一人封准侯爵（关内侯）。卑鄙的小人物群，洋洋得意；正式官员和知识分子，无不沮丧。

陈蕃的朋友陈留（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）人朱震（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：朱震此时当铨县【安徽省濉溪县西南】县长，抛弃他的官位，前来京师），收埋陈蕃尸体，把陈蕃的儿子陈逸，秘密藏匿。事情泄漏，朱震全家被捕入狱，老幼都戴上刑具。朱震受到苦刑拷打，誓不吐露，陈逸由是得以逃命。最高统帅部（大将军府）秘书桂阳（湖南省郴州市）人胡腾，收葬窦武尸体，为他穿上丧服，受到剥夺政治权利（禁锢）处分。窦武的孙儿窦辅，年仅二岁，胡腾声称是自己的儿子，跟故最高统帅部职员南阳郡（河南省南阳市）人张敞，把他藏到零陵郡（湖南省永州市），也逃出一命。

张奂升任农林部长（大司农），因军事上的功劳，晋封侯爵。张奂在明了真相后，懊恼中了曹节的圈套，拒不接受。

五、大逮捕

一六九年，夏季，四月二十一日，金銮宝殿御座上，发现一条青蛇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大风，天降冰雹、霹雳，拔起大树一百余棵。刘宏命三公、部长以下，各呈“亲启密奏”（封事）。

农林部长(大司农)张奐上书说:

“从前,姬旦(周公)埋葬时,葬礼违背礼教,上天震怒(《尚书·大传》:姬旦逝世,姬诵【周王朝二任王成王】要把他安葬在成周【洛阳】,上天忽然雷电交加,继之刮风,庄稼倒毙,大树拔起,贵族们大为恐慌。姬诵才把姬旦改葬在毕邑【陕西省咸阳市西北】,表示不敢把这位叔父,当作臣属)。而今,窦武、陈蕃,对国家一片忠贞,还没有得到公开的宽恕,天变地震,都是为此而发。应该迅速使他们获得安葬,召回他们被贬窜蛮荒的家属。其他一切剥夺政治权利的措施,完全撤除。皇太后(窦妙)虽然居住南宫,但陛下对她十分冷淡,政府官员,无人敢言,远近失望。应该思念大义,回报亲恩。”

刘宏深以为有理,询问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们的意见,宦官大起反感,刘宏不能自作决定。张奐又跟宫廷秘书(尚书)刘猛等,联名推荐王畅、李膺等,有担任三公的能力,曹节等更讨厌张奐多嘴,遂由刘宏下诏严厉责备,张奐等都自动投入司法部监狱囚禁,数日之后才释放,但仍扣发薪俸三月赎罪。

初级禁卫官(郎中)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人谢弼,上“亲启密奏”(封事),说:

“我曾经听说:‘梦见蟒、梦见蛇,生女吉兆。’”(《诗经·斯干篇》)回想起来,皇太后(窦妙)当初在深宫之中,决定迎立陛下的大计。古书(《左传》)说:‘父子兄弟,罪行不相涉及。’窦姓家族的诛杀,岂能把罪过加到皇太后身上?如今被隔离在空宫之中,忧虑之情,上感天心。万一发生措手不及的急病,陛下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天下?孝和皇帝(东汉四任帝刘肇)不否定窦

太后养育之恩(参考九七年),前世传为美谈。

“《礼经》有明文规定:‘继承谁的香火,就是谁的儿子。’陛下承认桓帝(刘志)是父,岂能不承认皇太后(窦妙)是母?盼望陛下仰慕姚重华(有虞)孝顺的教化,回顾《凯风》(《诗经》诗篇)歌颂思念娘亲的恩情(《凯风》诗:“南风从南方吹/吹动嫩苗/嫩苗是那么弱/娘亲辛劳。”“南风从南方吹/吹动小树/娘亲尽善尽美/我只怕把娘亲辜负。”“冷冷的泉水/藏在故乡故土/有七个儿子/反而使娘亲辛苦。”“弱小的黄莺/唱出好听声音/七个儿子/反不能安慰母心”)。我又听说:‘开国保家,不可任用小人。’(《易经·师卦》语)而今,功臣久在外地,没有封爵加俸,而陛下的奶娘,却凭空高升。大风以及冰雹,都由于此。

“还有,故皇家师傅(太傅)陈蕃,为皇家献身,竟被一群邪恶小人陷害。一旦被杀,全族灭绝,刑罚之滥,天下为之震动。甚至连学生门徒,以及过去的部属,都要贬谪放逐,剥夺政治权利。陈蕃已经死去,即令一百条性命,也无法赎他生还。只有释放他的家属,解除禁令。宰相级官员,是政府重要职位,国家命脉所在。可是,现在的四公(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闻人袭、宰相刘宠、皇家师傅胡广、最高监察长许栩),只有最高监察长(司空)刘宠,还能坚持善政立场(刘宠已由最高监察长升任宰相,原文可能有误);其他三位,全是只会吃饭,招贼引寇之辈,必然发生鼎足折断,食物倾覆的凶事。我建议,正好乘着天变及灾异,把他们全都免职。征召前最高监察长(司空)王畅、长乐宫供应官(长乐少府)李膺等,担任重要官职。盼望因这项措施,使灾变消失,国运昌隆。”

刘宏左右讨厌谢弼,贬他出去当广陵(江苏省扬州市)郡政

府主任秘书(丞)。谢弼后来辞职回家。曹节堂侄曹绍当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郡长,用其他罪名逮捕谢弼,在狱中受苦刑拷打而死。

刘宏向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杨赐,询问有关蛇妖的事,杨赐呈递“亲启密奏”(封事),说:“祥瑞不会凌空而降,灾难也不会无故来临。君王心里想什么,虽然没有形诸颜色,但五星(金木水火土)已开始变动,阴阳也都随之改变。君王的权威不能建立,就会发生龙蛇怪事。《诗经》说:‘梦见麟、梦见蛇,生女吉兆。’只有请陛下思虑阳刚道理,严格划分内外,压制皇后家族的权力,割断对美妻艳妾的宠爱,则蛇妖就可以消失,祥瑞会立刻出现。”杨赐,是杨秉的儿子(杨秉,参考一五一年四月)。

最初,李膺等虽然被剥夺政治权利(废锢),但天下知识分子却尊敬他们,轻视政府,都盼望能跟他们结交,唯恐怕不被接纳。而他们也互相赞誉,还列出美号:窦武、陈蕃、刘淑是“三君”,指他们是一代宗师。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宇,是“八俊”,指他们是一代精英。郭泰、范滂、尹勋、巴肃,以及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人宗慈、陈留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人夏馥、汝南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人蔡衍、泰山(山东省泰安市东)人羊陟,是“八顾”,指他们是一代德行表率。张俭、翟超、岑暄、苑康,以及山阳(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)人刘表、汝南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人陈翔、鲁国(即东海国·首府鲁县【山东省曲阜市】)人孔昱、山阳人檀敷,是“八及”,指他们是一代导师。度尚、东平(首府无盐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】)人张邈、王孝、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人刘儒、泰山人胡母班(胡母,

复姓)、陈留人秦周、鲁国人蕃向、东莱(山东省龙口市东黄城集)人王章,是“八厨”,指他们都轻财仗义。

后来,陈蕃、窦武当权,重新擢升李膺等。不久,陈蕃、窦武被杀,李膺等再被免职。

宦官们对李膺等,厌恶到极点。皇帝每颁下诏书,都重申剥夺乱党政治权利的命令。而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侯览,对张俭尤其咬牙切齿(参考一六六年)。侯览同郡人朱并(二人都是山阳郡【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】人),素来邪恶,曾被张俭尖刻抨击,遂顺承侯览旨意,上书检举:“张俭跟同郡二十四人,互起绰号,组成奸党,企图危害国家,而张俭是他们的领袖。”刘宏把朱并姓名抹掉,公布朱并奏章,下诏逮捕张俭等。

冬季,十月,皇太后宫总管(大长秋)曹节,暗示有关官员奏报:“奸党者,前最高监察长(司空)虞放,以及李膺、杜密、朱宇、荀翌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,请交付州郡政府调查审问。”本年(一六九),刘宏十四岁,问曹节说:“什么叫奸党?”曹节说:“奸党,就是乱党。”刘宏说:“乱党有什么罪恶,一定要杀掉?”曹节说:“他们互相勾结推荐,准备有不轨行动。”刘宏说:“不轨行动又怎么样?”曹节说:“打算推翻政府。”刘宏遂批准。

有人告诉李膺:“你应该逃了。”李膺说:“做事不推辞艰难,犯罪不躲避刑责,是臣属的节操。我年已六十,生死有命,逃向何方?”遂到诏狱报到,被酷刑拷死;学生跟旧有部属,都被剥夺政治权利。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蜀郡(四川省成都市)人景毅的儿子景顾,是李膺的学生,因登记簿上没有名字,以致没有处罚到他,景毅慨然说:“本认为李膺一代贤才,才教儿子拜他为师,岂可以因为名录偶尔脱漏,苟且偷安。”自己上书检

举自己,免职回家。

汝南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郡政府督察官(督邮)吴导,奉到逮捕范滂的诏书。吴导前往征羌(范滂是汝南郡征羌人。一任帝刘秀时,封来歙当征羌侯,所以征羌是个侯国,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),紧闭驿马车站招待所的屋门,抱着诏书,伏在床上哭泣,全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范滂得到消息说:“一定是为我而来。”即自行到监狱报到。县长郭揖大吃一惊,把他接出来,解下印信,要跟范滂一同逃亡,说:“天下大得很,你怎么偏在这个地方!”范滂说:“我死,则灾祸停止,怎么敢连累你,而又使我娘亲流离失所!”娘亲来跟范滂诀别,范滂告诉娘亲:“弟弟仲博,天性孝顺,足可以奉养。我追随龙舒君于九泉之下,存亡各得其所,求娘亲割弃不能忍心的忍心,不要悲伤。”范仲博,是范滂的老弟。龙舒君,是范滂的老爹范显,曾当过龙舒侯国(安徽省霍山县东南)的宰相。娘亲说:“你今天能够跟李膺、杜密齐名(杜密不久前在家因病逝世,范滂娘亲还不知道),死有何恨!既享有大名,而又盼望长寿,岂能双全?”范滂跪下,听娘亲教训,一再叩拜,告辞。回头对儿子说:“我教你作恶,恶不可作。教你行善,而我不作恶!”路人听见,无不感动流涕。

因奸党案而死的,有一百余人,妻子儿女都贬逐到蛮荒边疆。天下英雄豪杰,以及儒家学派有良好声誉的人,宦官一律指控他们是奸党。有私人怨恨的,乘机陷害,甚至连瞪一眼的小忿,也都乘机报复。郡县政府奉到捉拿奸党的圣旨,有的人并没有列入名单,也被陷入网罗。处死、放逐、罢黜、剥夺政治权利,又有六七百人。

郭泰听到党人相继惨死消息,暗中悲恸说:“《诗经》有话:‘人才消失/国家危亡。’东汉王朝就要完了,只是不知道‘乌鸦飞翔/停在谁家。’”郭泰虽然喜爱评论人物,但从不触及对方隐私,所以才能活在这个浑浊的时代,而怨恨和灾祸都没有临头。

张俭开始逃亡,情势紧张,慌乱窘迫,漫无目标奔驰,几乎看见人家门户,便投奔请求收容。而主人在得知他是张俭之后,都十分敬重,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,也要接待。后来,张俭终于逃到东莱郡(山东省龙口市东黄城集),住在李笃家。黄县(东莱郡郡政府所在县。原文误为“外黄”)县长毛钦,率领军警搜捕,到达门口,李笃设下筵席,请毛钦入座,说:“张俭是国家重犯,我怎么会窝藏他!假如他在我这里,对这位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,政府难道非捉拿不可!”毛钦站起来,拍李笃的肩膀说:“蘧伯玉不愿只有他才是君子,你怎么站在仁义这一边?”李笃说:“今天就是要分给你,你已经取去了一半(意思是,毛钦如果不坚持搜索,便得仁义的一半)。”毛钦叹息告辞。李笃遂引导张俭,投奔北海郡(山东省昌乐县西)戏子然(戏,姓),再进入渔阳郡(北京市密云县),出塞而去。

张俭从故乡(山阳郡·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)开始逃亡,所投奔投靠的亲友,因曾包庇他,而被诛杀的有十数人,被逮捕苦刑拷打的,几乎遍及全国,这些人的亲属同时被陷于屠戮,甚至郡县残破,一片萧条。张俭跟鲁国(即东海国·首府鲁县【山东省曲阜市】)人孔褒是旧友,投奔孔褒时,孔褒正好不在家,孔褒老弟孔融,年才十六岁,作主把张俭藏匿。后来消息走露,张俭继续逃亡。鲁国宰相逮捕孔褒、孔融,羁押监狱,不知道

应指控谁？孔融说：“是我保证平安无事，把张俭藏起来的，主犯当然是我。”孔褒说：“张俭是来投靠我，跟我弟弟何干？”审问官询问他们娘亲的意见，娘亲说：“家有家长，罪在我身。”一门竞争赴死，郡县政府不能裁决，报告中央，中央下令诛杀孔褒。

后来，党禁解除（一八四年），张俭返回故乡。再后来，张俭担任皇城保安司令（卫尉），逝世时八十四岁。最初，夏馥听到张俭逃亡消息，叹息说：“自己作孽，应由自己承当，却凭空牵连善良。一人逃命，万家受祸，何必活下去！”自己把胡须剃光，改变外貌，逃入林虑山（河南省林县西北），隐名埋姓，当人家的奴仆，亲自烧炭烧饭，形容憔悴，为时两三年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表弟夏静，带着绸缎追寻到他；夏馥拒绝说：“你为什么把灾难带给我（奴仆而拥有绸缎，将引人猜疑）？”党禁解除之前，即行逝世。

最初，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张让，老爹逝世，棺柩运回颍川（河南省禹州市）安葬，虽然几乎是全郡都来参加丧礼，但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却没有一个前来，张让认为是奇耻大辱。只有陈寔，单独致悼。等到大肆诛杀奸党，张让为了回报陈寔，曾出面保全了很多。南阳郡（河南省南阳市）人何颀，跟陈蕃、李膺，素来友善，也在被逮捕之列。何颀逃亡，改名换姓，躲藏在汝南郡（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）跟南阳郡之间，跟袁绍结为道义之交。何颀时常混入首都洛阳，跟袁绍共同为身陷奸党法网的知名之士，策划设计，使他们得以逃命，救活的人很多。

最初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（太尉）袁汤，有三个儿子：袁成、袁逢、袁隗。袁成生袁绍，袁逢生袁术。袁逢、袁隗都有清

高的声誉,自幼便担任重要官职。当时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袁赦,认为袁逢、袁隗出身宰相之家,而又同姓,特别结纳,作为外援,所以袁姓家族,尊贵荣耀,举世无双,富有、豪华、奢侈,跟其他三公世家,绝不相同。袁绍体格健壮,仪容雄伟,结交天下贤才,喜爱高贵名誉,宾客们从四面八方前来依附,豪华型轿车、平民化柴车,填满街巷,首尾相接。袁术,也以侠义闻名当世。

袁逢堂侄袁闳,从小便有良好品行,半耕半读,袁逢、袁隗,常常馈赠他,袁闳全不接受。他看到国事日非,时局险恶,而袁姓家族既富有而又享盛名,认为不是好现象,常对兄弟们叹息,说:“我们先祖(指袁安)的福分,后世子孙不能用高等的品德保守它,却比赛着看谁更骄傲、更奢侈,在乱世争夺权利,好像完全是晋国的‘三郤’模式(郤,音 xì【细】。春秋战国时代,晋国郤姓家族世代担任国务官【大夫】,郤锜、郤仇、郤至,仗恃富贵,横行政坛,被晋国二十九任国君【厉公】姬寿曼诛杀)。”等到奸党案爆发,袁闳打算逃到高山深林,但因娘亲已老,行动不便;于是在家再筑一个土屋,只有窗而没有门,饮食都从窗口递进,娘亲思念儿子时,到窗口去看看他,娘亲走后,就把窗口关闭,兄弟妻子都不见面。自我囚禁十八年,最后在土屋中逝世。

最初,范滂等抨击政府,三公、部长以下,对他都恭敬备至。国立大学生(太学生)纷纷学习他的风格,认为学术风气将再兴起,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,将被重用。只有申屠蟠叹息说:“从前,战国时代,平民讨论国家大事,各国国王,甚至亲自扫地,作为前导(邹衍到燕王国,燕国王姬平亲自扫地,作为前导,自请列于学生之列,在碣石【河北省昌黎县北】兴建宫殿,把邹衍当作师傅

侍奉),结果产生焚书坑儒的灾难(参考前二一三、前二一二年),这正是今天的现象(扫地前导,跟焚书坑儒,没有因果关系。犹如上海修建铁路跟旧金山地震没有因果关系一样,而竟然拉上关系,传统知识分子在推理上往往不能严谨,只图满纸热闹)。”遂绝对不踏入梁国(首府睢阳【河南省商丘县】)跟碭县(河南省永城县东北)之间;靠着一棵大树建筑一栋房子,把自己当作奴仆。约有二年,范滂等果然陷入党禁大祸,只有申屠蟠因立场超然,没有受到注意。

冬季,十一月,长乐宫交通官(长乐太仆)曹节病危,皇帝刘宏下诏任命他当车骑将军。不久,痊愈,缴回印信(辞职),仍当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官位“特进”(朝会时位置仅在三公之下),俸禄中二千石(部长级最高俸禄)。

一七一年,春季,正月,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十六岁)行加冠礼。赦天下,但奸党党人不赦。

刘宏思念皇太后窦妙有提拔他登上宝座的恩德。

冬季,十月一日,率领文武百官,前往南宫晋见,亲自端菜敬酒祝福。而宦官总管(黄门令)董萌,乘着这项和解气氛,屡次陈述皇太后冤枉,刘宏深为相信,所以对于窦妙的奉养,比从前丰富。

这种现象使曹节、王甫紧张,恨透了董萌,遂诬控董萌诽谤皇帝娘亲董太后(住永乐宫),董萌被逮捕下狱处死。

六、王甫曹节两大巨头

一七二年,夏季,五月,长乐宫交通官(长乐太仆)侯览,被控专权横行,骄傲奢侈。刘宏下令收回印信(免官夺爵),侯览自杀。

皇太后窦妙娘亲,在比景(越南共和国笋河口)病逝,窦妙忧愁思念,一病不起。

六月,窦妙在南宫云台(窦妙软禁于此)逝世。宦官群深恨窦家,把她的尸体放到专门载运行李的车辆上,拉到洛阳城南市场官舍,停尸数日。曹节、王甫,打算用一级小老婆“贵人”的仪式埋葬。刘宏说:“皇太后亲自把我提升到帝王宝座,继承王朝大业,怎么可以用贵人身份送终!”于是仍用皇太后身份发丧。曹节等又打算把窦妙埋葬在别处,而把前任皇帝(十一任桓帝)刘志一位小老婆冯贵人的牌位,送入刘志祭庙,配享香火。

刘宏下诏,召集文武官员,在金銮宝殿上集会讨论,命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,主持会议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李咸,当时正卧病在床,挣扎着爬上车子,带着毒药,对妻子说:“如果窦太后牌位不能跟先帝(刘志)并列,享受祭祀,我不生还。”

会议开始后,出席的有数百人,你看我,我看你,互相观望,没有人敢先发言。赵忠说:“议案就这样确定了。”司法部长(廷尉)陈球说:“窦太后盛德世家,以天下母仪身份,面对全民,配享先帝(刘志),应该毫无疑问。”赵忠露齿而笑,说:“那么,陈部长,请你写下理由!”陈球立即下笔:“窦太后在深宫之中,恩德厚重,作天下母亲的模范。先帝(刘志)过世,窦太后主持大计,援引陛下登极,继承皇家祭庙香火,贡献至伟。不幸大狱兴起(指老爹窦武等被杀),被迁住空宫(南宫云台),竟提早逝世。窦家虽然有罪,事情并不是皇太后主使发动。如果安葬别处,诚恐使天下失望。而且,冯贵人坟墓曾被人挖掘,

骨骸暴露,跟盗贼尸体,混杂一起,灵魂受到污染(李贤考证:段颖当首都洛阳市长【河南尹】时,挖掘冯贵人坟墓,被贬作议论官【谏议大夫】)。而且对国家没有丝毫功劳,怎么有资格配享至尊?”

赵忠看到陈球真敢动笔,脸色大变,上下打量陈球,鼻孔嗤出声音,冷笑说:“陈部长的理由,可真是充足!”陈球说:“陈蕃、窦武本已冤枉,皇太后(窦妙)更无缘无故软禁,我一直痛心,天下人无不愤慨叹息。今天把话说出来,会议后如果受到报复,正是我一向的愿望。”李咸接着表示态度:“我的原意也是如此,陈部长的建议跟我完全相同。”三公、部长级以下文武官员,都赞成陈球意见。

曹节、王甫,仍作最后挣扎,强调说:“梁姓家族犯罪,梁皇后坟墓不能称‘陵’(梁皇后,指梁冀的妹妹,前任帝刘志的正妻梁莹。一五九年逝世,坟墓称懿陵。不久,梁冀伏诛,取消懿陵,改称“贵人冢”)。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罢黜正妻卫子夫,而用小老婆李夫人配享(江充巫蛊之乱,刘彻逼死卫子夫【参考前九一年】。刘彻死后,最高统帅【大将军】霍光,揣摩刘彻生前心理,改用他最宠爱的李夫人,配享祭庙)。而今窦家罪恶深重,怎么能跟先帝(刘志)合葬?”李咸坚持原议,并且在会议结束后,再上奏章,反驳曹节、王甫,说:

“我谨慎的查考:从前,窦皇后(三任帝刘炆正妻)陷害梁贵人(四任帝刘肇娘亲。参考八三年);阎皇后(六任帝刘祐正妻)家族身犯大逆(指罢黜皇太子刘保。参考一二四、一二五年),而和帝(刘肇)没有把嫡母窦皇后改葬异地的想法,顺帝(刘保)也没有贬降嫡母阎皇后的意思。至于卫子夫皇后,是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在世时亲自决定,不可以用来作比。而今,长乐太后

(窦妙)一直拥有皇太后尊号,曾经临朝治理天下,而且援立圣明的皇上,发扬皇家光辉。皇太后把陛下当作儿子,陛下岂能不把皇太后当作母亲?儿子不能罢黜母亲,臣属不能贬谪君王。所以,应合葬宣陵(刘志墓园·河南省孟津县东南三十里铺北),一切遵照正常规定。”

刘宏看到奏章,完全听从。

秋季,七月二日,把窦妙安葬宣陵。

不知道是谁,在朱雀门(北宫宫门之外)上大书:“天下大乱,曹节、王甫谋杀皇太后(窦妙),大官只知道当大官,没有一句忠言。”宦官群大为震怒,于是由刘宏下令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刘猛缉捕,每十天作一次简报。刘猛认为这是一种泄愤的舆论,不必重视,不肯加强行动。一月有余,没有结果,刘猛遂被贬为议论官(谏议大夫),由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段颖,接任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;段颖雷厉风行,大肆逮捕,包括国立大学生、留学生在内,囚入监牢的有一千余人。

曹节等恨刘猛不肯合作,教段颖随便找一个藉口,弹劾刘猛,刘猛遂被判苦工,发交东区劳工营服役。

最初,前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王寓,还没有进入仕途时,就投靠宦官;曾请求祭祀部长(太常)张奂推荐,张奂拒绝。王寓当权后,把张奂网罗到奸党之列,剥夺政治权利。而张奂跟段颖,曾经因西羌战争,有过争执,互相怨恨不平(参考一六八年)。段颖当了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之后,掌握刑杀大权,打算撤销张奂的移居诏令,驱逐回乡,然后杀害(张奂移居弘农郡【河南省灵宝县东北】事,参考一六七年)。张奂委曲求全,递给段颖一份签呈(部属对长官才用签呈,张奂表示屈服),哀

求原谅,段颖才没有向张奐下手。

最初,魏郡(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人李嵩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诛杀素有宿怨的扶风(陕西省兴平市)人苏谦。苏谦的儿子苏不韦,把老爹的尸体浮厝在地面上,不肯入土下葬。然后改名换姓,结交豪杰,决心为父报仇。稍后,李嵩调任农林部长(大司农),苏不韦躲藏在草料库中,挖掘地道,直抵李嵩卧室,格杀李嵩的小老婆跟幼儿(李嵩正好去厕所,逃过一死)。李嵩魂飞魄散,用木板遍铺地面,一夜之间,搬动九次,唯恐再从地下钻出杀手。苏不韦更挖掘李嵩老爹坟墓,砍下老爹尸体人头,拿到街市上公开展览。李嵩下令缉捕,却抓不到苏不韦,愤怒恚恨,吐血而死。后来,赦免诏令颁布,苏不韦才回到家乡,安葬老爹,穿上丧服。

张奐跟苏家是朋友,而段颖跟李嵩是朋友。段颖遂延聘苏不韦当京畿总卫戍司令部参谋官(司隶从事),苏不韦知道是一个陷阱,声称有病,不肯就职。段颖因奸计被识破而更愤怒,派另一位参谋官(从事)张贤,前往苏家,就在苏家处决苏不韦。行前,段颖交一瓶毒酒给张贤的老爹,威胁说:“你儿子如果杀不了苏不韦,你就喝下去。”张贤遂逮捕苏不韦,连同一门之内六十余人,不分男女老幼,全部诛杀。

勃海王(首府南皮【河北省南皮县】)刘惔,当初贬降为癭陶王时(参考一六五年),请托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王甫,游说前任皇帝刘志,如果能恢复原来封国(勃海国),愿送给王甫五千万钱作为谢礼。不久,刘志逝世,遗诏刘惔回任勃海王(参考一六七年)。刘惔知道这不是王甫的功劳,不肯拿出这笔巨款。王甫决心展示威力。这时,另一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郑飒、

禁宫高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董腾,经常跟刘悝来往,王甫派出密探,调查清楚,然后告诉段颖。

冬季,十月,逮捕郑飒,羁押北寺监狱。王甫又命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廉忠诬告说:“郑飒等阴谋迎立刘悝当皇帝,大逆不道。”刘宏下令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州长(刺史)逮捕刘悝审问;证实确有此事。刘宏严厉斥责刘悝,命他自杀。刘悝的正妻(王妃)、小老婆十一人、儿女七十人、王宫歌女舞女三十四人,都在监狱中处死;亲王师傅(傅)、封国宰相(相)以下官员,全部伏诛。

王甫等十二人,因破获一件庞大的叛国巨案,建立大功,一律晋封侯爵。

一七六年,闰五月,永昌(云南省保山市)郡长曹鸾,上书要求解除党禁,说:

“所谓奸党分子,有的是年高德劭,有的是知识分子精英,都应该作为皇家的栋梁,参与国家建设行列;而竟长期的被剥夺政治权利,驱逐到泥沼地带,备受羞辱。谋反大逆重罪,还蒙陛下赦免。所谓奸党分子,又有何辜,独独不能宽恕?天象变异,水旱不断,原因都由于此。应赐下恩典,上符天心。”

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二十一岁)看到奏章,大怒若狂,下诏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)、益州(四川省及云南省。永昌郡属益州管辖)州政府,逮捕曹鸾,用囚车押回首都洛阳,囚入槐里(右扶风郡郡政府所在县·陕西省兴平市)监狱,苦刑拷死。

刘宏更扩大打击面,下令各州、各郡,调查奸党党人的学生、门徒,以及旧部父子兄弟当官的,全都免职,剥夺政治权利,处分伸展到五服之内的亲人(“五服”,中国传统丧服制度,以亲

疏等差作为标准,有“斩衰”“齐衰”“大功”“小功”“缌麻”,极为精细繁琐。参考五七四年表解)。

一七八年,六月二十九日,一道黑气,从天际下降,直坠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二十三岁)常到的温德殿东院,长十余丈,好像一条黑龙。

秋季,七月壬子日(七月己卯朔,没有壬子),青色彩虹直垂南宫玉堂后殿。刘宏召集特级国务官(光禄大夫)杨赐等,到金商门(南宫宫门),询问天变原因,跟消除灾异的方法。

杨赐回答:

“《春秋谶》(神秘预言书)说:‘天上投下彩虹,天下怨,海内乱。’再加上‘四百’期限,将要来到(神秘预言书《春秋演孔图》原文:“刘四百岁之际,褒汉王辅,皇王以期,有名不就。”意思好像是说东西两汉王朝加在一起的寿命,只有四百年)。而今小老婆、婢女,以及被阉割过的宦官之徒,共同掌握大权,欺罔君王。鸿都门大学一群小人,靠着文学作品,受到宠爱,更互相推荐,十天半月,都被擢升:像乐松当了宫廷随从(常伯),任芝当了宫廷秘书(纳言),郤俭(郤,音 xì【细】)、梁鹄二人,更受到封爵之类特别的荣耀。

“而今,正直的绅士都在乡村田野,口中传述伊祁放勋(尧)、姚重华(舜)的言论,亲身实践跟世俗绝不相同的行为,他们被遗弃在水沟山谷,不能把才能贡献国家。这是一种帽子跟鞋子颠倒、深谷跟山陵易位的现象。幸而上帝藉着天象,显示他的谴责。周书说:‘君王遇到怪异则检讨品德,封国国君遇到怪异则改革政治,国务官(大夫)遇到怪异则反省他是否尽到职责,知识分子及平民遇到怪异则修正自己的行为。’所

以,只有请求陛下疏远奸佞,迅速征召‘鹤鸣’之士(《易经》:“老黄鹤在荫凉的地方啼叫,小黄鹤们跟着啼叫。我有杯美酒,去把它留住。”《系辞》解释说:“正人君子在家,一句善言,千里外都有反应。”鹤鸣之士,指品德高洁,言行一致,被世人称道的人),断绝假传圣旨的管道,停止没有节制的娱乐游戏,才有资格盼望上天回心,变乱平息。”

参议官(议郎)蔡邕回答:

“我观察各种天象变异,认为都是东汉王朝覆亡的前兆。只因为上天对东汉王朝仍有旧情,所以屡次显示怪诞现象,作为警告谴责,希望人君感动觉悟,远离危险,转向平安。而今,青虹下堕,雌鸡变雄,都是妇女干涉政治的结果。从前,奶娘赵娆,谄媚骄傲,不断说别人坏话,富贵天下无双。接着是皇太后宫(皇太后指刘宏娘亲董太后,住永乐宫)传达员(永乐门史)霍玉,依仗强大后台,作奸犯科。

“而今,道路上谣传,有一位程大人(宫廷中年老宦官,称“中大人”),隐约崛起,看他的声势,恐怕又将伤害国家,应该防范未然,公开宣布:应以赵娆、霍玉,作为鉴戒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张颢,是霍玉推荐;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伟璋(伟,姓),是有名的贪官;长水外籍兵团指挥官(长水校尉)赵弦、骑兵指挥官(屯骑校尉)盖升,都因一时侥幸,享到荣华富贵。请陛下注意,小人盘据高位,就是一种灾难,而引用贤能,则是福分。

“我曾见到司法部长(廷尉)郭禧,忠厚老成;特级国务官(光禄大夫)桥玄,聪明正直;前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刘宠,立场坚定。陛下都应把他们当作智囊,常向他们征询意

见。宰相等三公,是君王的四肢,交给他权力,要求他完成任务,应该在政绩上判定优劣,不应该听从低级官员的意见,为难大臣。同时,皇家工匠们的技术,鸿都门大学文学方面的章篇,似乎应该暂时停止,表示专心国家急难。

“出任地方政府首长的‘孝廉’,是知识分子最高级的遴选,近来因为遴选不当,曾下诏斥责三公。可是,有人却只写了一篇小文章,竟超越‘孝廉’,直接升迁。请托之门因之大开,实在违背圣明君王的制度,民心不服,但没有人敢说出来。我盼望陛下忍痛割舍,集中心思于国家万机大事,回报上天厚意。

“陛下既亲自节约克制,左右亲近的臣僚,自然会跟着变化,每一个人都检讨改正,消除灾难,则上天将把灾祸赐给骄傲的人,鬼神将把福分赐给谦虚之士。不过,君王跟臣属之间对话,一定要严守秘密,如果不能严守秘密,君王将受到漏言的批评,臣属将受到丧失生命的大祸(《易经》:君王不能保守秘密则失去臣僚,臣僚不能保守秘密则失去生命)。请陛下千万不要泄漏我的奏章,以免忠心的干部,受到奸邪的报复。”

奏章呈上去后,刘宏一面看,一面叹息。稍后,起身去洗手间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节,在幕后面偷偷看到眼里,把内容向四方传播,密件遂全部曝光。被蔡邕所指摘的人,怨毒入骨,急图报复。

最初,蔡邕跟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刘郃,互相不服。蔡邕叔父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蔡质,跟工程总监(将作大匠)阳球,又有怨恨。而阳球,正是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程璜的女婿(宦官没有子女,此女应是养女,或是侄女)。程璜遂教人用匿名信,

指控：“蔡邕、蔡质，不断把私事请托刘郃，被刘郃拒绝，蔡邕含恨在心，打算中伤。”刘宏命宫廷秘书署（尚书）召唤蔡邕，询问内情。蔡邕发现情势险恶，上书说：

“我实在愚昧而又戆直，不顾后果，向陛下直言。陛下并没有垂怜忠臣苦心，加以保护。诽谤一旦出现，便对我猜疑。我今年四十六岁，孤寒一身，能得到忠臣的令名，虽死也有余荣，但恐怕陛下从今再不能听到直言。”

结果，逮捕蔡邕、蔡质，羁押洛阳监狱。有关官员弹劾二人：“公报私仇，企图伤害大臣，犯大不敬之罪，应绑赴街市处斩。”奏报上去后，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、河南（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）人吕强，怜悯蔡邕无辜冤枉，竭力求情，刘宏也想到蔡邕先前奏章上的话，下诏说：“免死，罪减一等，连同家属，全处髡刑（剃光头发），脚镣手铐，贬逐朔方郡（内蒙古包头市），遇赦不赦。”阳球一连派出几个杀手，追赶行刺，杀手感佩蔡邕大义，都不肯听命。阳球又贿赂并州（山西省及黄河河套地区）州长（刺史），跟朔方郡郡长，命他们下手毒杀；州长、郡长反而警告蔡邕戒备，蔡邕这才逃生。

刘宏正妻宋皇后，从来不受宠爱。后宫一些受到宠爱的小老婆群，遂共同对她下手，谗言诬陷。而勃海王刘悝的正妻宋女士，正是宋皇后的姑母，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王甫，恐怕宋皇后一旦得势，为姑母复仇（一七二年，刘悝全家诛杀），也乘机诬告宋皇后用左道旁门手段，诅咒皇帝。刘宏深信不疑，下令收缴皇后印信（罢黜）。宋皇后绝望，自行到宫廷事务部纺织室附设监狱（暴室）投案，在狱中忧死。老爹不其乡侯宋艳，跟所有兄弟，一同诛杀。

十月三十日。

宫廷秘书(尚书)卢植上书说：

“凡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人，多半没有犯罪，似应赦免，使冤枉昭雪。宋皇后家属，也以无罪之身，尸首纵横，不能收殓，也请准予埋葬，使幽魂平安。郡长、州长(刺史)，一个月内，往往调动数次，应建立任免制度，即令不能满九年，至少也应满三年。私人请托，应一律断绝，推荐人才，全由主管官员负责。再者，天子以国为家，不应有私人财产，应着眼全国，不要总盯着细微末节。”

刘宏不理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王甫、曹节等，奸邪贪暴，玩权弄威，声势震动天下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段颍，是摇尾系统中坚。曹节、王甫的老爹老兄老弟，以及侄儿辈，都当部长、指挥官、全权州长(牧)、郡长、县长，布满全国各个角落，没有一个人不贪污凶暴。而王甫的养子王吉，当沛国(首府相县【安徽省淮北市】)宰相，尤其残酷，每逢杀人，都把尸体大卸八块，放到囚车上，张贴他的罪状，拉到所属各县展示(沛国是亲王封国，封国宰相等于郡长)。遇到夏季，尸体腐烂，肌肉脱落，则用绳索把骨架绑住，周游一遍，才准家属收葬。看到这种惨景的人，无不震慑恐惧。到任五年，诛杀一万余人(平均每月要杀两百人以上)。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阳球，常拍自己大腿，发愤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阳球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，这种宦官崽子，怎能容许他们横行？”

想不到，阳球不久就被调任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)。这时，正好王甫派他的门生在京兆(陕西省西安市)侵占政府财产

七千余万钱,西都长安市长(京兆尹)杨彪提出检举,告到京畿总卫戍司令(卫戍区辖七郡,京兆在内)。杨彪,是杨赐的儿子。

适逢其会,王甫正好休假在家(宫廷官员五天一休假),段颖也正好因日蚀缘故,自我弹劾,在自宅等候处分。阳球恰恰在这空档中,入宫谢恩(官员在接到任命时,都要向长官谢恩),顺便向皇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二十四岁)报告王甫、段颖,以及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淳于登、袁赦、封昆等累累罪恶,要求法办。刘宏允许。

四月八日,京畿总卫戍司令部展开逮捕,王甫、段颖等,以及王甫的儿子(应是养子)永乐宫供应官(永乐少府)王萌、沛国(首府相县)宰相王吉,全部羁押洛阳县监狱。阳球亲自主持,苦刑拷打,五毒全部用上(五毒:鞭打、棍打、火烧、绳捆、悬吊)。王萌也曾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,向阳球哀求说:“我们父子犯法,当然应该一死。只求你念及我们前后同官,宽恕我老爹,教他少受点苦!”阳球咆哮说:“你是什么东西,一身罪恶,万死不足以赎罪,还想跟我套先后任交情呀!”王萌知道无法摆脱,破口大骂说:“从前,你巴结我们父子,像一个奴才,奴才竟然反叛主子!今天乘人之危,落井下石,你会自己受到报应。”阳球命用泥土塞住王萌嘴巴,鞭棍齐下,王甫父子全被活活打死。段颖也自杀。

阳球把王甫的尸体,寸寸剁开,堆在夏城门(洛阳城北面西头第一门),贴出告示:“这就是贼臣王甫!”把王甫家产全部没收,家属放逐比景(越国共和国箴河口)。阳球既顺利的诛杀王甫,打算依照次序,检举曹节等;告诉军法署长(中都官从事)说:“第一步是除掉权贵大奸,然后再找第二流货色,诸如三

公、部长级官员,像袁家那些娃儿(袁家跟寝殿侍奉宦官【中常侍】袁赦【已死于这次诛杀】,相认同宗,袁逢、袁隗等在袁赦保护下,富贵一时),你这个军法署长出手就行了,用不着本总司令登场!”权贵之家听到消息,如雷轰顶,几乎不敢呼吸。曹节等连休假日都不敢出宫回家。

正好,八任帝(顺帝)刘保的小老婆虞贵人(九任帝刘炳的娘亲)逝世安葬,文武百官送葬回城,经过夏城门(洛阳城北面西头第一门),曹节看到已被剁碎了的王甫尸体,堆在路边,禁不住流泪说:“我们可以自相残杀,却不能教狗来舔我们的血!”对其他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说:“一起进宫,不要回家。”曹节一直来到后宫,报告皇帝刘宏说:“阳球本是一个暴官酷吏,前任三府(宰相府、最高监察署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)曾经提出弹劾,把他免职。只因他在九江(安徽省定远县西北)郡长任内,有剿匪那件微不足道的功劳,才再命他当官。犯过罪的人,往往轻举妄动,不应该教他担任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)职位,纵容他横行。”刘宏遂调阳球当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。

这时,阳球正在巡视皇家坟墓;曹节命宫廷秘书署(尚书)宣布这项人事命令,诏书紧急,要求立即移交,不准有一分钟延迟。阳球惊惶失措,面见刘宏陈述,说:“我并没有清高的品行,但却蒙恩把我当作飞鹰和走狗。前些时虽然诛杀王甫、段颖,不过是几个狐狸小兽,不足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。请求准许我再干一个月,一定会使豺狼虎豹,为它们的罪行,付出代价。”说罢,叩头流血。宦官群惟恐刘宏改变主意,在殿上吆喝他:“怎么,司令官,你想反抗圣旨呀!”一连吆喝了两三次,阳球只好退下,接受新职。

曹节、朱瑀等的权势再度抬头。曹节更兼任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。初级禁卫官(郎中)梁国(首府睢阳【河南省商丘县】)人审忠,上书说:

“陛下即位的最初几年,不能亲自处理国事,皇太后(窦妙)思念养育之情,暂时主持政府,而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苏康、管霸,同时伏诛(参考一六八年)。皇家师傅(太傅)陈蕃、全国最高统帅(太尉)窦武,调查他们的余党,目的在作一番清洗。华容侯朱瑀,得到消息,知道将有大祸,遂兴起逆谋,领导作乱,在宫廷之地,发动政变,抢夺皇家印信,压迫陛下,威胁群臣,离间母子之情,而竟杀掉陈蕃、窦武、尹勋等人。

“接着,宦官群共同割裂国土(采邑),互相封爵赏赐(参考一六八年),父子兄弟,都受到尊崇荣耀。一向亲近的伙伴,分布到各州各郡;有的窜升到部长,有的窜升到三公。不仅仅俸禄高、地位高,更大开后门,接受贿赂,财产堆积如山,大肆扩建家宅,连街连巷,甚至盗取流经皇宫的御水,用来垂钓;而车马衣服,装饰布置,上比君王。三公部长,闭口无言,州长郡长,顺着风向;推荐人才时,摒弃贤能,专取愚恶之辈。于是,蝗虫成灾,蛮族崛起。

“上天的愤怒,已积十有余载。所以连年以来,日蚀于上,地震于下,就是在谴责人主,盼望人主早早醒悟,拔除祸根。从前,子武丁(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)时代,发生野鸡啼叫的变异,而使王朝中兴(子武丁时,有只野鸡飞到鼎耳上啼叫,子武丁认为是上天对他警告,急行检讨过失,培养品德,商王朝竟得复兴)。最近,上天为了促使陛下醒悟,怒火发作,所以王甫父子,及时的砍下人头,路上行人以及闺房妇女,都发出欢呼,好像铲除了杀

父之仇,只抱怨陛下为什么继续容忍残余的丑类,不一网打尽?

“昔日,秦王朝信任宦官赵高,终于断送政权(参考前二〇九年);吴余祭(吴王国三任国王)信任刑余之人,竟被刺死(吴王国攻击越王国,在俘虏中挑选了一位壮汉,命他看守御船。后来,吴余祭上船,俘虏突然攻击)。陛下以不忍心的恩德,赦免他们灭族的大罪,只恐怕他们像赵高、看船人一样,恩将仇报,奸谋一旦发动,后悔就来不及。

“我当初级禁卫官(郎)已有十五年,亲眼看到,也亲耳听到,朱瑀的所作所为,连皇天都不会原谅。请求陛下赐给我片刻时间,垂听我的陈述,察看我的奏章。把奸邪肃清,回应上天的愤怒。我愿跟朱瑀当面对质,如果有一句虚伪,甘愿接受身被烹杀,妻子被放逐的处罚,用以作为信口雌黄的鉴戒。”

奏章呈上,没有下文。

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吕强,忠心耿耿,清廉自爱。皇帝刘宏依照成例,封他都乡侯(大概凡寝殿侍奉宦官【中常侍】都封侯爵)。吕强拒不接受,因而上书,说:

“我听说过,高祖(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)有严格要求,不是功臣,不可封侯。为的是尊重国家的爵位,显明国家的荣耀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曹节等,身为宦官,品格卑劣,出身微贱,用谗言和谄媚,取悦领袖,用奸佞邪恶,邀取恩宠,有当赵高的可能,却还没有受到五马分尸的刑罚。陛下一直不能觉醒,竟赐给他采邑,建立侯国。邪恶小人遂开始掌权,家人们一同晋升,一个个身怀紫色穗带的金印(侯爵),结合党羽,建立摇尾系统。于是,阴阳颠倒,农田荒芜,人事上得不到祥和,

都由此而起。

“我当然知道,封爵已成事实,说也没有用处。但我仍然冒着死罪,陈述一片愚忠,盼望陛下改正过失,修正错误,到此为止,不再继续。我听说,后宫采女(小老婆群第四级),有数千人,衣食费用,每天都要数百两黄金。近来,粮食价格下降,农民面呈恐惧颜色(谷贱伤农)。按照情理,粮食价格应高,而竟如此之低,只因县政府不断征购,故意压低粮价。农民天冷时不敢买衣服,饥饿时不敢吃饱,疾病死亡,谁又怜恤?宫女们一无用处,却填满后宫,即令全国都尽力耕田种桑,都无法供养。

“去年(一七八),命参议官(议郎)蔡邕,到金商门回答陛下询问,蔡邕不敢隐瞒真情,直言对答,攻击到尊贵的大臣,指责到当权的宦官。陛下不能为他保守秘密,以致泄漏在外,鲨鱼群一霎时直着脖子,舐着嘴唇,伸出舌头,争相下口吞噬。用匿名信手段,诬陷指控,连陛下都受到诽谤。结果蔡邕被判重刑,家族放逐,老幼流离失所,岂不辜负忠良?

“而今,文武官员都以蔡邕为戒,对上,恐惧不可预测的灾祸;对下,恐惧刺客杀手(指阳球派人追杀蔡邕),我知道政府已再听不到实话!已去世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段颍,英勇盖世,尤其熟悉边疆事务。孩童时投身军旅,头发全白时完成大功(指平定西羌),历事两位君王(十一任帝刘志、十二任帝刘宏),功劳以他最大。陛下既把他擢升,位列三公,而竟被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阳球陷害。身既死亡,家属远贬蛮荒。天下叹息,功臣失望。我建议:应该征召蔡邕回京(首都洛阳),更任官职。召回段颍家属,予以安顿。则忠贞路开,众怨消

失。”

刘宏知道吕强忠心,但不能采纳他的建议。

上禄(甘肃省西和县东南)县长和海(和,姓)上书刘宏,说:“依照古礼,祖父兄弟的后代(丧服“緦麻”),早已经不住在一起,各有各的家财,亲情已经淡薄,在丧服上可看出不过是疏远的家族。可是,剥夺奸党党人的政治权利,都扩张到‘五族’,包括祖父兄弟的后代在内,既不合古礼,也不合正常法规。”刘宏看到奏章后,觉得有理,下令恢复奸党党人祖父兄弟后代的政治权利。

最初,宰相(司徒)刘郃的老哥宫廷随从(侍中)刘儵,跟窦武共同策划诛杀宦官,事情失败,一同被杀。永乐宫供应官(永乐少府)陈球,向刘郃进言说:“你出身皇族,位到三公,天下人都向你瞻望,是国家安全的柱石,怎么可以随波逐流,跟世俗人士一样,唯唯诺诺,惟恐得罪别人?曹节等一群宦官,为所欲为,长久的围绕在皇上左右;你的老哥,也被曹节等谋害,应该早日谋取对策。我们共同推荐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阳球,再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就可以顺利的逮捕曹节等诛杀。然后圣明的君王亲自主持政府,天下太平,立可实现。”刘郃说:“宦官的耳目眼线,密布各处,恐怕我们还没有商议妥当,就先受到灾祸。”宫廷秘书(尚书)刘纳说:“身为国家的栋梁,国家危险而不扶持,要这种栋梁干什么?”刘郃承诺,进一步跟阳球密谋。

阳球的小老婆,是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程璜的女儿。女儿告诉老爹程璜,消息渐渐泄漏,曹节等得到风声,用厚重的礼物贿赂程璜,同时也向他威胁。程璜恐惧,遂把阳球的计

谋,全盘透露。

曹节等先下手为强,共同向皇帝刘宏报告,说:“刘郃,跟刘纳、陈球、阳球,来往频繁,互相结盟,将有不轨的行动。”刘宏勃然大怒。

冬季,十月十四日,逮捕刘郃、陈球、刘纳、阳球,就在监狱中处死。

一八一年,皇后宫总管(大长秋)华容侯曹节逝世;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,兼代皇后宫总管(大长秋)。

七、张让是爹·赵忠是娘

一八三年,黄巾民变爆发。

一八四年,刘宏召集御前会议,北地(陕西省耀县)郡长皇甫嵩,认为应解除对“奸党”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;应拿出皇帝私人存款(中藏钱),跟骏马管理处(驸马厩)皇帝私马,赏赐出征大军。皇甫嵩,是皇甫规老哥的儿子。

刘宏询问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吕强的意见,吕强说:“党禁太久,人民怨恨愤怒,如果不肯赦免,万一逼得他们跟张角结合,将使叛乱扩大,后悔便来不及。于今,惟有先诛杀几个陛下左右贪赃枉法最厉害的宦官,赦免所有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奸党党人,调查州长(刺史)、郡长(二千石)的能力,则民变自然平息。”刘宏心里害怕,完全接纳。

三月七日,下诏赦免天下所有奸党党人,召回放逐到边疆的党人的妻子儿女,只张角不包括赦令之内。然后,征调全国精锐部队,指派皇家警卫北翼指挥官(北中郎将)卢植,讨伐张角,皇家警卫左翼指挥官(左中郎将)皇甫嵩、皇家警卫右翼指

挥官(右中郎将)朱俊,讨伐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的黄巾变民集团(“北中郎将”等是讨伐黄巾变民临时性官衔。颍川郡距首都洛阳航空距离一百公里,情势危急)。

此时,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、张让、夏恽、郭胜、段圭、宋典等,都封侯爵,受到皇帝刘宏宠爱,尊贵无比。刘宏曾经宣称:“张让是俺爹,赵忠是俺娘!”在这种情势下,宦官权势,达到巅峰,毫无畏惧,纷纷兴建高楼大厦,豪华如同皇宫。有一次,刘宏想上永安宫的瞭望台(候台),宦官群自不允许刘宏上去,怕他上去后望见那些高楼大厦,遂命宦官元老(中大人)尚但警告说:“天子不应该登高,登高则人民星散。”刘宏深信不疑,从此不再上较高的亭台楼阁(神秘预言书《春秋潜潭巴》原文:“天子毋高台榭,高台榭则天下叛之。”应是阻吓君王不建高台,不是不准君王上高台。宦官引用时,意义全被扭曲)。

等到封谿、徐奉事件爆发,刘宏向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质问说:“你们常一口咬定奸党党人打算谋反,剥夺他们政治权利,甚至有人被杀。而今党人尽忠国家,你们却跟张角秘密勾结,应不应该处死?”大家下跪叩头,说:“这都是王甫、侯览奸恶之辈做的。”于是,各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纷纷收敛退避,每人都召回在州郡政府当官的子弟。

赵忠、夏恽对吕强报复,向刘宏打小报告,指控吕强:“曾经跟奸党在一起抨击政府,常常阅读《霍光传》(暗示有罢黜皇帝的企图,霍光罢黜西汉九任帝刘贺事,参考前七四年)。吕强那些担任官职的兄弟,全都贪赃枉法。”刘宏大为震怒,命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率领军队,征召吕强。吕强看到来势不善,忿忿说:“我死,大乱定起。大丈夫准备尽忠报国,岂能面对狱

吏?”遂自杀。赵忠、夏恽还不放松,再打小报告说:“吕强并不知道皇上要问他什么,一听说召见,就自己了断。这就是积极证据,证明他有罪在身。”刘宏下令逮捕吕强的亲属,没收全部财产。

宫廷随从(侍中)河内(河南省武陟县)人向栩,上书皇帝,抨击宦官。张让遂打小报告说,向栩跟张角是同路人,准备在宫中作为内应。刘宏下令逮捕向栩,就在禁宫侍从署所属北寺监狱诛杀。

宫廷禁卫官(郎中)中山(首府卢奴【河北省定州市】)人张钧,上书说:“张角所以兴兵作乱,人民所以乐意归附,祸根都在十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身上(当时寝殿侍奉宦官【中常侍】有张让、赵忠、夏恽、郭胜、孙璋、毕岚、栗嵩、段圭、高望、张恭、韩悝、宋典,共十二人。所以称“十常侍”,可能在行文上求其流畅。传统知识分子很容易犯这种毛病)。他们大量派出父兄子弟、亲戚朋友,去当州长(刺史)、郡长,搜括财富,欺压人民。人民负屈含冤,痛苦无处申诉,这才被逼上山陵草泽,聚集成为盗贼。现在,应该把十个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处死,把人头悬挂南郊,向全国人民道歉。派遣使节,通告天下,我保证,可以不必有任何军事行动,黄巾巨寇,自会消灭。”刘宏把奏章交给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传阅,张让等大为惊恐,全体脱下官帽,赤着双脚(罪犯装束),跪下叩头,哀求不要逮捕,恩准他们自动前往洛阳监狱投案,并献出家财,帮助军费。刘宏被他们的乞怜和悲惨感动,教他们戴上官帽,穿上鞋袜,继续任职。然后,忽然对张钧勃然大怒,说:“这家伙真是混蛋,难道十个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里,没有一个人好人?”宦官把刘宏大发脾气的事告诉监察

官(御史),监察官立即上奏章诬陷,指控张钧本人就是“太平教”门徒。于是,逮捕张钧,在狱中苦刑拷死。

朱俊攻击黄巾变民时,监察军政官(护军司马)北地(陕西省耀县)人傅燮上书说:

“我曾经听说,天下的灾祸,不来自外,而来自内。所以姚重华(虞舜)先诛杀四凶,然后任用十六位贤能人才辅佐(姚重华放逐共工、驩兜、三苗,诛杀蚩尤;称“四凶”。高阳部落有贤能人才八人:苍舒、隤凯、栲戣大临、厘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;称“八元”。高辛部落有贤能人才八人: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;称“八恺”。姚重华于排除政敌“四凶”后,把这十六人引入政府)。说明恶人不去,善人无法掌握权力。而今,张角在故赵王国(河北省)、故魏王国(河南省东部)地区,聚众起兵,黄巾军团,使六州陷于混乱(前云八州【参考去年】,今云六州,并无实质不同,可能二州已经平定),这都是灾难发于心脏,而大祸蔓延四海。

“我受到军事上的委任,奉命讨伐盗贼。从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开始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黄巾势力虽然强大,并不足以使陛下担心。我所恐惧的是,治理洪水如果不治理源头,结果是越治理泛滥得越严重。陛下慈爱宽大,对很多事情,不忍心斥责,所以阉割过的小人,窃弄国家大权,忠贞干部,不能进身。假定就在今天,张角被砍下人头,变民去掉黄巾,我的忧虑,反而更为沉重。为什么?为的是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,不可能同时在政府存在。犹如冷冰跟火炭,不可能同时装在一个容器之中。

“因为,邪恶之辈发现:正直人士将要成功之时,也就是自己地位岌岌可危之日,势必花言巧语,从中挑拨离间。曾参是

至孝的儿子,但不断的小报告,娘亲都起疑心(参考前三〇八年);大街上本来没有老虎,但三个人一口咬定有老虎,就会相信真有老虎(《韩非子》:庞共跟魏王国太子,被派到赵王国当人质。庞共向魏王说:“现在,一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,大王信不信?”魏王说:“不信。”庞共说:“两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,大王信不信?”魏王说:“不信。”庞共说:“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,大王信不信?”魏王说:“我恐怕要信了。”庞共说:“大街上明明没有老虎,三个人的话却使大街上有了老虎。赵王国首都邯郸【河北省邯郸市】跟大王的距离,远超过大街跟大王的距离,可是陷害我的超过三个人,请求大王明察”)。陛下如果不能分辨真假,忠臣义士,恐怕将受到杜邰的诬杀(白起死于杜邰事,参考前二五七年)。陛下应考虑姚重华对待‘四凶’的往事,迅速诛杀奸佞,则善人自进,凶恶自息。”

赵忠看到奏章,大为厌恶。傅燮讨伐黄巾变民有功,本应晋封侯爵;赵忠从中破坏,向皇帝刘宏不断谗言。刘宏想到傅燮的话,不听赵忠的小报告,不杀傅燮,但也不封傅燮。

一八五年,二月十日,首都洛阳南宫云台火灾。

二月十一日,乐成门(南宫中门)火灾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让、赵忠,说服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三十岁),将全国田赋,每亩增加十钱,用来修建宫殿,并铸铜佛像(最早,秦王朝一任帝嬴政,搜括全国武器,熔铸成十二个金人【铜人】,各重一千石,音 dàn【但】。后来,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,曾从匈奴汗国休屠王那里,得到“祭天金人”,事实上是铜铸的佛像。刘宏因为修建玉堂殿,命宫廷事务管理官【掖庭令】毕岚熔铸四大铜人【佛像】,分别竖在苍龙、玄武门外)。乐安(山东省高青县东南)郡长(此时应是国)陆康上书劝阻,说:

“从前,鲁国二十二任国君(宣公)姬倭,向农民的私田征

税,蝗虫灾害遂告发生(纪元前六世纪时,鲁国仍行井田制度,农民对公田不肯尽力耕耘。前五九四年,姬倭调查农民私田,哪一家的庄稼长得最好,就征收赋税。当年【前五九四】,蝗虫的幼虫【还没有长出翅膀】遂大量孵出。《春秋公羊传》指称:这是姬倭随意变更传统制度的缘故)。鲁国二十八任国君(哀公)姬蒋,打算增加捐税,孔丘认为是一种过失(鲁国国务官【大夫】季孙,曾就此事派冉有询问孔丘的意见,孔丘对冉有说:“季孙如果询问意见,姬旦【鲁国的始祖】的法规俱在;如果已经决定实行,岂不是多此一问”)。怎么可以勒索抢夺人民的财产,而去铸造毫无用处的佛像!又怎么可以抛弃圣人的经典,而效法亡国的措施(指嬴政铸金人而覆灭)!”

宦官群不允许有人破坏,于是指控陆康:“竟然援用亡国的例证,冒犯亵渎圣明的君王,犯大不敬之罪(惟一死刑)。”用囚车把陆康押回首都洛阳,囚禁司法部(廷尉)监狱。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刘岱,上书为他答辩解释,才得以不死,放逐回乡。陆康,是陆续的孙儿(陆续,参考七一年)。

各州各郡,代替皇家采购木材、山石,然而运到京师(首都洛阳)缴纳时,禁宫侍从宦官长(黄门常侍),却百般挑剔,对认为不合规格的,一律拒绝验收。强迫州郡官员减低采购价格,然后照减低的价格发给。减低后的价格,往往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。这样,木材当然不够指定的数量,宦官就把已验收入库的木材,拿出来再卖给州郡官员;州郡官员再度缴纳,宦官仍然百般挑剔。到了最后,运到的木材,遂全都腐烂。宫殿既然成了摇钱树,就一连数年,都造不成。而州长(刺史)、郡长,更乘机向人民勒索,增加采购数量,全国人民,一片呻吟哀号。

刘宏又命“西园官邸”骑兵卫士,分别前往各州各郡督促

采购工作,更给州郡带来恐怖震撼,最后,多数接受贿赂。州长(刺史)、郡长,以及“茂才”“孝廉”的升迁或调动,全部规定缴纳“助军”和“修宫”费用。财富雄厚的郡,缴纳费用多达二三千万,其余的郡,随着等级,成正比例降低。凡是新官上任,一律先到“西园官邸”磋商价钱,价钱讲妥,才能到差。清廉之士,要求辞职,则一律强迫上任。当时,河南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人司马直,刚就任巨鹿(河北省宁晋县西南)郡长,一向以清廉闻名于世,宦官特别优待,只向他索取三百万钱。司马直接到诏书后,怅然说:“当人民的父母官,反而谋害人民,去迎合时代,我不忍心。”宣称有病辞职,被上级驳回。司马直只好启程,走到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,上书指控政府的过失,服毒自杀。

奏章呈上后,刘宏暂时停止征收“修宫捐”。

夏季,六月,用讨伐黄巾首领张角有功的名义,封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让等十二人侯爵。

秋季,七月,左翼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伐黄巾首领张角时,经过邳县(魏郡政府所在县·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邳镇),看到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的家宅,超越法令规定,即提出弹劾,刘宏下诏没收。而另一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让,向皇甫嵩要求贿赂五千万,皇甫嵩拒绝。于是,二人打小报告,认为皇甫嵩连战连败,并没有立功,反而浪费公款,刘宏下令把皇甫嵩从前线召回首都洛阳,收缴左翼车骑将军印信(免职),削减采邑六千户人家(皇甫嵩封槐里侯)。

冬季,十月,议论官(谏议大夫)刘陶上书说:“天下先有张角之乱,后有边章之乱。而今,西羌叛军,已经攻入河东(山西

省黄河以东),如果不能遏止,势将冒犯首都洛阳。人民有一百个撤退逃生之心,没有一个战斗拼命之志。当大敌再往前逼时,张温大军孤悬,定将陷于险境,一旦疆场失利,大局就不可收拾。我深刻知道,建议的次数太多,早被厌恶,但仍不能克制自己,只因为国家平安,臣属受到好处;国家危险,臣属会先行毁灭;现在再陈述当前救亡图存的紧急要事八项。”八项的主旨,指出天下所以大乱,都由宦官而起。

宦官群立即反击,向皇帝刘宏共进谗言说:“前些时,张角事件爆发,陛下恩威并用,叛乱分子,各自悔改。现在天下太平,四方安静。刘陶不愿看到政治圣明、万民归心,专门揭发黑暗的一面。假如有这些黑暗面的话,州政府和郡政府并没有呈报上来,试问,刘陶怎么会知道?我们怀疑刘陶跟盗匪秘密勾结,才会有这些小道消息。”刘宏下令逮捕刘陶,羁押禁宫侍从宦官署监狱(黄门北寺狱),日夜苦刑拷打,命他供出同党。刘陶受刑不过,对代表皇帝主持审问的使节说:“我恨我不能跟伊尹(商王朝宰相)、姜子牙(周王朝宰相)站在一起,最后却跟‘三仁’同一命运(三仁:商王朝末任帝【纣帝】子受辛时三位忠良:子启【微子】、子胥余【箕子】、子干【比干】)。《论语》孔丘说:“商王朝有三仁,子启逃亡,子胥余当奴隶,子干因规劝而被杀”)。在上位的皇上诛杀忠良,在下位的人民憔悴不堪,也不可能支持多久,行将后悔莫及!”闭气而死(自动闭气,很难达到死亡目的,因人类有天赋的求生欲望。袁宏《后汉纪》说刘陶不食而死,较为合理)。

前宰相(司徒)陈耽,为人忠直公正,也在宦官的黑名单之中,同被诬陷,在狱中处决。

刘宏在西园(御花园)兴建万金堂,把国库里的金银、绸缎,

都搬到万金堂中。觉得不够万全,又把私房钱寄存到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,或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家里,各有数十万。仍觉得不够万全,又在河间(首府乐成【河北省献县】)购买田地,兴建家宅。

一八六年,春季,二月,刘宏擢升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,当车骑将军,负责调查审理讨伐黄巾变民的功劳。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甄举,告诉赵忠说:“傅燮从前在东方军事行动中,建立大功,却不能封爵(参考一八四年),天下失望。现在,将军身负这项重责大任,应该引进贤能,平反冤屈,满足人心。”赵忠采纳他的建议,派老弟京师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赵延,向傅燮表示和解,赵延说:“你如果肯稍微接受我老哥的友谊,万户侯爵,立即到手。”傅燮严肃回答说:“有功不封,这是命运不佳,我可不是马屁精!”

赵忠对傅燮越发怨恨,但顾忌傅燮的刚正声誉,不敢马上下手谋害,只把傅燮赶出首都洛阳,任命他当汉阳郡(甘肃省甘谷县)郡长。

一八八年,夏季,五月,故皇家师傅(太傅)陈蕃的儿子陈逸,在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州长(刺史)王芬客厅中,跟法术师襄楷见面。襄楷说:“天象变异,显示对宦官大大不利,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、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都要全部屠灭。”陈逸喜不自胜。王芬说:“如果这是真的,我愿打一个头阵。”遂跟各地英雄豪杰,辗转结纳。上书中央,声称黑山(河南省鹤壁市)变民(指褚飞燕等。参考一八五年二月)劫掠郡县——准备用这个作为藉口,征发部队,掌握兵权。

这时候,刘宏正打算返回河间国(首府乐成【河北省献县】)故

宅(刘宏原封解渚亭侯【河北省安国市东】，三世祖刘开封河间王)，王芬等阴谋用武力把刘宏劫持，诛杀禁宫侍从宦官(黄门)，跟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后，罢黜刘宏，拥立合肥侯刘某继位。王芬把这项阴谋告诉参议官(议郎)曹操，征求意见。曹操反对，说：“更换君王，是天下最大的灾难。古人权衡成败、估计轻重而去做的，有伊尹、霍光。伊尹、霍光，满腔忠诚，身为宰相，手握大权，又出于人民一致愿望，才能顺利达到目的。而今，各位只看到他们当初轻而易举的一面，却忘了我们当今重重困难的一面，竟想用非常的举动，希望一击而中，岂不危险！”

王芬又邀请平原(首府平原【山东省平原县】)人华歆、陶丘洪(陶丘，复姓)共同策划。陶丘洪接到邀请，马上就要动身，华歆说：“要换君王这种大事，伊尹、霍光都没有把握。王芬性情疏阔而又不够果断，一定失败。”陶丘洪听从。

这时候，北方夜半，有一条赤气从东到西，横贯天际。天文台长(太史)上书说：“北方隐藏阴谋，陛下不可以前往。”刘宏遂打消一游故居的念头，命王芬把征集的武装部队，全体复员。

不久，征召王芬前往首都洛阳。王芬恐惧，抛弃印信逃亡，逃到平原(首府平原【山东省平原县】)，自杀。

秋季，八月，设立“西园官邸”八指挥官(校尉)，任命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蹇硕当上军指挥官，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袁绍当中军指挥官，骑兵指挥官(屯骑校尉)鲍鸿当下军指挥官，参议官(议郎)曹操当典军指挥官，赵融当助军左翼指挥官，冯芳当助军右翼指挥官，议论官(谏议大夫)夏牟当左军指挥官，淳于琼当右军指挥官；全受上军指挥官蹇硕统

御。

刘宏自从黄巾变民起事,开始留意军事。蹇硕体格健壮,深通兵法武略,刘宏信任他,即令是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,也归上军指挥官管辖。

冬季,十月,法术师认为京师(首都洛阳)将受到大军攻击,南北两宫将发生流血事件。刘宏决定用法术化解,于是下诏征调四方各州郡军队,在平乐观(洛阳上西门外)举行盛大的阅兵大典。先行兴筑阅兵台,台上建十二层阁楼,高达十丈。大阅兵台东北,再筑小阅兵台,小阅兵台上建九层阁楼,高达九丈。集结步骑兵数万人,扎营布阵。

刘宏亲自主持阅兵,站在大阁楼下,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何进,站在小阁楼下。刘宏全身披挂,戴盔穿甲,跨上有护裙的战马,自称“无上将军”,检阅阵营,周行三遍,然后把指挥刀交给何进。

刘宏问讨虏指挥官(讨虏校尉)盖勋,说:“我检阅大军,耀武扬威,你有什么感想?”盖勋说:“我听说,古代圣明的君王,只展示恩德,不炫耀武力。而今,盗匪远在边疆,却在京师(首都洛阳)阅兵,并不能显示决心,反而显示好战!”刘宏说:“你说的对,可惜我们相见太晚,别的人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。”

盖勋对中军指挥官(中军校尉)袁绍说:“皇上很是聪明,只不过被左右蒙住了眼睛。”二人遂密谋诛杀宦官。上军指挥官蹇硕看出有点不对劲,内心恐惧,把盖勋外放,担任西都长安市长(京兆尹)。

八、董卓暴起

一八九年,夏季,四月,上军指挥官蹇硕,讨厌最高统帅(大将军)何进,遂跟各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联合,用调虎离山手段,要求派遣何进西征讨伐韩遂(时在金城郡【甘肃省兰州市东】),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三十四岁)同意。何进知道他们的阴谋,请求派中军指挥官袁绍,前往徐州(江苏省北部)、兖州(山东省西部)征集军队,等回来后再行出发;目的是拖延时间,刘宏也同意。

最初,刘宏不断丧失皇子。后来,何皇后生皇子刘辩,不敢留在皇宫,而送到法术师史子眇家抚养,号称史侯。后来,王美人生皇子刘协,作祖母的董太后,亲自抚养,号称董侯。

文武官员请求早日确定太子属谁?刘宏认为刘辩行为轻佻,不够严肃,打算立刘协当太子,但一直犹豫,没有决定。不久,刘宏病重,就把刘协托付给蹇硕。

夏季,四月,刘宏在南宫嘉德殿逝世(三十四岁)。当时,蹇硕正在后宫,打算先诛杀何进,再拥立刘协登极,遂派人去请何进入宫商讨机要。何进起身前往,蹇硕的军政官(司马)潘隐,跟何进是至好朋友,到宫外迎接,向何进用眼神示意。何进大吃一惊,拨马而回,直奔他所控制的营区,率军在“百郡官邸”布防(各郡和各封国,都在首都洛阳设立宾馆,供给本郡或本国出使京师的官员们住宿或办公。“百郡官邸”者,是各郡各封国宾馆集中的处所),声称有病,拒绝进宫。皇子刘辩登极(十三任少帝),年十四岁,尊娘亲何皇后为皇太后。何太后遂临朝,主持政府,赦天下,改年号(第一次改)光熹(之前是中平六年,之后是光熹元

年)。封皇弟刘协当勃海王(首府南皮【河北省南皮县】),刘协年才九岁。擢升后将军袁隗当皇家师傅(太傅),跟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何进,共同主管宫廷机要(参录尚书事)。

何进既掌握政府大权,痛恨蹇硕的阴谋,秘密准备报复。袁绍透过何进亲信门客张津,劝何进不如乘此机会,把宦官一网打尽。何进因袁家累世都居高贵官位(袁安当过宰相,袁安的儿子袁敞当过最高监察长,袁安的孙儿袁汤当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,袁汤的儿子袁逢当过最高监察长,袁汤的幼子袁隗当过宰相;袁姓家族声势烜赫,百年之久),而袁绍跟堂弟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袁术,受到天下英雄豪杰们的一致归心;何进遂接受袁绍的建议。于是,再征聘有智慧、有谋略的奇才异士:何颙、荀攸,及河南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人郑泰等二十余人。任命何颙当野战军参谋长(北军中候),荀攸当禁宫侍从官(黄门侍郎),郑泰当宫廷秘书(尚书),推心置腹。荀攸,是荀爽的族孙。

蹇硕也想到何进不肯罢休,大为恐惧,写信给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、宋典等说:“最高统帅(大将军何进)兄弟控制政府,独断独行,而今更跟‘奸党’通谋,要诛杀先帝(十二任帝刘宏)左右亲信,消灭宦官。只因我身兼西园官邸警卫军统帅,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应该关闭宫门(防何进率军突击),下诏逮捕何进,立即诛杀。”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郭胜,跟何进同是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人,何太后当初被选入皇宫,以及后来兄妹二人节节高升,郭胜都尽了很大力量,自然站在何家这一边。郭胜跟赵忠商议的结果,决定拒绝蹇硕的提议,并且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过目。何进命宦官总监(黄门令),逮捕蹇硕,处死。把蹇硕统率的武装部队,全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。

一世纪及二世纪 袁家班世系表

袁安★	袁赏	袁京 蜀郡太守	袁彭	袁贺 彭城相	袁闾	袁忠	袁弘	袁秘
	袁敞★	袁汤★ 安国康侯	袁平	袁成 中郎将	袁	袁绍① 平侯	袁基 安国侯、太仆	袁谭②
★曾任宰相级高官	袁盱	袁隗★	袁逢★ 安国宣文侯	袁术	袁曜	袁尚	袁熙	袁秘

★曾任宰相级高官

①袁逢之庶子，过继伯父袁成。

②袁绍之长子，过继伯父（名不详）。

骠骑将军董重,跟何进发生权力冲突,宦官依靠董重,加强声势;董太皇太后(皇帝刘辩的祖母)每次插手政治,身为媳妇的何太后都从中阻止。董太皇太后气得发疯,口不择言,怒骂说:“你今天气焰冲天,不过靠你哥哥(何进);我教骠骑将军(董重)砍下何进人头,可是举手之劳!”何太后听到耳朵里,告诉何进。

五月,何进跟三公(宰相、最高监察长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)联名弹劾:“董太皇太后派前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夏恽等,跟州郡政府勾结,图财谋利,全部堆积永乐宫。而且,依照传统,封国的王后,不可以逗留京师(首都洛阳。参考三年),请遣送回她的封国。”何太后批准。

何进发兵包围骠骑将军府,逮捕董重,免职。董重自杀。

六月,董太皇太后忧虑恐怖,突然毙命(《九州春秋》说她自杀)。

从此,何家失掉民心。

六月十七日,把刘宏(十二任帝灵帝)安葬文陵(洛阳城西北)。何进担心发生蹇硕之类的狙击,不入宫陪丧,也不亲送棺柩到墓地。

中军指挥官袁绍,再度向何进建议说:“从前,窦武要诛杀宦官,反被宦官谋害,主要原因是机密泄漏。而野战军(北军)五个兵团(五营),一向畏惧宦官,窦武却依靠他们,所以自取灭亡(参考一六八年)。而今,将军兄弟(何进及何苗)同时统御禁卫军劲旅,部属将帅,又都是英雄俊杰之士,乐意向将军效忠。事情全在掌握之中,正是天赐良机。将军正应该为天下铲除大害,垂名后世,不应错过。”

何进游说何太后,请求把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全部免职,而用宫廷警卫官(三署郎)递补他们的空缺。何太后不答应,说:“从古到今,宦官一直担任皇宫的主要角色,汉王朝(两汉王朝)成例如此,不可废除。而且先帝(刘宏)刚刚抛弃天下,我怎么能公开的跟男性官员们面对?”何进拗不过妹妹,只好退而求其次,打算先诛杀几个特别跋扈放纵的宦官。袁绍认为,宦官跟皇太后和皇帝,至为亲近,传达奏章,转述诏令,是上下交流的惟一管道,如果不彻底废除,后患一定无穷。可是何太后的娘亲舞阳君,跟何太后的老弟何苗,接受宦官群的巴结奉承和贿赂,知道何进的阴谋,屡次向何太后进言阻止,强调说:“最高统帅(何进)专权,屠杀左右近臣,削弱国家权力。”何太后也不支持老哥。何进骤然擢升到国家最高尊位,心理上还不能适应,而且对宦官一向尊敬畏惧,一时无法祛除自卑。虽然羡慕美好声誉,却不能当机立断。所以事情久悬,不能决定。

何进既没有胆量单独发动,袁绍又贡献计策,建议何进征召四方著名的军事将领,及英雄豪杰,使他们率军向京师(首都洛阳)挺进,用来威胁何太后,何进同意。最高统帅部秘书官(主簿)广陵(江苏省扬州市)人陈琳反对,警告说:“民间有句俗话:‘掩住眼睛捉麻雀。’对微小的事物,尚且不可以用诈欺手段,何况国家大事,怎么可以用诈欺手段达成?将军身集皇家威望,手握重兵,龙行虎步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付宦官,犹如用烈火去烧毛发;只要立即发动,用雷霆万钧之势,当机立断,苍天在上,人民在下,无不归心。现在,反而抛弃手中的利器,去外面寻觅助手。一旦各路兵马集结,强大的就是首领,

你怎么能够控制？这正像倒拿刀枪，却把刀柄枪杆交给别人，绝不会成功，只会大乱！”何进不相信。典军指挥官（典军校尉）曹操听到消息，失笑说：“宦官这种东西，古今都有，问题只在于君王不可太宠信他们，更不可赋给他们大权。既然惩治罪犯，也只能诛杀元凶，交给一个军法官就够了，何至劳师动众，纷纷征召地方部队，威胁中央，去作灭种性的屠杀？消息一定走漏，我会亲眼看到他的失败！”

最初，刘宏征召前将军董卓担任宫廷供应部长（少府），董卓上书说：“我属下部队中，有来自湟中（青海省东北部）的志愿军，和羌人、胡人（匈奴），纷纷向我表示：‘政府不发给粮食，也不发给薪俸赏赐，妻子儿女，饥寒交迫！’拖住我的车辆，使我无法成行。羌人胡人，心肠险恶，态度像一群狗，我无法使他们接受命令，只好暂时停留，加以安抚。以后情势如何，当随时奏报。”中央政府束手无策。

后来刘宏病重，下诏擢升董卓当冀州（河北省中部南部）全权州长（牧），命他把所属部队交给左将军皇甫嵩。董卓当然不肯放弃军权，再上书说：“我承受天恩，从事军旅，十年之久，将士官兵，尊卑上下，互相亲密，情同家人。他们眷恋我豢养他们的恩德，愿为我沙场捐躯。请准许我把他们带到冀州（河北省中部南部），在边疆效命。”

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向皇甫嵩建议说：“全国军权，握在你跟董卓之手。而今，怨仇已结，势不能并存。董卓接到交出军权的命令，却上书推托，这是一种反叛。他认为京师（首都洛阳）政治混乱，已不堪收拾，所以拖延时间，观察变化，这是一种奸诈。两种行为，都是不赦的大罪。董卓凶暴残忍，六亲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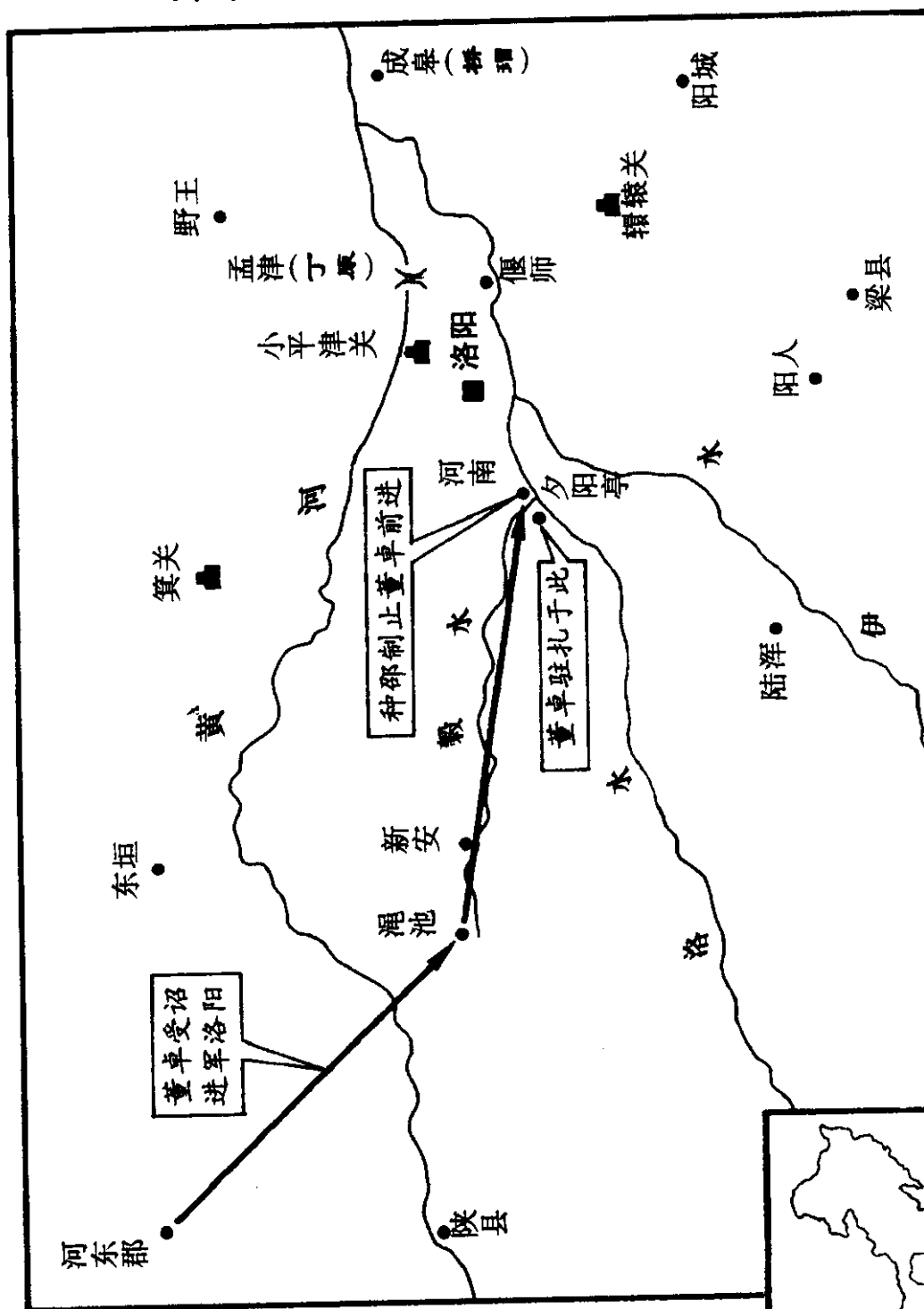
认,将士内心不服。你身为元帅,倚仗国家威信,发兵讨伐,对上展示忠义,对下铲除民间一害,无往不利!”皇甫嵩说:“抗命虽然有罪,擅杀也有责任(董卓不交出军权、不即时赴京,固是抗命,但擅杀高级将领也有危险)。不如公开奏报,请中央裁夺。”于是上书呈明。刘宏下诏责备董卓,董卓仍然不肯接受,反而把大军推进到河东(山西省夏县),密切注视首都洛阳政情变化。

而就在这个时候,最高统帅(大将军)何进,命董卓进逼京师(首都洛阳)。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郑泰劝阻何进,说:“董卓一向寡情,贪得无厌,如果依靠他支持政府,他一定为所欲为,威胁政府的安全。你居于皇亲国戚的重要地位,掌握主宰国家命运的大权。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,独断独行,诛杀有罪,实在不应该把董卓当作外援。而且,阴谋拖得越久,越容易发生变化。往事不远(指窦武事,参考一六八年),动作要快。”宫廷秘书(尚书)卢植,也警告何进,不可以征召董卓,何进全不接受。郑泰遂辞职而去,告诉荀攸说:“何进这种人,不容易扶得起来。”

最高统帅部秘书王匡、骑兵总监(骑都尉)鲍信,都是泰山郡(山东省泰安市东)人,何进命他们回乡募兵。又命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郡长桥瑁,进驻成皋(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)。又命武猛司令(武猛都尉)丁原,率军数千人,向河内(河南省武陟县)挺进,焚烧黄河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)渡口,火光冲天,直照洛阳城中。这些人的军事行动,都用“诛杀宦官”作为号召。

董卓接到何进的征召,大军立即出动,上书说:“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让等,蒙受宠爱,扰乱天下。我曾经听说,扬汤止沸,不如去火抽薪。割疮虽然疼痛,胜过内侵肺腑。从前,

二世纪：一八九年七月 董卓奉诏进军京师



赵鞅率领晋阳(山西省太原市)的武装部队,驱逐君王身旁的恶棍(春秋时代的晋国,自公元前七世纪七〇年代起,一直由六大家族共同执政。到了纪元前五世纪〇〇年代,才互相残杀)。而今,我率领劲旅,钟鼓齐鸣,直指洛阳,请求逮捕张让等,扫除政府中的奸邪垃圾。”但何太后仍然拒绝。老弟何苗对老哥何进说:“我们出身贫贱,从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到京师(首都洛阳)时,投靠宦官,由于他们推荐提携,才有今天富贵。国家大事,谈何容易。水一旦泼到地上,永不能收回,请三思而行,应该跟宦官和睦。”

董卓部队挺进到渑池(河南省渑池县西,东距洛阳航空距离九十多公里),何进疑惧不安,更无法决断,于是派议论官(谏议大夫)种邵,拿着皇帝诏书,命董卓撤退。董卓不接受诏书,军锋遂抵达河南(河南省洛阳市),种邵就在郊外迎接慰劳,再命他撤退。董卓疑心首都已经发生变化,命他的部下发动胁持,把刀锋架到种邵咽喉上。种邵大怒,用皇帝的名义,斥责他们犯上作乱,军官不敢有进一步行动,一哄而散。种邵直接斥责董卓,董卓自知理屈,只好撤退到夕阳亭(宰相杨震死处,参考一二四年)。种邵,是种暠的孙儿。

袁绍恐怕何进改变主意,威胁他说:“斗争已经开始,迹象已经显露,将军还等待什么,不早作决断?事情酝酿太久而不发动,定会产生变化,恐怕窦武全家覆灭的惨剧,再次出现。”何进于是任命袁绍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“持节”,有权专断独行(西汉王朝京畿总卫戍司令,从来“持节”,前一世纪五〇年代,西汉十一任帝刘爽时,诸葛丰当京畿总卫戍司令,才收回符节,二百年来,未曾恢复,而今忽然恢复,表示将有重大逮捕和诛杀)。又任

命参谋主任(从事中郎)王允当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。

袁绍命洛阳县政府侦缉队(方略武吏)伺察宦官行踪,一面暗中联络董卓,请董卓再发奏章,在奏章上扬言即将进逼平乐观(洛阳城西之外),董卓乐意发出这种奏章。何太后发现大祸临头,只好把所有的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、禁宫贴身侍从宦官(小黄门),全体罢黜,使他们返回各人的乡里或家宅,只留下一批何进的亲信。这些被赶出皇宫的当权宦官,都去晋见何进,请求宽恕,一切听候何进差遣。何进说:“人心沸腾,如同翻江倒海,各位正是祸首。而今,董卓大军即将到达,你们为什么不回你们的封国!”袁绍建议何进乘此机会,一网打尽,再三说明理由,何进不许。可是,袁绍仍不罢休,用公文通知各州郡政府,声称奉何进指示,要他们逮捕那些宦官们的家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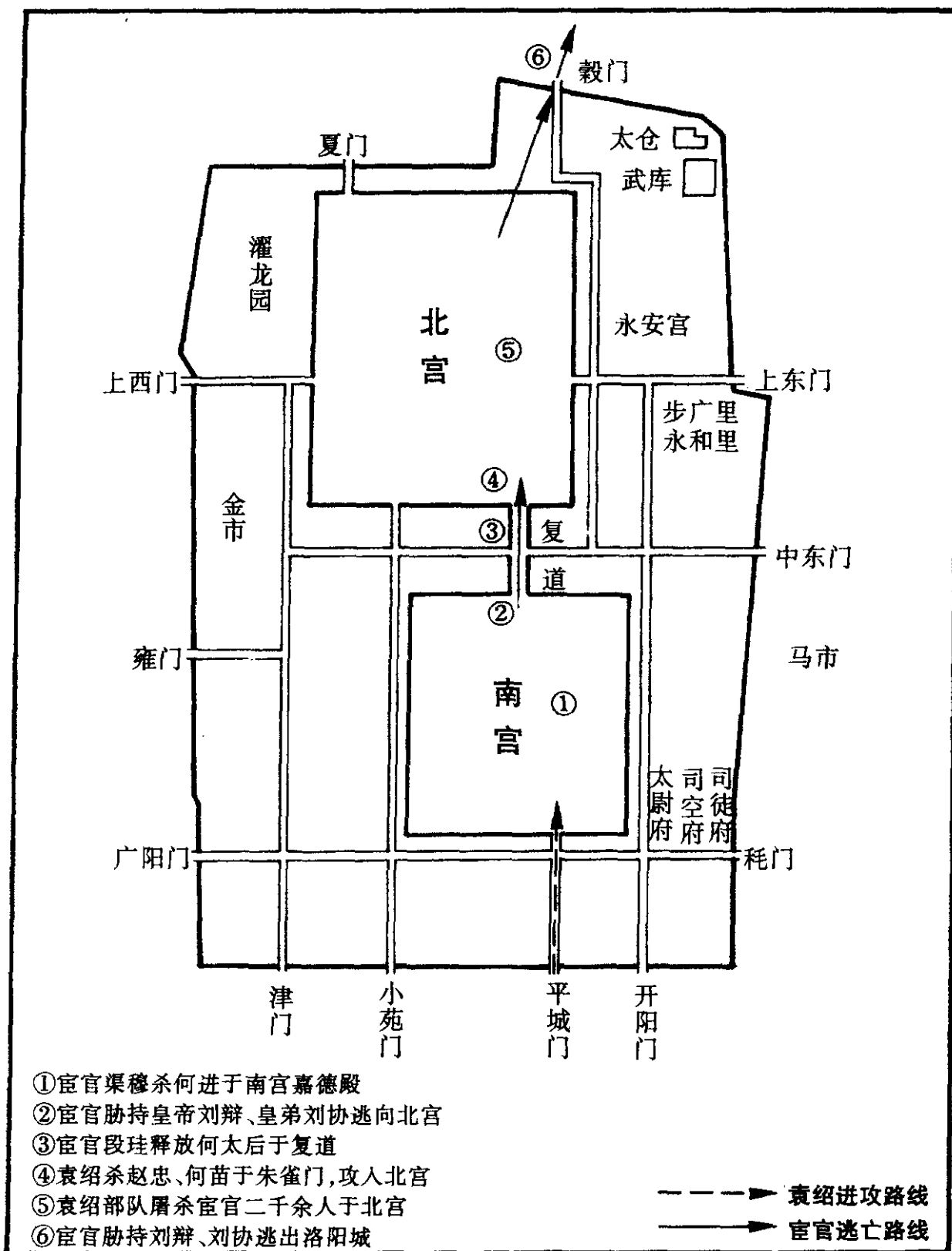
何进的阴谋逐渐泄漏,宦官们恐惧。张让的媳妇,是何太后的妹妹,张让向媳妇下跪叩头,说:“我这个老汉,得罪天下,理应合家全回乡里。可是,一想到我们受到皇家几代的恩典,忽然远离宫殿,感到无限依恋。只盼望允许我们再进宫一次,能够再伺候皇太后跟陛下一天,然后就是死到水沟山涧,也没有遗恨。”这位儿媳向娘亲舞阳君说情,娘亲入宫再向大女儿何太后说情。何太后不忍拒绝,下诏命他们再进宫服侍。

八月二十五日,何进前往长乐宫,晋见妹妹太后,请求诛杀全体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。张让、段圭商议说:“最高统帅(大将军何进)说他有病,既不参加先帝(刘宏)的葬礼,又不送葬到墓地。而今忽然身手矫健,仓卒进宫,有什么意图?窦家班的往事,难道重演?”于是,派人偷听兄妹间的对话,获得全部真情,才知道生命危在旦夕,祸首原是何进,决定反击自救。

于是率领党羽数十人,手执武器,从侧门进入,在殿门埋伏。等到何进出来,张让告诉何进,皇太后有事再度召见,何进毫不防备的再度入宫。张让等因而诘问何进:“天下大乱,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们宦官。先帝(刘宏)曾经跟皇太后有过不愉快,皇太后几乎被罢黜囚禁(参考一八一年),是我们哭泣流泪,向先帝(刘宏)求情,各人献出家财千万,作为献礼,才使皇上的怒气和缓。为的什么?为的是托付身家性命。而今竟想屠灭我们,岂不太过毒辣!”

皇家御库房总监(尚方监)渠穆(渠,姓),拔剑而上,就在嘉德殿(在南宫内),击斩何进。张让、段圭等写下诏书,任命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樊陵,当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宫廷供应部长(少府)许相,当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。宫廷秘书(尚书)看到诏书草稿,感到怀疑,说:“请最高统帅(大将军何进)出来,共同商议。”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把何进的人头扔过去,叫说:“何进谋反,已经诛杀!”

何进部下军官吴匡、张璋,在皇宫门外,听说何进丧生,就打算率军入宫,而宫门已经关闭。虎贲警卫指挥官(虎贲中郎将)袁术,跟吴匡等,联合向皇宫进攻,刀砍宫门,禁宫中级侍从宦官(中黄门)等各执武器,在内严密防守。不久,天色黄昏,袁术下令纵火,焚烧南宫青琐门,打算逼出张让等。张让等往后宫禀报何太后,说:“最高统帅(大将军何进)谋反,火烧宫殿,进攻宫廷秘书署。”裹胁何太后、皇帝刘辩、皇弟陈留王刘协,以及宫廷其他官属,从双层大道,投奔北宫。宫廷秘书(尚书)卢植,手拿长矛,在双层大道亭阁窗下,仰头斥责段圭,段圭惊恐,释放何太后,何太后从上面向亭阁跳下,得免一难。



二世纪·一八九九年八月 袁绍屠杀宦官

袁绍跟叔父袁隗,假传圣旨,召见樊陵、许相,立即处决。袁绍跟何苗率军包围朱雀门(南门),生擒赵忠,当场格杀。吴匡等一向怨恨何苗不跟老哥何进合作,又疑心何苗可能跟宦官同谋,于是扇动部属说:“杀最高统帅(大将军何进)的,就是何苗,你们能不能报仇?”大家流泪说:“愿出死力。”吴匡遂跟董卓的老弟、御车总监(奉车都尉)董旻,击斩何苗,把尸首抛到草地。袁绍既攻入北宫,下令紧闭宫门,对宦官作地毯式搜捕屠杀,不论老幼长少,共二千余人,无一人幸免。非宦官的官属(如宫廷秘书署职员),有的因没有胡子,也都死在刀下。袁绍更命将士爬上端门(北宫正南门),攻入寝殿。

八月二十七日,张让、段圭等困守寝殿,困窘无策。于是裹胁皇帝刘辩,跟皇弟陈留王刘协,约数十人,步行逃出谷门(洛阳北面东门),向北方亡命。深夜,逃到小平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,皇帝所用的六颗印信,全没有携带,三公、部长级高级官员,没有一个人跟随,只有宫廷秘书(尚书)卢植、首都洛阳市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市政府中区秘书(中部掾)闵贡,连夜赶到黄河堤岸。闵贡厉声喝责张让等,说:“你还不快点了断,我只有杀你!”手斩数人。张让等恐惧,拱手作揖(揖,音 yī【衣】。是中国传统的礼节之一,双手交叉或相握,向对方作弧形上下移动,表示敬意),然后向刘辩下跪叩头说:“我们死了,陛下保重。”遂投黄河溺毙。

闵贡扶着皇帝刘辩,跟皇弟刘协,在深夜中,徒步向南摸索,天色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,而又不熟悉道路,只靠着萤火虫微弱的亮光,辨识脚下小径,希望回到洛阳皇宫。这样走了数华里,在路旁民家,得到一辆牛拉的板车(如何得到?是抢?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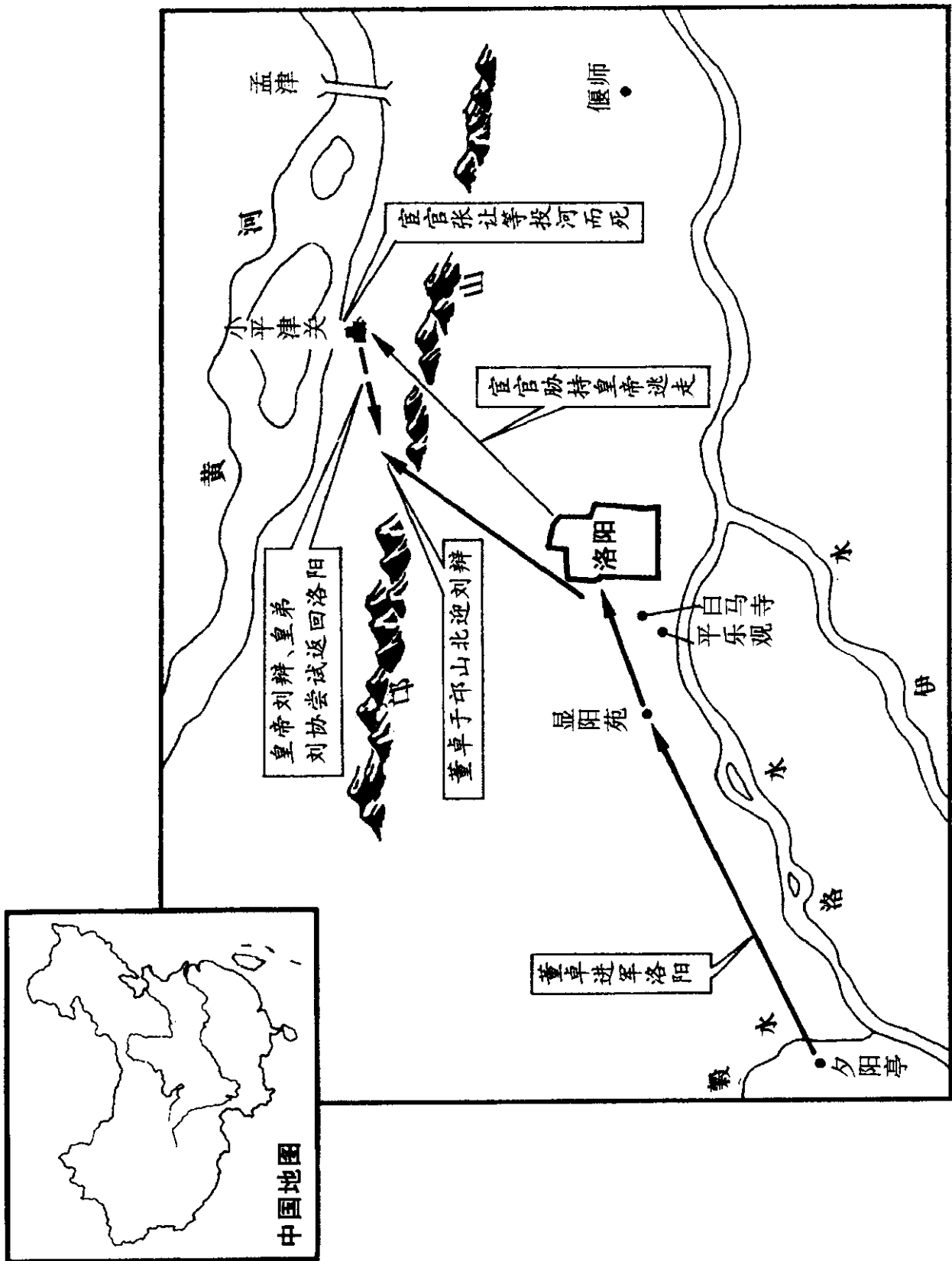
借？是偷？没有说明），一齐挤到板车上面，抵达洛舍（邙山北麓）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才找到两匹马，皇帝刘辩独骑一匹，闵贡跟皇弟刘协同乘一匹，从洛舍南下。这时，才有高级官员陆续前来护驾。

董卓大军挺进到显阳苑（洛阳西郊），遥遥望见洛阳大火冲天，知道变化发生，即强行军急进，黎明前，抵达洛阳城西。情报说，皇帝正在北郊，遂率精锐部队，跟闻讯而至的一些高级官员，往北郊迎接，就在北芒阪（邙山北）下，跟皇帝刘辩相遇。这位年方十四岁的小皇帝看到大军，吓得面无人色，流泪哭泣。为了减轻小皇帝的恐怖，三公级高级官员告诉董卓：“天子诏令，军队向后撤退！”董卓不耐烦说：“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，不能辅导皇家，以致使君王流亡在外，还有脸教军队撤退！”然后上前参见刘辩，刘辩在惊恐中，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。董卓再跟皇弟刘协谈话，询问事变经过，九岁的刘协一一回答，有条有理，毫无遗漏。董卓大为欢喜，认为皇弟比皇兄要强得多，而又是董太后亲自养大，董卓自以为跟董太后同族，遂兴起罢黜刘辩，拥立刘协的念头。

当天（八月二十八日），皇帝刘辩返回皇宫，赦天下，改年号（第二次）——改光熹元年为昭宁元年。皇帝的六颗印信，五颗仍在，最重要的“传国御玺”却告遗失。任命丁原当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（执金吾）。骑兵总监（骑都尉）鲍信，从泰山郡（山东省泰安市东）募兵，适时返抵洛阳，向袁绍建议说：“董卓手握强大部队，恐怕另有打算。今天不除掉他，必然被他控制。现在正应乘他们新到一个陌生环境，而又十分疲惫，如果袭击，可以生擒活捉！”袁绍恐惧董卓强悍，不敢发动。鲍信看到大难

二世纪·一八九年八月 董卓迎接皇帝刘辩返京



将起，遂率领他新募的部队，返回泰山。

董卓初到洛阳时，步骑兵不过三千人，自知兵力单薄，恐怕不能造成压力，使远近慑服。于是，每隔四五天，就命他的部队悄悄溜出洛阳，而于第二天早上，战鼓震天、旌旗招展，以堂堂之师，进入首都。人们都认为凉州军团继续抵达，没有人知道底蕴。不久，何进、何苗的部属，都归附董卓，董卓又挑拨离间，使武猛司令官（武猛都尉）丁原部下的军政官（司马）五原（内蒙古包头市）人吕布，刺杀丁原，吞并丁原的部队，董卓的实力遂大为膨胀。于是，暗示政府要员，藉口天气久旱，没有降雨，最高监察长（司空）刘弘免职，由董卓接任。

最初，参议官（议郎）蔡邕，被放逐朔方郡（内蒙古包头市。参考一七八年），后来逢到赦令，得以返回乡里。五原郡（包头市）郡长王智，是寝殿侍奉宦官（中常侍）王甫的老弟，弹劾蔡邕言论诽谤政府，蔡邕遂离家逃命，浪迹江湖，历时十二年。董卓听过他的盛名，特别征召，蔡邕声称有病，拒绝接受。董卓咆哮说：“告诉他我有权屠灭人的家族！”蔡邕恐惧，只好到首都洛阳报到。董卓大喜，请他担任国立大学校长（祭酒），十分敬重；并用考绩第一的理由，作一连串爆炸性的升迁，三天之内，历遍“三台”（三台：中台，尚书台【宫廷秘书署】；宪台，御史台【总监察署】；外台，谒者台【皇家礼宾署】。蔡邕第一天升迁执法监察官【侍御史】，第二天升迁诉讼监察官【治书御史】，第三天升迁宫廷秘书【尚书】。然而只经历二台——没有外台）。最后，升迁到宫廷随从（侍中，年俸二千石，部长阶层官员）。

董卓告诉京畿总卫戍司令（司隶校尉）袁绍说：“天下之主，应该由贤明的人担任。每每念及灵帝（刘宏），使人愤恨。皇

弟(刘协)似乎不错,我打算改立他当皇帝,他比现任皇帝(刘辩)如何?人,常有一种现象,小事聪明,大事痴呆,不知道怎么做才恰当。如果连刘协也不行,刘姓皇族不应该使他们留种(明显表示要篡夺东汉王朝政权)!”袁绍说:“东西两汉王朝加在一起,统治中国四百年左右,恩德广被、万民拥戴。今上皇帝年纪正幼,并没有恶行传布天下。将军如果罢黜嫡子(刘辩),改立庶子(刘协),恐怕没有人赞同你的意见。”

董卓手按剑柄,大声叱喝说:“你是什么东西,竟敢用这种态度对我!天下大事,在我掌握之中,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谁敢反抗?你难道认为董卓的刀不够锋利!”袁绍勃然大怒,说:“天下英雄好汉,不仅你一个人!”拔出佩刀,向在座各位官员作了一个半圆的揖,昂然而出。董卓因为新到首都,而袁绍又是世家,不敢骤然诛杀。袁绍发现不能再留,把皇帝刘辩颁发的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的符节,悬挂在上东门(洛阳东面北头第一门),投奔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。

八月三十日(原文“九月癸酉”,“九月”二字应移后,否则不可解),董卓集合文武百官,粗暴的宣布:“皇帝(刘辩)昏弱,没有能力祀奉皇家祭庙,当天下之主。现在,打算依照伊尹、霍光前例,改由皇弟陈留王(刘协)继位,大家以为如何?”三公、部长级以下官员,十分震恐,没有人敢表示意见。董卓再加强压力,说:“从前,霍光决定大计方针,田延年握剑待发(参考前七四年),胆敢有人反对,军法从事。”在座的无不震骇。

只有宫廷秘书(尚书)卢植抗议说:“从前,子太甲(商王朝五任帝)既坐上宝座,昏庸不明。刘贺(西汉王朝九任帝)罪状,也有千余条之多,所以才被罢黜。今上皇帝(刘辩)年纪幼小,行为

没有过失,不能援引前例。”董卓大为愤怒,站起来就走。准备诛杀卢植,蔡邕向董卓求情;而参议官(议郎)彭伯也劝董卓说:“卢植是儒家学派高级知识分子,人们对他怀最大尊敬。今天先害了他,一定引起全国性的恐怖。”董卓遂停止下手,而只把卢植撤职。卢植遂逃出首都洛阳,到上谷郡(河北省怀来县)隐居。

董卓把撤换皇帝的意见,送给皇家师傅(太傅)袁隗,征求意见,袁隗顺服的回报同意。

九月一日,董卓再在崇德前殿召集御前会议。何太后在威胁下,下诏罢黜刘辩,理由是:“皇帝(刘辩)在为老爹守丧期间,没有当儿子的孝心,而相貌仪表,又不像一个君王,应解除他的职位,降封弘农王(首府弘农【河南省灵宝县东北】)。改立陈留王刘协,继承宝座。”袁隗遂把刘辩身上的皇帝印信解下来送给刘协。然后搀扶新封弘农王的刘辩下殿,向新即位的小弟刘协称臣。何太后呜咽流泪,文武官员也感到悲怆,但都相对无语。

董卓又指摘何太后,说:“何太后曾经逼迫婆母董太皇太后,使董太皇太后忧死;一个当媳妇的竟敢如此,大逆不道。”把何太后迁到永安宫。赦天下,改年号(第三次)——把昭宁元年,改为永汉元年。

九月三日,用酖酒毒死何太后,三公部长以下官员,不穿丧服,集合追悼时,仅穿素色衣裳。董卓又把何苗棺木挖出来,拖出尸体,段段砍碎,扔到道路旁边,再诛杀何进娘亲舞阳君,把尸体抛入御花园枳林。

十一月,擢升董卓当相国(东西两汉王朝自萧何【参考前一九

八年】、曹参【参考前一九三年】、吕产【参考前一八〇年七月】三人当相国之后,没有第四人当相国),奏事时不书写姓名,入朝时不必快步,上殿时不解佩剑,不脱木屐(这是专制时代,权臣篡夺政权的三部曲,一旦出现这三部曲,该权臣不是被杀,便是他或他的儿子终于坐上宝座)。

十二月戊戌日(十二月癸卯朔,没有戊戌),任命宰相(司徒)黄琬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,最高监察长(司空)杨彪当宰相(司徒),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荀爽当最高监察长(司空)。

最初,宫廷秘书(尚书)武威(甘肃省武威市)人周毖(音 bì【毙】)、京师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汝南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人伍琼,建议董卓:对刘志(桓)、刘宏(灵)时代的腐败政治,作彻底改革,擢用天下知名人士,用以收揽人心,董卓采纳。命周毖、伍琼,跟宫廷秘书(尚书)郑泰、秘书长(长史)何颙等,淘汰不称职和贪赃枉法的官员,选拔一直被压制的贤能人才。于是,征召隐士荀爽、陈纪、韩融、申屠蟠。任命荀爽当平原国(首府平原【山东省平原市】)宰相。

荀爽赴任途中,走到宛陵(丹阳郡郡政府所在县·安徽省宣州市),被擢升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,到职才三天,再擢升最高监察长(司空);从被征召,升迁到三公高位,共九十三日。又任命陈纪当皇家高级警卫指挥官(五官中郎将),韩融当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。陈纪,是陈寔的儿子。韩融,是韩韶的儿子。荀爽等初被征召时,畏惧董卓凶暴,不敢拒绝。只有申屠蟠,在接到文书后,人们都劝他启程,申屠蟠笑笑,不作任何回答,董卓终无法勉强。申屠蟠年七十有余,寿终家宅。董卓又任命宫廷秘书(尚书)韩馥当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、官

廷随从(侍中)刘岱当兖州(山东省西部)州长(刺史)、陈留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人孔信当豫州(河南省)州长(刺史)、东平(首府无盐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】)人张邈当陈留郡长、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人张咨当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郡长。

董卓的亲信或部属,都没有显职高官,只留在部队中担任指挥官、司令。

董卓性格凶暴残忍,一旦控制中央,全国武装力量跟国库,全入掌握,威势震动天下,欲望也跟着升高,曾告诉他的宾客,说:“我的相貌,最最尊贵,再没有上级!”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扰龙宗(扰龙,复姓),晋见董卓报告公务,没有解下佩剑;董卓立即把扰龙宗用铁锤击杀。此时,首都洛阳的皇亲国戚,家宅相望,充满金银财宝,非常富有,董卓放纵他的士兵抢劫,士兵们冲进内宅,先抢财物,后抢妇女,不管你是多么高贵的家庭。首都霎时间成为一座恐怖之城,人心惶惶,朝不保夕。

董卓下令缉捕逃走的前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袁绍。周毖、伍琼向董卓建议说:“罢黜皇帝这种大事,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。袁绍不识大体,在语言上得罪了你,内心恐惧,才弃职出奔,并没有别的想法。如果搜捕太急,势必逼他反抗。袁姓家族建立的恩德,四世之久(袁安到袁绍,恰恰四代)。学生、门徒、旧部,遍布天下,如果集结英雄豪杰起兵,其他变乱将会发生。届时,山东(崤山以东)地区,恐怕不再归你管辖。不如下令赦免,任命他当一个郡长。袁绍高兴他的无罪,可以免除后患。”董卓认为有理,遂任命袁绍当勃海(河北省南皮县)郡长,封邳乡侯(邳,音 kāng【康】)。又任命袁绍堂弟袁术当后将军,曹操当骑兵指挥官(骁骑校尉)。

袁术恐惧董卓,弃职投奔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。曹操也逃亡,改名换姓,从小径逃回家乡(曹操是沛国谯县【安徽省亳州市】人)。经过中牟(河南省中牟县),驿马车站长(亭长)疑心他来路不明,逮捕他送到县政府。县政府这时已接到中央的通缉令,只有行政官(功曹)心里知道他就是曹操,认为天下已乱,不应这样对待英雄豪杰,遂建议中牟县长,把曹操释放。曹操回到陈留郡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,出卖家产,招募勇士,集结五千人。

这时,天下英雄豪杰,多半准备聚众起兵,讨伐董卓,袁绍在勃海郡(河北省南皮县),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韩馥,派出几位参谋官(从事),对袁绍严密监视,不准有任何行动。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郡长桥瑁,伪造了一份首都洛阳三公分送给各州郡的文告,文告上指控董卓的罪恶,说:“我们都受到迫害,无法自拔,盼望兴起义兵,解救国难!”

韩馥得到这项文告,询问几位参谋官(从事)的意见:“我应该帮助袁绍?或是帮助董卓?”总参谋官(治中从事)刘子惠说:“我们起兵,只是为了国家,讲什么袁绍、董卓?”韩馥面有愧色。刘子惠又说:“军事行动,是一种凶险,我们不可以争抢第一,应该观察别的州如何反应,如果有人发动,我们起来追随。冀州比起别的州,并不微弱;别州建立的功业,从没有比冀州更大!”韩馥同意。

韩馥遂写信给袁绍,陈述董卓罪状,鼓励他起事。

九、迁都长安

一九〇年,春季,正月,关东(函谷关以东)各州郡,纷纷起

兵讨伐董卓,共同推举勃海郡(河北省南皮县)郡长袁绍当盟主。

正月癸酉日(正月壬寅朔,没有癸酉),相国董卓命王宫禁卫官司令(郎中令。此时中央政府没有“郎中令”,当是封国的属官)李儒,用酖酒毒死前任帝(十三任少帝)、弘农王(首府弘农【河南省灵宝县东北】)刘辩(本年十五岁)。

董卓准备大肆征调全国各州郡部队,讨伐山东(崤山以东)。宫廷秘书(尚书)郑泰说:“政治成败,决定于恩德多少,不决定于武力多少!”董卓沉下脸说:“照你这么说,军队就没有用了。”郑泰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而只是强调山东(崤山以东)还没有资格劳动大军。阁下生在西州(甘肃省东部),从小就当将帅,深明军事韬略。袁绍不过是一个宰相世家的哥儿公子,一生都在京师(首都洛阳);张邈不过东平国(首府无盐【山东省东平县东南】)一个忠厚老汉,坐在那里,眼睛都不敢四下张望;孔伋只会高谈阔论,把死的说活,把活的说死;这些人没有军事才能,沙场相见,跟你不能相比。况且,他们的官职,都没有经过皇上任命,尊卑既没有根据,结果是谁都不听谁的!袁绍如果用力量压服,各人就会保存实力,观察风向成败,绝不肯同心同德,同进同退(郑泰虽然是向董卓发言,但山东【崤山以东】联军统帅的无能,将领的弱点,也正是如此)。而且,山东(崤山以东)太平日子太久,人民不熟悉战争;关西(函谷关以西)最近受到羌人部落的攻击,连妇女都能使用弓箭,参与战斗。天下所恐惧的,没有更超过并州(山西省及黄河河套地区)、凉州(甘肃省)的民兵,以及羌人、胡人的志愿军战士;而阁下却恰恰拥有这些部队,作为爪牙。好像驱使虎豹直扑羔羊,刮起烈风去扫尽枯叶,谁敢抵挡?在这种绝对优势下,无缘无故全国动员,使天

下震动,势将有些逃避兵役的人集结在一起,惹是生非。不用政治手段解决,却采取军事行动,将损害自己威严。”董卓大为高兴。

但董卓仍认为山东(崤山以东)联军声势浩大,计划把首都从洛阳迁到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躲避,三公以及部长级官员,都不敢表示异议。董卓推荐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朱俊(音 jùn【俊】)当交通部长(太仆),作为副相国。使节召唤朱俊接受任命,朱俊拒绝,陈述理由说:“中央政府西迁,一定使天下失望,将更增强山东(崤山以东)联军的怒火,我不认为应该这么做。”使节说:“召唤你只是为了要你接受交通部长(太仆)的官位,而你拒绝官位;没有向你询问迁都大事,你却回答这些,为什么?”朱俊说:“副相国高职,不是我所能承担的重任。迁都,不是我所认为可行的决策,这却是急须检讨的。拒绝我无力承担的官位,陈述我看到最急迫的盼望,是做臣属的本分。”董卓遂不再遴选副相国。

董卓召集高阶层官员会议,宣布说:“高祖(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)建都关中(陕西省中部),历时十有一世(第一世刘邦建立王朝,第十一世刘婴丧失王朝);光武(一任帝刘秀)建都洛阳,到现在也十有一世(第一世刘秀建立王朝,传到现任皇帝刘协,仅有八世。董卓所指之“世”数,可能是任数,但西汉王朝有十五任,东汉王朝现任皇帝刘协,已是第十四任,也不相符。所以如此混乱,只因有些短命的、或被罢黜的皇帝,都被政治菜市场一笔抹杀之故)。按照《石包谶》(神秘预言书)的说法,应迁都长安,以符合上天跟小民的愿望。”文武官员,全都不敢发言。宰相(司徒)杨彪说:“迁移首都,改变制度,是天下大事。所以子盘庚(商王朝二十任帝)把首

都迁到亳邑(山东省曹县南),人民无不怨恨(子盘庚迁都事,根据《尚书·盘庚》序,原文是:“盘庚五迁,将治亳,殷民咨胥怨。”前一七六六年,商王朝建立之后,共迁都六次;首都原在亳邑【山东省曹县南】,前一五五七年,迁都囂邑【河南省荥阳县】【一迁】。前一五三四年,迁都相邑【河南省内黄县】【二迁】。前一五二五年,迁都耿邑【河北省邢台市附近】【三迁】。前一五一七年,迁都邢邑【河北省邢台市】【四迁】。前一四〇一年,迁都殷邑【河南省安阳市】【五迁】。前一一九八年,迁都朝歌【河南省淇县】【六迁】。子盘庚主持的是第五迁——从邢邑【河北省邢台市】迁到殷邑【河南省安阳市】)。当初,因为关中(陕西省中部)受到王莽破坏(这是一种政治菜市场惯用的诬蔑,破坏关中的不是王莽,而是刘玄的玄汉王朝,和刘盆子的赤眉变民集团),所以光武皇帝(一任帝刘秀)才另行在洛阳建都;历时已久,人民安乐。至今,无缘无故,抛弃皇家祭庙,割舍皇家墓园,人民惊骇震动,势必发生变化,像滚水煮稀粥一样,全盘糜烂。《石包馘》是一本妖孽邪恶的书籍,岂可作为根据?”董卓说:“关中(陕西省中部)土地肥沃,秦王国用作基地,得以并吞六国。而且陇右(陇山以西)出产木材,杜陵(陕西省西安市东南)有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留下烧制陶器的窑灶。全力经营,立刻可以生产。人民算什么东西?怎么考虑这个因素?如果反抗,我动用大军驱逐,能把他们统统赶到大海里淹死!”杨彪说:“天下大事,发动容易,收拾残局困难,请阁下再三考虑!”董卓板起面孔,说:“你打算破坏国策,是不是?”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黄琬说:“这是一项重要措施,杨彪先生的话,只是提供参考!”董卓不作回答。最高监察长(司空)荀爽,看出董卓决心已定,恐怕突然暴怒,诛杀杨彪等,遂打圆场,说:“相国(董卓)岂会乐意这么做?只因为山东(崤山以东)起兵,不可能一天功夫就可削

平,所以打算先行迁都,再作反击。这正是秦王国跟汉王朝(西汉王朝)的形势,藉山川之利,控制天下。”董卓的忿怒才稍稍平息。

黄琬回府后,再上书反对迁都。

二月五日,董卓用天变灾异的罪名,奏准皇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(本年十岁),免除杨彪、黄琬官职。擢升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赵谦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,交通部长(太仆)王允当宰相(司徒)。

京师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伍琼、戒严指挥官(督军校尉)周毖,坚决反对迁都。董卓咆哮说:“我刚到京师(首都洛阳)时,你们两个劝我擢用正人君子,我一一听从。可是他们一旦到职,就起兵反抗。是你们出卖我董卓,不是我董卓出卖你们!”

二月十日,逮捕伍琼、周毖,处斩。杨彪、黄琬大为恐慌,前往拜访董卓道歉。董卓也有点后悔诛杀伍琼、周毖。于是再保荐杨彪、黄琬,当特级国务官(光禄大夫)。

董卓征召西都长安市长(京兆尹)盖勋当参议官(议郎),当时,左将军皇甫嵩率大军三万人,驻屯扶风郡(陕西省兴平市),盖勋秘密跟皇甫嵩联络,盼望起兵讨伐董卓。恰好,董卓征召皇甫嵩当京师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。目的是剥夺皇甫嵩军权),皇甫嵩的参谋长(长史)梁衍,向皇甫嵩建议说:“董卓霸占京师(首都洛阳),对皇上罢黜拥戴,全凭自己高兴。现在征召将军,可以准确的看出,大则有生命之危,小则也会受到困顿羞辱。乘着这个时候,董卓远在洛阳,皇上就要西迁,将军率领大兵,迎接君王,然后奉诏讨伐叛逆,号召全国将领;袁绍在东

方攻击,将军在西方攻击,定可生擒董卓。”皇甫嵩不敢采纳,遂整装上道(胡三省评论说:“之前,皇甫嵩不能采纳侄儿皇甫郤的建议【参考一八九年】,而今又不能采纳梁衍的建议,是他自知他的能力不足以制服董卓”)。盖勋人单势孤,不能有所作为,也只好返回京师(首都洛阳)。董卓任命盖勋当南越兵团指挥官(越骑校尉)。

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朱俊,向董卓陈述军事方面的意见,董卓轻蔑的说:“我百战百胜,心中自有谋略。最好不要胡说八道,免得你的血污染我的宝刀!”盖勋说:“从前,以子武丁(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)的圣明,还要求别人贡献意见(胡三省原注,认为不是子武丁,而是卫和【卫国十一任国君武公】。根据《国语》,卫和九十五岁时,下令全国:“不要认为我年纪太老而舍弃我,我毕恭毕敬,主持政府,如果能再听到一两句规劝,一定紧记在心,努力实行。”盖勋引用武公的话,史书辗转抄写,误成武丁)。何况阁下,却打算封人之口?”董卓表示歉意。

董卓派大军前往阳城(河南省登封县东南),正好乡民们在土地神庙前,举行盛大的祭神大会。霎时间变成血腥屠场,大军团团包围,杀光所有男人,然后用死者的车辆,载着死者的妻子女儿,把死者的人头挂在车辕上(车辕,放在车轴上的两根纵列的木棍,用以供驷马驾车),前呼后拥,高唱凯歌,返回洛阳,声称:“击斩叛逆,大获全胜!”董卓下令把人头烧掉,把叛逆妇女赏赐给官兵当小老婆或婢女。

二月十七日,正式迁都,皇帝刘协西行。

董卓把洛阳所有富豪,集中一起,罩上一个罪名,全部诛杀,没收他们的财产,被处决的不知其数;然后把洛阳全市人民,共数百万之多,驱逐前往长安(洛阳至长安,航空距离三百五

十公里,要穿过崤山【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】、华山【陕西省华阴市南】,道路险恶)。董卓命步骑兵在后逼迫,人民互相拥挤践踏,饥饿时更互相掠夺,沿途堆满尸体。

董卓自己留守洛阳毕圭苑(御花园之一,在洛阳宣平门外),纵火焚烧皇宫、庙宇、政府官舍、民宅。豪华盖世的首都洛阳,成为一片焦土;周围二百华里以内,房屋全毁,鸡犬不留。董卓又命部将吕布,挖掘东汉王朝历代皇帝,以及三公、部长,跟所有高级官员的坟墓(大都在邙山【河南省孟津县东南】南北两麓),盗取珍宝(诸如“金缕玉衣”)。董卓俘掳山东(崤山以东)部队的士兵,用十余匹涂满猪油的布,裹到他们身上,先从脚底焚烧,活活烧死。

三月五日,皇帝刘协抵达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暂时下榻西都长安市政府(京兆府。即西汉王朝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部【中尉府】)。后来,稍稍整修未央宫,才迁入居住。这时董卓还没有到,政府大事小事,都由宰相(司徒)王允主持。王允协调内外,保护皇帝,有国家领导人的气度,从刘协到文武百官,都倚靠王允。王允曲意事奉董卓,董卓也十分信任王允。

董卓因袁绍在山东(崤山以东)叛变,三月十八日,斩皇家师傅(太傅)袁隗(袁绍的叔父)、交通部长(太仆)袁基(袁绍的堂兄弟),连怀抱中的婴儿都不放过,共诛杀袁家大小老幼五十余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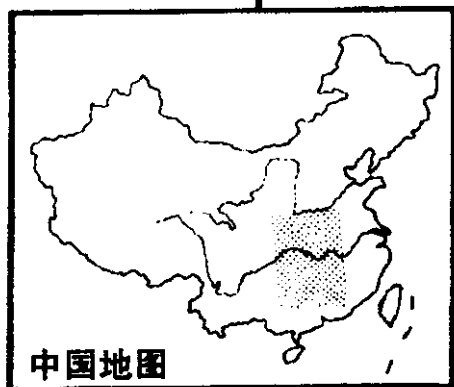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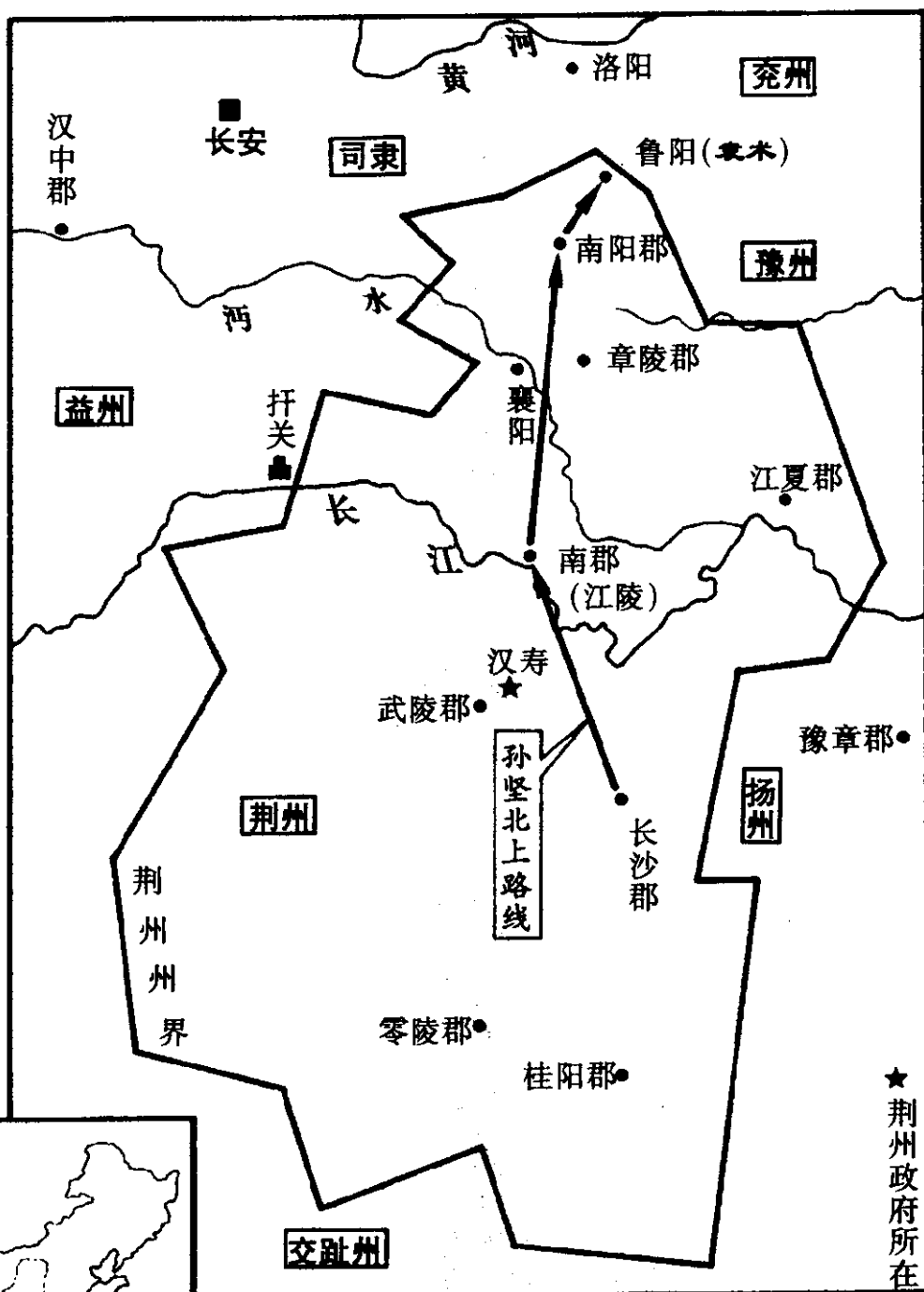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,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州长(刺史)王睿(州政府设汉寿【湖南省常德市东北】),跟长沙郡(湖南省长沙市)郡长孙坚,联合攻击零陵郡(湖南省永州市)、桂阳郡(湖南省郴州市)二郡变民。王睿认为孙坚不过一介武夫,言谈之间,流露轻视。等到各州

郡起兵讨伐董卓,王睿、孙坚分别响应。王睿跟武陵郡(湖南省常德市)郡长曹寅,互相瞧不起,王睿扬言要先杀曹寅。曹寅恐惧,遂先行下手,伪造一份中央巡查官(按行使者)的公文,宣布王睿罪状,命孙坚逮捕王睿,当场诛杀,专案奏报。

孙坚接到命令,率军向王睿突袭。王睿听到消息,登上城楼眺望,派人前去询问原因,孙坚部队前锋官回答:“士兵长久征战劳苦,打算面见州长(王睿),请求发给衣食!”王睿开城接见他们时,发现孙坚,吃惊说:“士兵要求赏赐,孙郡长混在里面干什么?”孙坚说:“接到钦差大臣命令,诛杀阁下。”王睿说:“我犯了什么罪?”孙坚说:“你犯了愚昧无知罪。”王睿束手无策,把金屑刮到酒中,饮下毙命(陶弘景原注:“生金有毒,不经过烧炼,吞下会致人于死”)。孙坚继续前进,抵达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,部众已膨胀到数万人。南阳郡郡长张咨,不肯供应粮秣,孙坚引诱他见面,当场格杀。全郡震恐,遂要什么有什么。再继续前进,抵达鲁阳(河南省鲁山县),跟后将军袁术会合,袁术遂从孙坚手中取得南阳郡。

袁术向中央推荐并任命(表)孙坚代理破虏将军、豫州(河南省)州长(刺史。“表”这个字开始在史书上出现,表示呈报中央,并获得批准;但事实上不过一个空洞形式。中央政府在董卓控制之下,自不会批准叛徒的任何推荐,而叛徒却必须用此表示他们的官职,已呈报中央批准。所以“表”也者,也就是推荐人直接任命)。

六月,相国董卓,派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韩融、宫廷供应部长(少府)阴修、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胡母班(胡母,复姓)、工程总监(将作大匠)吴修、南越兵团指挥官(越骑校尉)王环,前往关东(函谷关以东),跟各地将领谈判,劝解袁绍等回归



二世纪·一九〇年三月 孙坚北上投靠袁术

中央。胡母班、吴修、王环,到达河内郡(河南省武陟县),袁绍命河内郡郡长王匡,逮捕三人,一齐诛杀(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,在狱中曾写信给王匡,表明奉皇帝诏命而来。然而,天下已经大乱,诏书皇命,已无意义)。阴修到达鲁阳(河南省鲁山县),也被袁术处决。只有韩融,因为德高望重,得免一死。

一九一年,春季,正月,关东(函谷关以东)各地将领(关东即山东,史书孱杂使用,只是顺笔出此,并没有特殊意义。跟这相同的,关中即三辅,陇右即西州、河东即山西),认为东汉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(本年十一岁),年龄幼弱,又在相国董卓控制之下,远隔在函谷关(河南省新安县)、桃林塞(东起河南省灵宝县,西至陕西省潼关县)之外,不知道生死存亡。而幽州(河北省北部)全权州长(牧)刘虞,是刘姓皇族中的英才,大家准备拥戴他当皇帝。曹操反对说:“我们所以起兵而远近又所以无不响应,因为大义在我们这一边。皇上幼弱,受到奸臣控制,并不像西汉王朝九任帝刘贺那样,有什么罪行(刘贺,参考前七四年)。一旦改变,天下谁能接受?各位面向北边(刘虞在北),我自面向西方(刘协在西)。”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韩馥、勃海郡(河北省南皮县)郡长袁绍,写信给后将军袁术,说:“皇上(刘协),不是先帝(刘宏)的儿子,我们打算依照周勃、灌婴当年诛杀少主(西汉王朝四任帝刘弘),迎接代王(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)的先例(参考前一八〇年),拥奉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(大司马)刘虞,继任皇帝。”

袁术有自己当皇帝的野心,认为一个英明的君王,将挡住自己前途,于是声称为了公道与正义之故,拒不同意。袁绍再写信给袁术说:“西方名义上的幼主(刘协),并非皇家血统(一口咬定刘协不是刘宏的儿子)。三公、部长级以下官员,都谄媚事

奉董卓,怎么能再信任他们?我们派军扼守险要,自会把他们逼死。然后在东方拥戴圣明的君王,太平日子可以预期,不应再有迟疑。我们全家被杀(参考去年【一九〇】三月),应会想到伍子胥当初是如何为父兄报仇,怎么还可以向他称臣?”

袁术一脸忠贞的回答:“圣主(刘协)聪明智慧,有姬诵(周王朝二任王成王)的天资。贼臣董卓,乘着国家危乱的当儿,用暴力镇压文武百官,这是东汉王朝的一个小小霉运,而你竟声称今上皇帝(刘协)非皇家血统,岂不是诬陷?又说:‘全家被杀,怎么还可以向他称臣?’这是董卓所为,岂是皇上本意。一片赤心,志在消灭董卓,不知道他事!”

韩馥、袁绍自不会停止。最后,派前乐浪郡(朝鲜半岛平壤市)郡长张岐等,带着拥戴刘虞当皇帝的拥戴书,前往幽州(河北省北部),向刘虞奉上皇帝尊号。刘虞接见张岐,厉声斥责说:“天下四分五裂,皇上(刘协)蒙难,我受到重恩,不能雪耻图强。各位据守州郡,应该同心合力,效忠皇家,怎么用叛逆的行为,来污染我!”坚决推辞。

韩馥等又请刘虞担任“主管宫廷机要”(领尚书事)职务,代表皇帝封爵任官。刘虞仍不接受,逼的紧了,刘虞扬言要投奔南匈奴汗国(王庭原设美稷【内蒙古准格尔旗】,如今单于流亡至平阳【山西省临汾市】),使大家永远绝望;袁绍等只好停止。

二月十二日,中央政府擢升相国董卓当太师,位置在侯爵、亲王之上(“三公”一向指宰相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、最高监察长,也称“三司”,负国家实际政治责任。东汉王朝负国家实际政治责任的虽是宫廷秘书署【尚书】,但三公形式上的权力,并没有完全剥夺。前一八七年,西汉王朝设立“太傅”,后一年,设立“太师”“太保”,年俸一万

石,而地位则超过“三公”,遂被称“上公”或“上三公”。“上三公”中,太傅【皇家师傅】常设,太师、太保不常设。而以“太师”地位最高,再升一级,便是皇帝了,正是俗谚形容的: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”属于“崇官”阶层,有尊荣而没有实权。但也成为权臣篡夺政权的台阶。历阶而上,到了“太师”地位,再往上跨一步,便是帝座。对“太傅”尚可译为“皇家师傅”,对“太师”“太保”便难执笔,只好仍保留原称,犹如“相国”仍保留原称一样)。

破虏将军孙坚,移防梁县(河南省汝州市)之东,被董卓的凉州军团将领徐荣击败。孙坚收拾残兵,推进到阳人(汝州市西北)。董卓命东郡(河南省濮阳市西南)郡长胡轸,率步骑混合部队五千人,由吕布担任骑兵指挥(骑督),攻击孙坚。胡轸和吕布素不和睦,孙坚迎战,大获全胜,斩司令官(都督)华雄。

有人告诉袁术:“孙坚英勇,如果攻陷洛阳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,恐怕对他便不能控制,这可是铲除了豺狼(董卓),生出来虎豹(孙坚)。”袁术也有点猜疑,遂不再供应孙坚粮秣。孙坚连夜奔驰,晋见袁术(阳人距袁术司令部所在的鲁阳【河南省鲁山县】,航空距离六十公里),在地面上画图分析,说:“我所以奋不顾身,上为国家讨伐奸贼,下为将军满门血债报仇(董卓杀害袁家,参考去年【一九〇】三月)。我跟董卓之间并没有私人怨恨。将军竟接受外人挑拨,反过来对我猜忌,这是为什么?”袁术惭愧,下令恢复供应。

孙坚回到军营,董卓派将军李傕(音 jué【决】),劝说孙坚改变立场;董卓表示愿跟孙坚结为儿女亲家,请孙坚把子弟们愿当州长(刺史)、郡长(太守)的,开列名单,董卓负责由中央政府正式任用。孙坚回答说:“董卓逆天行事,我不能屠灭他的三族,昭示四海,死都不会合眼,怎么能跟他结成姻亲?”

孙坚挺进到大谷(河南省偃师县西南),距洛阳只有九十华里。董卓亲统大军出击,在历代皇帝墓园间决战(东汉皇陵大部分分布在邙山南麓),董卓不能抵挡,大败,放弃洛阳,向西撤退到渑池(河南省渑池县西),集结重兵,驻屯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,以防孙坚西进。孙坚遂入洛阳,攻击凉州军团殿后部队将领吕布,吕布再大败,突围逃走。孙坚遂扫除大火后残存的皇家祭庙,用太牢(猪牛羊各一)祭奠。而在城南宫廷供应部(少府)所属工艺署(甄官)水井中,得到前年(一八九)邙山(河南省孟津县东南)混乱中遗失的传国玉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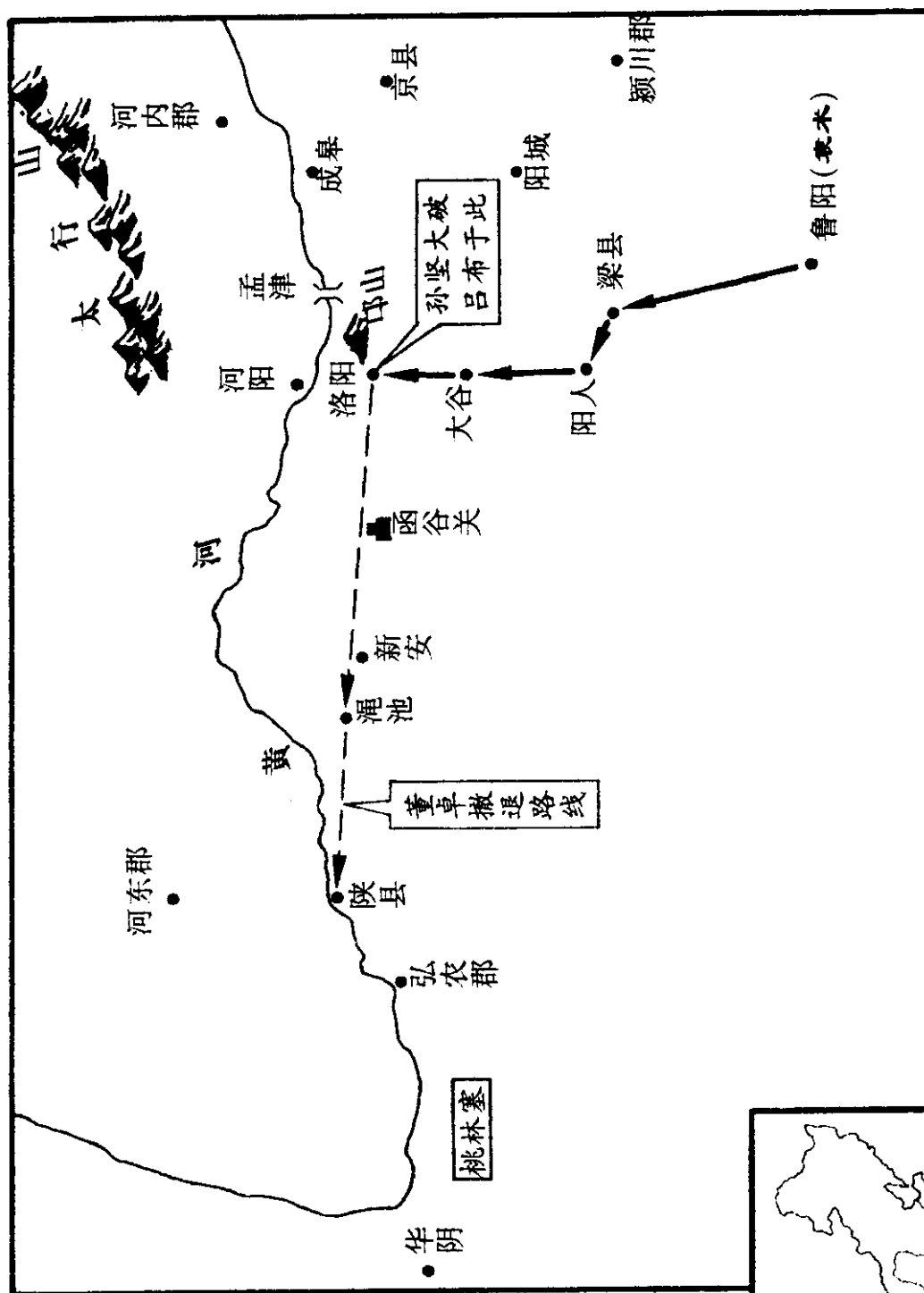
孙坚派军出击新安(河南省渑池县)、渑池(河南省渑池县西),向董卓施加压力。

董卓回长安;孙坚整修历代皇帝坟墓后,率军返鲁阳(袁术基地。河南省鲁山县)。

夏季,四月,董卓抵达首都长安。三公、部长,都到郊外迎接,在车前参拜。董卓用手拍一下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皇甫嵩,说:“老哥,你怕不怕?”(二人私怨,参考一八九年二月)皇甫嵩说:“阁下用道德辅佐皇上,将有大的喜庆,人民都会祝贺,我怕什么?如果滥用刑罚,随便杀人,全国都怕,岂只是我!”董卓的摇尾系统打算再提高董卓的身价,比照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子牙前例,尊称“尚父”。董卓询问蔡邕的意见,蔡邕说:“你的威望道德,诚然很高,然而,比起姜子牙,我认为还不够。最好等到关东(函谷关以东)战乱平定,皇上返回旧京(洛阳),然后再作决定。”董卓遂命停止这项议论。

董卓命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刘嚣,调查官员平民中:凡儿女不孝顺父母的、臣属不忠长官的、官吏贪赃枉法的、

二世纪：一九二年二月 孙坚进入洛阳，董卓撤退关中



弟妹冒犯兄长的，一律诛杀，财产没收。于是引起广大骚动，很多人乘机陷害，互相诬告，辗转牵连，被冤枉处决的人数以千为单位计算。民间成了恐怖世界，路上相遇，只敢互望一眼，不敢交谈一语。

最初，董卓西入函谷关(河南省新安县)，命东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朱俊，留守洛阳。朱俊暗中跟山东(崤山以东)将领们联络。稍后，恐怕被董卓发觉袭击，遂逃到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。董卓任命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人杨懿当东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，朱俊率军再回洛阳，驱逐杨懿。

朱俊认为洛阳已残破不堪，毫无凭依，遂移向东方，驻屯中牟(河南省中牟县)，通知各州郡，号召讨伐董卓。

十、军阀余孽自相残杀

一九二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太师董卓，派皇家警卫指挥官(中郎将)牛辅，率军驻屯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，牛辅分别派指挥官(校尉)北地郡(陕西省耀县)人李傕(音 jué【决】)、张掖郡(甘肃省张掖市)人郭汜(音 sì【四】)、武威郡(甘肃省武威市)人张济，率步骑兵数万人，攻击中牟(河南省中牟县)，大破车骑将军朱俊所统各郡联军(朱俊自洛阳【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】移驻中牟，参考去年【一九一】十月)，大掠陈留郡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、颍川郡(河南省禹州市)两郡所属各县，奸淫烧杀，抢劫裹胁，人民几乎死尽。

太师董卓，擢升他的老弟董旻当左将军、侄儿董璜当中军指挥官(中军校尉)，掌握兵权。董姓家族跟亲戚，大量涌进政府。董卓小老婆怀抱中的婴儿，都封侯爵，把侯爵的金印和紫

色绣带,当作玩具。董卓的车辆、衣服,跟皇帝用的一样,控制“三台”(三台:中台宫廷秘书署【尚书台】、宪台最高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外台皇家礼宾署【谒者台】)。宫廷秘书(尚书)以下官员,都到董卓的“太师府”提出报告,接受指示。董卓又在郿县(陕西省眉县)兴筑巨大城寨(坞),墙高七丈,厚也七丈,储存足可供应全城三十年消耗的谷米。自言自语说:“大事告成,在天下称雄;大事不成,守着它也可以安度晚年。”

董卓性情残忍,喜爱杀人。有时候,部将们言语稍微有点差错,就在面前立即诛杀,人人震恐。

宰相(司徒)王允,跟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黄琬、宫廷秘书署执行官(仆射)士孙瑞、宫廷秘书(尚书)杨瓚,阴谋铲除董卓。皇家警卫指挥官(中郎将)吕布,精于骑射,武艺超群,勇力尤其过人。董卓知道自己刻薄寡恩,可能有人报复,为了防备变生肘腋的行刺,无论到什么地方,都由吕布当贴身侍卫,爱护亲信,誓言情同父子。然而,董卓凶暴刚愎偏激,有一次,为了一件小事,对吕布大发雷霆,顺手拔起手戟(小巧利刃),直掷吕布,吕布身手矫捷,跳跟逃开,然后和颜悦色,向董卓道歉请罪;董卓怒气,才告消失。然而,吕布却心怀怨恨。董卓命吕布守卫中门,吕布跟一位美丽的侍女私通,恐怕被董卓发觉,越发紧张(这位美丽的侍女,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名貂蝉——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。身份是王允的养女,王允先生把养女许配吕布,然后呈献给董卓,而对吕布宣称被董卓霸占,激起吕布背叛)。

王允一向对吕布亲切善待,吕布见王允时,说出董卓几乎杀了他的情形,王允遂把诛杀董卓的阴谋告诉吕布,请吕布作为内应。吕布迟疑说:“但我们有父子之情!”王允说:“你自姓

吕,跟董卓并不是骨肉,而今忧虑死亡都来不及,还谈什么父子?当初掷出手戟的时候,他心里岂有父子之情?”吕布允许。

夏季,四月二十三日(原文“丁巳”,据《后汉书》改),东汉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(本年十二岁)患病初愈,在未央殿接见全体文武官员。董卓穿正式官服,乘坐车辆入朝,从大营到皇宫,沿途警戒,卫士夹道布岗,左侧是步兵,右侧是骑兵,保护至为严密,而由吕布等全副武装,前后巡逻。王允命宫廷秘书署执行官(仆射)士孙瑞亲自写妥诏书,交给吕布。吕布教同郡(五原郡【内蒙古包头市】)人骑兵总监(骑都尉)李肃,跟勇士秦谊、陈卫等十余人,冒充卫士,穿上卫士服装,在北掖门埋伏,等待董卓现身。

董卓刚进宫门,李肃疾如闪电,举戟直刺董卓前胸,董卓内穿铁甲,戟不能刺入,戟锋下滑,伤及手臂。董卓从车上跌下,回头大喊:“吕布在哪里?”吕布说:“奉皇帝诏书,诛杀逆贼。”董卓大骂说:“狗崽子,胆敢如此!”没有骂完,吕布举起铁矛,直刺董卓,立即毙命,命士兵砍下人头。主任秘书(主簿)田仪,跟董卓的仆人,扑上去保护董卓,吕布又把他们格杀,共杀了三人。然后,吕布从怀中取出诏书,向官员及士兵宣布说:“诏书上指定只讨伐董卓,其他的人全不在内。”官兵站在原地上,一动不动,高喊万岁。人民得到消息,大喜若狂,就在街道上歌唱舞蹈;长安城中妇女,卖掉珠宝首饰、华贵衣服,买酒买肉,互相庆贺;街市上人山人海,一片欢乐。董卓的老弟董旻、侄儿董璜,以及董姓家族老幼,凡留在郿县(陕西省眉县)城寨的,都被他们的部属用刀砍死,或用箭射死;董卓的尸体被拖到市场上展示。这时,天气渐热,而董卓一向肥胖,油脂

流满地面,守尸的官员,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灯芯,插到董卓肚脐眼里,用火燃烧,竟然大放光明,从晚上燃到天亮,这样燃烧了一整天。袁姓家族的门生,把散落在各地董家的尸体,聚在一起,用火烧成灰烬,扬弃道路。郿县城寨中积存黄金二三万斤、白银八九万斤,绸缎珍宝,堆积如山。

中央政府命宰相(司徒)王允主管宫廷机要(录尚书事);擢升吕布当奋威将军,“持节”,开府仪同三司(官位、权力,以及办公机构和官属,跟三公相同),封温侯,跟王允同时主持国政。

董卓被杀时,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(左中郎将)高阳侯蔡邕,正在王允座上作客,听到消息,不禁发出一声惊叹。王允立刻翻脸,厉声斥责说:“董卓是国家的巨贼,几乎把东汉王朝皇家颠覆。你是国家的高级官员,应该跟国家同一立场,全心愤慨。想不到你却怀念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,反而为他悲痛,岂不就是叛徒?”逮捕蔡邕,交付司法部(廷尉)监狱。

蔡邕承认自己有罪,道歉说:“我身虽居于一个不忠的地位,可是,君臣古今的大义,耳所常听,口所常言,岂肯背叛国家,袒护董卓?请免一死,我愿脸上刺字,双脚剁下,允许我完成我正撰写的《汉史》(当蔡邕贬逐朔方郡【内蒙古包头市】时,曾上书请求续写《汉书》各《志》;蔡邕一生精力,在此一书)。”高级知识分子及士大夫,很多人怜悯蔡邕,极力营救,王允一律拒绝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马日磾,对王允说:“蔡邕,盖世奇才,对东汉王朝史迹典故,了解最丰。如果能完成这部史书,将是一代巨典;而他的罪名,微不足道,杀了他,岂不使天下失望?”王允说:“从前,武帝(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)不杀司马迁,使司马迁写出谤书(指《史记》),流传后世。而今,国势中衰,兵马

就在郊外,不可以使奸佞的文化人,在幼主(刘协)左右执笔,对主上的圣德既没有帮助,却毫无疑问的,我们将受到他的讪笑讥刺。”马日磔告辞退出,对别人说:“王允的子孙莫非就要灭绝?善良的人,是国家的命脉(《左传》:“善良的人,天地的命脉,一旦断绝,不亡何待”);史料的整理,是国家的经典。斩断命脉,废除经典,岂能长久?”

蔡邕遂在监狱中被处死。

最初,奋威将军吕布劝宰相王允,把董卓部属,全部屠杀。王允说:“他们没有罪,不可这样做。”吕布又打算把董卓的财产,赏赐给三公、部长、将领,王允也不允许。王允一向把吕布当作一个剑客勇将,在政治上并不尊重他的意见。而吕布自认为他有诛杀董卓的功劳,不能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。既然屡次被驳,心里逐渐不高兴。

王允性情刚直方正,疾恶如仇,因为恐惧董卓,不得不委屈低头。董卓被杀,王允认为天下再没有对手,遂趾高气扬,态度倨傲,部属对他开始离心。王允当初跟士孙瑞商议,特别用皇帝刘协名义,下诏赦免董卓的凉州军团将领,可是又对这个决策怀疑,说:“部属身不由主,听候上级差遣,本来就没有罪,却忽然把恶逆加到他们头上,再下令赦免,恐怕反而促使他们猜疑恐惧,不是使他们安心的办法。”遂停止颁布赦书。

王允又决定解散凉州军团,有人警告说:“凉州军团素来害怕袁绍,畏惧关东(函谷关以东)大军。而今,一旦解散,大开函谷关(河南省新安县)关门,凉州军团每人都会担心生命不保。不如任命皇甫嵩当凉州军团的统帅,到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军团部到职,就留在那里,安抚军心。”王允反对说:“不然,关

东(函谷关以东)义兵,跟我们是一条阵线。如果继续把大军驻屯陕县险要,虽然安抚了凉州军团,却使关东(函谷关以东)将领起疑,绝对不行。”

当时,民间盛传要诛杀所有的凉州(甘肃省)人。董卓部下,那些凉州军团的将领,十分震恐,各自控制军队,严阵以待,互相传言:“蔡邕只受过董卓的厚遇而已,还饶不了他。现在,既没有赦令,而又要剥夺我们的军权。今天解职,明天便成了鱼肉,任凭他们宰杀!”

吕布派李肃到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宣布皇帝诏书,诛杀牛辅。牛辅等迎战,李肃大败,退到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,吕布遂斩李肃。

牛辅虽然战胜,却魂不守舍,而大营恰恰发生“夜惊”(“夜惊”,军中特有的暴动,可能由于日间过度紧张或过度恐慌,深夜时分,突然一声喊叫,大家一跳而起,手执刀枪,互相砍杀,谁都无法制止。惟一的办法是使用巨响使他们清醒,或等他们自动清醒。清醒后,死者已死,伤者已伤,活着的人才发现他们做出了什么事,全营哀恸恐怖),牛辅更心胆俱裂,于是准备抛弃部队,只身逃走,被他的左右亲信击斩。等到李傕等从陈留郡(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)烧杀回营,牛辅已死。

李傕等六神无主,派人到长安请求赦免,王允回答说:“一年之内,不可以有两次赦令。”拒绝。李傕等更是恐慌,不知道如何是好,打算把部队遣散,绕道别处,逃回家乡。讨虏指挥官(校尉)武威郡(甘肃省武威市)人贾诩,警告说:“你们如果抛弃大军,单独行动,一个村长就能生擒活捉。不如率领大军,向西进攻长安,给董卓报仇。事情成功,拥护皇上,号令天下;

事情失败,再逃不晚。”李傕等同意。于是互相盟誓,率领凉州军团数千人,日夜不停,向西挺进。王允知道胡文才、杨整修都是凉州(甘肃省)德高望重的民间领袖,请他们去见李傕等,解释误会。可是,王允对二人,不但没有和颜悦色,反而严厉的说:“关东(潼关【陕西省潼关县】以东)那些鼠辈想干什么?你去把他们叫来!”胡文才、杨整修见了李傕等时,反而催促他们迅速行动。

李傕等一面进军,一面集结失散了的官兵,等到抵达长安,已膨胀到十万余人,跟凉州军团其他将领樊稠、李蒙等,联合包围长安。长安是首都所在,城墙高大,无法强攻。可是包围到第八天,吕布部属中的蜀郡(四川省成都市)官兵叛变。

六月一日,叛军打开城门,引导凉州军团进城。凉州军团一进长安,便大肆抢劫。吕布迎战,不能取胜,率领数百人骑兵部队,把董卓的人头挂在马鞍上,突围逃走。经过青琐门外,招呼王允同行。王允说:“如果皇家祖先在天之灵保佑,能使国家平安,是我最大的愿望;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,只有献出生命。皇上(刘协)年龄太轻,完全靠我;灾难来时,却自己逃走,不忍心如此。请你勉励关东(潼关以东)各位首领,要念及皇上。”祭祀部长(太常)种拂说:“身为政府高级官员,不能禁止暴力,抵御强权,使他们的刀枪直指皇宫,还想往哪里逃?”迎战,被杀。

李傕、郭汜,驻军南宫侧门,展开复仇,诛杀交通部长(太仆)鲁馗(音 kuí【逵】)、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周奂、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(城门校尉)崔烈、南越兵团指挥官(越骑校尉)王颀。

官吏平民被屠杀的有一万余人，尸体散乱的堆满街道。

王允扶着皇帝刘协，逃到宣平门（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），躲避乱兵，李傕等在宣平门下，伏到地上叩头。刘协询问说：“你们放纵士兵，打算做什么？”李傕等说：“董卓效忠陛下，却无缘无故，被吕布刺死。我们只是为董卓报仇，不敢叛逆。等到大事已毕，自愿到司法部（廷尉）接受法律审判！”李傕等把宣平门城楼团团围住，联合上书，要求宰相（司徒）王允出面答复：“太师（董卓）有什么罪？”王允陷入穷途，无处躲藏，只好下楼跟李傕等面对。

六月二日，皇帝刘协下令赦天下，擢升李傕当扬武将军，郭汜当扬烈将军（东汉王朝建立之初，马成曾当过“扬武将军”【参考二八年八月】，“扬烈将军”则是首创名号），樊稠等都被擢升当皇家警卫指挥官（中郎将）。

李傕等又逮捕京畿总卫戍司令（司隶校尉）黄琬，处决。

最初，王允任命同郡（太原郡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人宋翼当左冯翊郡（陕西省高陵县）郡长、王宏当右扶风郡（陕西省兴平市）郡长。李傕等打算诛杀王允，恐怕二郡起兵反抗，命皇帝刘协下诏征召宋翼、王宏回京（首都长安）。王宏派人晋见宋翼，对宋翼说：“郭汜、李傕因为我们身在外郡，手握军权，所以不敢谋害王允。今天接受征召命令，明天全族被屠，请问有什么办法？”宋翼说：“祸福虽然不能预料，然而皇帝命令，不能违抗！”王宏的代表说：“关东（潼关以东）起义的军队，像滚水一样沸腾，目的在铲除董卓。而今，董卓已经铲除，残余的党羽，容易制服。我们如果起兵讨伐李傕之辈，跟山东（崤山以东）互相呼应，前后夹击，正是转祸为福的上策。”宋翼不肯接受。王宏单

独不能成事,只好双双接受征召。

六月七日,李傕逮捕王允、宋翼、王宏,一齐诛杀,王允的妻子儿女也都处死。临刑时,王宏诟骂说:“宋翼,你这个败事的白痴书生,我怎么会跟你商量国家大事!”

李傕命把王允的尸首拖到闹市,任人参观,没有人敢去收葬。旧部属平陵(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)县长、京兆(陕西省西安市)人赵戢,放弃官位,把王允尸体掩埋。

当初,王允把诛杀董卓的功劳,全部揽到自己头上,宫廷秘书署执行官(仆射)士孙瑞的功劳也归给王允,因而封不上侯爵,但也正因为如此,逃过李傕报复的灾难。

九月,擢升李傕当车骑将军,兼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“持节”。郭汜当后将军、樊稠当右将军、张济当骠骑将军,全封侯爵(李傕封池侯、郭汜封美阳侯、樊稠封万年侯、张济封平阳侯)。李傕、郭汜、樊稠共同管理中央政府,只张济出京(首都长安)驻军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。

最初,董卓入关(函谷关),劝说凉州(甘肃省)变民首领韩遂、马腾(二人于一八七年领导凉州变民集团,迄今已六年),共同对抗山东(崤山以东)的反董卓联军。韩遂、马腾同意,率领部队到达长安。正逢流血政变,董卓被杀。李傕等遂任命韩遂当镇西将军,教他返回金城郡(甘肃省兰州市东);马腾当征西将军,驻屯郿县(陕西省眉县,原董卓所设粮仓及城寨所在,参考本年【一九二】四月)。

一九四年,正月十六日,东汉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(本年十四岁)正式举行加冠礼。

驻军在郿县(陕西省眉县)的征西将军马腾,有私事要求车

骑将军李傕,不能满意,大为愤怒,动员军队,准备进攻。皇帝刘协派使节调解,马腾拒绝接受。驻军金城郡(甘肃省兰州市东)的镇西将军韩遂,也来调解,结果竟站在马腾一边。

议论官(谏议大夫)种邵、宫廷随从(侍中)马宇、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(左中郎将)刘范,策动马腾袭击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由他们充当内应,共同诛杀李傕等。

二月壬申日(二月戊寅朔,没有壬申),马腾、韩遂进军长平观(陕西省泾阳县东南)。而种邵等阴谋泄漏,逃奔槐里(右扶风郡郡政府所在县·陕西省兴平市)。李傕命樊稠、郭汜,及侄儿李利,出兵迎战,马腾、韩遂失利,退回凉州(甘肃省)。樊稠、郭汜进攻槐里,种邵等全被诛杀。

三月十三日,下诏赦免马腾等(李傕等自知无力制敌,而又恐惧马腾卷土重来)。

夏季,四月,任命马腾当安狄将军,韩遂当安降将军(在改朝换代大混战中,官制破坏,“将军”号称,多如牛毛,都是随便杜撰一个,图一时之欢)。

五月,中央政府擢升扬武将军郭汜当后将军,安集将军樊稠当右将军,一齐开府仪同三司(官位、权力,以及办公机构和属官,跟三公相同),与三公共称“六府”(宰相府【司徒府】、最高监察署【司空府】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【太尉府】、李傕的车骑将军府,加上郭汜的后将军府、樊稠的右将军府),同时参与全国官员的推荐与选拔,李傕等每人都坚持要任用他所提名的人选,稍不如意,便暴跳如雷。有关单位无法因应,只好依照他们提名的先后,顺序任命。先从李傕开始,其次是郭汜,其次是樊稠。三公所提名的人选,却放在一旁。

十一、李傕郭汜京师喋血

一九五年,春季,董卓被杀时(参考一九二年四月),三辅(关中地区·陕西省中部)居民还有数十万户。李傕等放纵他的部队掳掠烧杀,再加上灾荒饥馑,人民互相格杀烹食(人间惨事),两年之间,几乎死亡罄尽。而凉州(甘肃省)军团三巨头:车骑将军李傕、后将军郭汜、右将军樊稠,互相夸功争权,几次都要爆发冲突;宫廷秘书(尚书)贾詡,责备他们不顾大体。所以,对内虽然互相斗争,对外尚能团结一致。

樊稠攻击马腾、韩遂时(参考去年【一九四】二月),李傕的侄儿李利,并没有全力以赴。樊稠诟骂说:“人们都要砍下你叔父(李傕)的人头,你还仗什么势?难道我不能杀你?”稍后,马腾、韩遂战败,樊稠追击,直到陈仓(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),韩遂告诉樊稠说:“我们之间的敌对,并不由于私人怨仇,而是为了国家。我跟你情属同乡(韩遂、樊稠同是凉州【甘肃省】人),来自同一地方,请准许见一次面,从此告辞。”命卫士撤退,单人匹马上前,跟樊稠肩臂相接,交谈很久,始行辞别。

大军班师后,李利把看到的情形,报告李傕,并警告说:“樊韩二人,马头相交,秘密商谈,不知道内容,但情意却十分密切。”李傕也因为樊稠勇猛而又受部属爱戴,早就起疑。樊稠准备率军东出函谷关(河南省新安县)讨伐关东(潼关以东)各地独立政权,向李傕请求增加部队。

二月,李傕请樊稠出席军事会议,就在军事会议上,伏兵击斩樊稠。从此,将领们互相猜忌。

李傕经常摆下酒席,宴请郭汜,有时还留郭汜在家住宿。

郭汜妻恐怕郭汜爱上李傕家的漂亮侍女,想阻止郭汜前往,于是心生一计。正好李傕赠送礼物,郭汜妻用豆豉冒充毒药(豉,音 chǐ【尺】。豆豉,用煮熟的黄豆发酵而成,是民间一种小菜),挑出来拿给郭汜看,说:“一个木架上还容不下两只公鸡,我真不明白,你怎么那样信任李傕?”一天,李傕又请郭汜饮宴,郭汜大醉而归,疑心可能中毒,喝下大量从粪便中绞出来的汁液(粪汁喝下去后,引起呕吐,毒药就会同时吐出)。于是,集结部队,攻击李傕,李傕反击。凉州军团开始内战,兵连祸结。

皇帝刘协命宫廷秘书(尚书)、宫廷随从(侍中),从中调解,李傕、郭汜全不接受。

郭汜阴谋劫持皇帝到他的军营,当天夜晚,有人逃亡,报告李傕,李傕决定先行动手。

三月二十五日,李傕命侄儿李暹,率数千人部队,包围皇宫,派车三辆,迎接刘协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彪说:“自古以来,帝王从没有住在臣属家里的,你们做事,怎么如此?”李暹说:“将军(李傕)这样决定,不能更改。”官员们只好徒步跟着皇帝的座车出宫。刚刚出宫,军队即行进入,抢夺宫女跟御用物品。刘协到李傕军营,李傕又把宫廷金银财宝,全部搬来,然后纵火焚烧皇宫。政府机关,以及民宅,全都成为灰烬。

刘协再命三公、部长级高级官员,调解李傕、郭汜争端。郭汜乘机把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彪、最高监察长(司空)张喜、宫廷秘书(尚书)王隆、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刘渊、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士孙瑞、交通部长(太仆)韩融、司法部长(廷尉)宣璠、藩属事务部长(大鸿胪)荣邵、农林部长(大司农)朱

俊、工程总监(将作大匠)梁邵、骑兵指挥官(屯骑校尉)姜宣等,扣留军营,当作人质。

朱俊气愤难忍,发病,逝世。

夏季,四月二十三日(原文“甲子”,据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改),皇帝刘协擢升小老婆第一级贵人、琅邪郡(山东省临沂市)人伏寿当皇后,任命伏寿的老爹、宫廷随从(侍中)伏完,当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。

后将军郭汜设宴款待中央政府高级官员,商议进攻车骑将军李傕。杨彪说:“臣属互斗,一个人劫持天子,一个人劫持高官,这算干什么?”郭汜勃然大怒,拔出佩刀,就要格杀。杨彪说:“你既不尊奉皇家,我岂贪生怕死!”皇家警卫指挥官(中郎将)杨密,竭力劝阻,郭汜才停止。

李傕召集羌人、胡人,约数千人,先赏赐给他们一些皇帝御用的物品,以及绫罗绸缎,承诺再赏赐给他们宫女和民间妇女,要他们攻击郭汜。而郭汜也跟李傕的部将、皇家警卫指挥官(中郎将)张苞等,秘密结盟,准备攻击李傕。

四月二十五日,郭汜率军乘夜猛扑李傕大营正门,箭落如雨,射中皇帝刘协所在御帐中的帷帘,还贯穿李傕的左边耳朵。张苞等在内纵火烧屋,偏偏不燃。李傕部将杨奉在营外迎战郭汜,郭汜被击退;张苞等率领部队,投奔郭汜。

当天(四月二十五日),李傕把皇帝刘协迁移到北坞(长安城内李傕所筑的营垒),命指挥官(校尉)把守坞门。皇帝跟外界的联系,完全隔绝,侍奉皇帝左右的官员,得不到饮食,饥饿难忍,一个个脸色焦黄。刘协要求供应米五斗、牛肉五碗,打算赏赐左右。李傕说:“早晚两顿送饭,要米干什么?”命送去发

臭了的牛骨头。刘协大怒,要质问李傕。宫廷随从(侍中)杨琦劝阻说:“李傕了解他已犯下叛逆大罪,可能一不做二不休。听说他还打算把陛下送到池阳(陕西省泾阳县)的黄白城(陕西省三原县东北),我盼望陛下强行忍耐。”刘协才停止。

宰相(司徒)赵温写信给李傕说:“阁下从前攻陷首都(长安),屠杀大臣(参考一九二年六月),而今又为了一些小小的误会,铸成深仇大恨。皇上下令和解,诏书无人遵奉,还打算把皇上转送到黄白城(陕西省三原县东北),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《易经》说:‘一次已经过分,二次更是沉入谷底,三次不改,就被淹死,大凶。’”(《易经·大过·上六》原文:“过,涉,灭顶,凶。”赵温延伸为一二三顺序。)不如早日跟对方和解。”李傕怒火上冲,要杀赵温,老弟李应竭力劝阻,几天之后,李傕怒火才告平息。

李傕相信男巫女巫们解灾救难的法术,在北坞(长安城内李傕所筑的营垒)门外,给董卓盖一座庙宇,经常用三牲(牛猪羊各一)祭祀。面见皇帝刘协时,有时说“明陛下”,有时说“明帝”(大概是英明的陛下之意),滔滔不绝指控郭汜的罪状,刘协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回答,李傕大喜,自以为得到皇帝的欢心。

闰五月九日,刘协再命皇家礼宾执行官(谒者仆射)皇甫郃,前往调停李傕、郭汜争端。皇甫郃先见郭汜,郭汜接受。皇甫郃再见李傕,李傕不肯,诟骂说:“郭汜不过一个盗马贼,怎么敢跟我平起平坐?一定要杀掉他。阁下请看我的谋略和部队,能不能制服郭汜?郭汜劫持政府高官,行为如此卑鄙,你打算帮助他呀?”皇甫郃说:“近在眼前的事,以董卓的强大,结局如何,将军应该知道。吕布受董卓的厚恩,却翻脸无情,眨眼之间,董卓身首异处,因为他有勇无谋。而今,将军身为

上将,承受宠爱荣耀,郭汜不过劫持高官,将军却劫持皇上,谁的罪重?张济跟郭汜结合;杨奉,不过是白波变民的一个首领(白波变民集团,自一八八年二月起事以来,一直出没于河东【山西省西南部】一带,之后又渐及关中【陕西省中部】),犹知道将军的作为不对。将军虽然宠爱杨奉,恐怕他不可能受你利用。”李傕厉声吆喝,把皇甫郛赶出。

皇甫郛被赶出后,晋见刘协,报告:“李傕拒绝诏书,口出恶言!”刘协恐怕李傕听到,急命皇甫郛快走。李傕果然派虎贲警卫武士王昌,从后追赶呼叫,打算格杀。但王昌知道皇甫郛忠贞正直,不忍下手,放他逃走。回报李傕说:追赶不及。

闰五月十一日,任命车骑将军李傕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(大司马),位在三公之上(此时权力魔杖握在李傕之手,李傕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)。

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(大司马)李傕,跟后将军郭汜,在首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互相攻击,一连数月,杀人一万以上。

六月,李傕的部将杨奉,打算谋杀李傕,事情泄漏,率军叛变。李傕的声势,开始衰退。

六月庚午日(六月庚子朔,没有庚午),镇东将军张济,从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抵达长安,打算调解李傕、郭汜纠纷,迎接皇帝刘协前往弘农郡。而刘协也思念旧日京师(洛阳),派人前往游说,总共十次之多,郭汜、李傕终于接受调解,答应互相交换爱子,当作人质。

然而,李傕妻子爱她的儿子,不肯送出,调解始终不能生效。可是羌人、胡人组织的志愿军,却不断到刘协住的北坞

(长安城内李傕所筑营垒)大门,喊叫说:“皇上是不是在里面?李傕将军(李傕)应许给我们的宫女,如今在什么地方?”刘协恐惧不安,命宫廷随从(侍中)刘艾,对宣义将军贾诩说:“你以前忠心耿耿,为国家办事,所以受到擢升和荣耀。现在羌人胡人,塞满道路,闹上宫门,请想一个因应之道。”贾诩遂摆下筵席,宴请羌胡志愿军高级将领,承诺封他们侯爵跟颁发赏赐,羌胡志愿军才撤走,而李傕的军力更加衰弱。这时,有人再提出和解的建议,李傕终于接受,跟郭汜之间,改为互相交换女儿当人质,允许刘协东还。

秋季,七月甲子日(七月庚午朔,没有甲子),刘协出宣平门(长安东面北头第一门),正要过护城河桥,郭汜部队数百人,在桥上阻拦,说:“车上是不是天子?”刘协车驾无法前进。李傕部队数百人,全副武装,手执铁戟,在前开路,就要厮杀。宫廷随从(侍中)刘艾大叫:“车上真是天子!”命另一宫廷随从(侍中)杨琦,高高举起车帘,刘协说:“各位怎么敢逼迫至尊?”郭汜部队始行撤退。

刘协御驾既渡过护城河桥,官兵一齐欢呼“万岁”。当夜,走到霸陵(陕西省西安市东北),随从的官员跟卫士,饥饿难忍,张济按照官阶大小,分别致送饮食。

李傕也出长安,驻军池阳(陕西省泾阳县)。

七月丙寅日(七月庚午朔,没有丙寅),擢升张济当骠骑将军,开府仪同三司(官位、权力,以及办公机构和属官,跟三公相同)。擢升后将军郭汜当车骑将军、安西将军杨定当后将军、杨奉当兴义将军,全封侯爵。又任命故凉州军团牛辅的部将董承当安集将军(董承是十二任帝刘宏娘亲董太后的侄儿,刘协的表叔)。

郭汜改变主意,企图乘机裹胁刘协前往高陵(左冯翊郡郡政府所在县·陕西省高陵县),而三公、部长,以及张济,都坚持前往弘农(弘农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,连日会商,不能决定。刘协派人告诉郭汜说:“我只为了弘农距离洛阳皇家祭庙较近,并没有别的意思,请不要多疑。”郭汜坚决不许,刘协绝食抗议,一天不进一餐。郭汜得到报告,妥协说:“不妨先到最近一个县城,再作研究。”

八月六日,刘协抵达新丰(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零口乡)。

八月丙子日(八月己亥朔,没有丙子),郭汜打算强迫刘协西还,定都郿县(陕西省眉县,曾是凉州变民首领之一马腾的根据地)。宫廷随从(侍中)种辑得到消息,秘密通知杨定、董承、杨奉,命各军集结新丰。

郭汜知道阴谋泄漏,恐怕被害,抛弃他的部队,逃入终南山(秦岭山脉)。

十月一日,车骑将军郭汜的部将夏育、高硕等先行纵火,准备乘乱劫持刘协西行。宫廷随从(侍中)刘艾,看见大火越烧越烈,急请刘协投奔其他军营,躲避火势。这时,杨定、董承率军抵达,打算把刘协护送到杨奉军营。夏育等出军阻止,杨定、杨奉竭力战斗,击破夏育等,刘协才算逃出。

十月五日,刘协抵达华阴(陕西省华阴市)。宁辑将军段煨,早已准备好皇帝及三公、部长以下官员们所需要的各种衣物器具,以及饮食粮秣,盼望刘协驻进他的军营(皇帝虽然已没有权威,但仍有剩余的利用价值,所以每一个军阀头目,都希望掌握皇帝)。

可是,杨定跟段煨之间,原先有仇。杨定的党羽种辑、左

灵,一口咬定段熲打算谋反,要求采取行动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彪、宰相(司徒)赵温、宫廷随从(侍中)刘艾、宫廷秘书(尚书)梁绍,向刘协报告:“段熲绝不会谋反,我们全体用性命作为保证。”但董承、杨定,胁迫弘农郡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郡政府视察官(督邮),命他向刘协警告:“郭汜已进入段熲军营,可能有变。”刘协惊疑不定,只好在路旁露天而宿。

十月十日,杨奉、董承、杨定,打算攻击段熲。命种辑、左灵,请刘协下令讨伐。刘协说:“段熲没有谋反迹象,杨奉这批人攻击他,怎么会想到要我下诏?”种辑坚持这项请求,一直纠缠到夜半,刘协仍然拒绝。而杨奉等已不能等待,径向段熲发动攻击。可是因双方力量相等之故,战争持续十余日,不能取胜。而段熲继续供应皇家以及文武百官饮食,毫无二心。刘协派宫廷随从(侍中)、宫廷秘书(尚书),通知杨定等,命他们跟段熲和解。杨定等接受,停战回营。

李傕、郭汜忽然发现自己愚不可及,竟然让皇帝脱离自己掌握。听说杨定攻击段熲,二人分别率军东进,援救段熲,打算乘机劫持刘协西返。杨定得到消息,知道无力抵抗,准备撤回他的基地蓝田(陕西省蓝田县),可是退路已被郭汜阻塞,杨定惊恐,抛下他的部队,单身匹马逃亡,投奔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全权州长(牧)刘表。

张济跟杨奉、董承,又起冲突;张济遂再跟李傕、郭汜结盟。

十一月(原文误置于十二月,据《后汉书》所载十一月三日改),刘协抵达弘农(弘农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。张济、李傕、郭汜,在后面追赶,追到弘农东方山涧,终于追及,立即发

动攻击。董承、杨奉迎战，大败奔逃，文武百官跟士兵死的不计其数，皇家御用物品、御玺、符节、档案，全部遗失。射击兵团指挥官(射声校尉)沮俊，身负重伤，从马背跌下，李傕问左右随从说：“还能不能救活？”沮俊诟骂说：“你们这些叛逆，竟敢逼迫天子，杀害高官，迫使宫女流离失所，乱臣贼子，从没有人敢如此。”李傕把他格杀。

十一月五日，刘协逃到曹阳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黄河南岸)，露宿田野。董承、杨奉兵力微弱，自知无法阻止再次的攻击，遂假装跟李傕、郭汜和解，而在暗中派出密使到河东郡(山西省夏县)，招请前白波变民集团(活动于山西省西南部)首领李乐、韩暹、胡才，以及南匈奴汗国(王庭设平阳【山西省临汾市】)右贤王栾提去卑。李乐等率领骑兵数千人，渡黄河南下，跟董承、杨奉联合，向李傕、郭汜攻击，大破李傕、郭汜，杀数千人。

董承等认为这正是脱身良机。

十一月十三日(原文“庚申”【十二月二十四日】，时间不合。据《后汉书》“庚辰”改)，在董承、李乐保护下，刘协御驾动身东行；胡才、杨奉、韩暹、栾提去卑，作为后卫。李傕等继续追赶，从背后攻击，杨奉等大败，死亡人数，比弘农东涧之役还多。宫廷禁卫官司令(光禄勋)邓渊、司法部长(廷尉)宣璠、宫廷供应部长(少府)田芬、农林部长(大司农)张义，全部丧生。宰相(司徒)赵温、祭祀部长(太常)王细、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周忠、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管郤，一齐被俘，李傕要全部诛杀。贾诩说：“他们都是大臣，怎么能谋害？”李傕才停止。李乐对刘协说：“情势危急，请陛下上马。”刘协说：“我不能抛弃追随我的文武百官，他们有什么罪！”军队断断续续，拖长四十华里，最

后终于抵达陕县(河南省三门峡市),各结营寨固守。

这时,狼狈残破,不堪入目,虎贲警卫武士、羽林军,总共不满一百人,李傕、郭汜的部队,围绕军营,鼓噪呼叫,官兵心颤胆惊,面无人色,都想早日逃散。李乐深为恐惧,打算教刘协乘船,顺黄河而东,经过砥柱(砥柱,即砥柱山,是三门峡市北黄河急流中的一个险恶石岛,由坚硬的闪长玢岩构成,屹立水中,直矗为柱,故有“中流砥柱”俗谚。二十世纪中叶,因修水坝,已被炸毁),从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登岸。杨彪认为,黄河凶恶,砥柱水道,更为险阻,皇帝不适宜冒此危险。于是决定渡黄河先到北岸,再作计议。遂命李乐乘夜先行,秘密准备船只,用火把作为信号。

刘协率同三公、部长等官员,徒步走出军营,皇后伏寿的老哥伏德,一手搀扶妹妹,一手挟着十匹绸缎。董承命符节保管官(符节令)孙徽,在人群中挥刀砍杀,斩杀皇后的卫士,鲜血溅到皇后伏寿御衣之上。勉强抵达黄河,而黄河堤岸距水面却有十余丈之高,无法下去,遂用绸缎结成坐椅,使人背起刘协,垂抵地面;其他的人只好匍匐爬行,有的情急下跳,官帽都摔崩裂。下去之后,奔到河边,争先恐后跳上渡船,秩序大乱,董承、李乐下令用暴力阻止,一霎时渡船之中,堆满了人的手指(前五九七年,楚王国攻击郑国,晋国国务官【大夫】荀林父率军救郑,跟楚军在邲邑【河南省郑州市东古城村】会战,晋军大败,争夺黄河船只逃命,落水的官兵攀住船舷不放,荀林父下令刀砍,手指纷纷坠落船中,多到可以用双手捧起来【可掬】。后世史学家遂用这个典故,表示惨败)。刘协好不容易上船,其他上船的,仅只皇后伏寿,跟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彪等以下,才数十人。宫女跟追随

的官兵人民,无法北渡,留在岸边的,都被乱兵掠夺,豪华的衣服扒下来,赤身露体,头发也被扯掉,天气寒冷,冻死的不计其数。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士孙瑞,被李傕的士兵格杀。

李傕遥遥望见黄河北岸火光,派骑兵斥候前往侦察,碰上刘协正在渡河,大声质问:“你们把皇帝弄到哪里去?”董承恐怕李傕放箭,急用被褥当作屏障。登上北岸后,抵达大阳(山西省平陆县),进驻李乐军营。河内郡(河南省武陟县)郡长张杨,派数千人,身背粮秣进贡。

十二月三日(原文“乙亥”误),刘协乘坐牛车,前往安邑(河东郡郡政府所在县·山西省夏县),河东郡郡长王邑呈献绸缎布匹,刘协全部赏赐给三公、部长以下官员,封王邑侯爵;任命胡才当征东将军,张杨当安国将军,全都“持节”,开府仪同三司(官位、权力,以及办公机构和属官,跟三公相同)。

其他各路军马将领,纷纷请求皇帝任命官职,刘协一一应允,刻印都来不及,索性用铁锥来画。刘协住在用篱笆围绕的破屋之中,门户洞开,皇帝主持朝会时,士兵们像看马戏一样的伏在篱笆上参观,你挤我,我挤你,哄堂大笑。

刘协又派交通部长(太仆)韩融,前往弘农(弘农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,跟李傕、郭汜,谋求和解。李傕这才把所俘虏的文武官员释放,也交回一部分所掳掠的宫女,跟御用物品、衣服。但是不久,刘协粮食用尽,宫女只能分到蔬菜和野果。

十二月十九日,河内郡(河南省武陟县)郡长张杨,从野王(河南省沁阳市)到安邑(山西省夏县)朝见,请求奉迎刘协返洛阳。可是,将领们不肯接受;张杨遂回野王。

这时,长安陷于无政府状态,凡四十余日,年轻力壮的四处逃亡谋生,老幼身弱的互相格杀煮食(人间惨事),足有两三年之久,关中(陕西省中部)不见人烟。

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袁绍的智囊奋武将军沮授,向袁绍建议:“将军之家,一连数世,都是国家重臣,忠义双全。而今,皇上流离失所,皇家祭庙也被摧毁。试看所有州郡,虽然都用大义号召,实际上互相吞并,各有打算,没有人真正的忧国忧民。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已获得初步安定,兵强马壮,如果向西迎接皇帝大驾,迁都邺城(冀州州政府所在城·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,挟天子以令诸侯,加强武装部队,讨伐不听命中央政府的叛徒,谁能抵挡?”颍川郡(河南省禹州市)人郭图、淳于琼反对,说:“东汉王朝没落,为时已久,勉强要复兴它,岂不太难?而且,英雄纷纷起兵,各霸一方,拥有私人武力,动辄一万余人,这正是:‘秦王国失掉了他的鹿,先捉到它的,当王。’(蒯彻对韩信说的话。鹿,指政权,参考前二〇二年。)如果把皇帝迎接到自己地盘,一举一动,都要奏请批准。服从则将军手中的权力就被剥夺,不服从则违抗圣旨诏书。缚手缚脚,不是上等谋略。”沮授说:“现在奉迎皇帝,在大义上是一项收获,在时间上正是契机,如果不早早决定,定有人抢先下手。”袁绍不肯接受。

十二、东汉王朝亡

一九六年,春季,正月,安集将军董承、安国将军河内郡(河南省武陟县)郡长张杨,打算迎奉东汉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(本年十六岁)返回洛阳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;兴义将军杨奉、

原白波变民(活动于山西省西南部)首领李乐拒绝,各将领互相猜疑。

二月,原白波变民另一首领韩暹,攻击董承。董承战败,逃向野王(河南省沁阳市),投奔张杨。韩暹驻军闻喜(山西省闻喜县)。征东将军胡才、兴义将军杨奉,南下坞乡(河南省偃师县南);胡才准备攻击韩暹,刘协派人劝阻。

张杨命董承先到洛阳,整修被董卓焚毁的皇宫。交通部长(太仆)赵岐,帮助董承,说服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全权州长(牧)刘表,派工兵到洛阳,协助皇宫复建工程。粮秣给养,络绎北运,前后不绝于途。

夏季,五月二日,皇帝刘协派使节前往杨奉、李乐、韩暹等军营,要求护送返都,杨奉等终于同意。

六月一日,刘协抵达闻喜(山西省闻喜县)。

六月六日,杨奉、韩暹,护送皇帝刘协向东方进发,河内郡(河南省武陟县)郡长张杨,运输粮秣,在道上迎接。

秋季,七月一日,刘协抵达洛阳(一九〇年二月十七日,在董卓裹胁下离开,今日始返,共五年四月十五天。洛阳已非昔日),暂住故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赵忠住宅。

七月十四日,大赦。

八月八日,刘协移居南宫杨安殿——张杨认为天子还都是他的功劳,所以命名杨安殿。张杨告诉其他将领们说:“天子,是全国人民的天子。中央政府自有三公及部长高官,我应该留在京师(首都洛阳)之外,作为屏障。”遂返回他的基地野王(河南省沁阳市)。杨奉也率军出京,驻屯梁县(河南省汝州市)。韩暹、董承,则留在首都洛阳,担任警卫。

八月十日,擢升安国将军张杨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(大司马)、杨奉当车骑将军、韩暹当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兼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,全部“持节”,设立象征权威的斧钺。

这时,皇宫、民宅,几乎焚烧一空,文武官员只好拔除荆棘乱草,靠着断墙破壁居住。各州郡政府首长,虽都手握重兵,却没有人肯来进贡。官员们饥饿难忍,宫廷秘书署助理(尚书郎)以下,都亲自到郊外采摘野菜。有的就在断墙破壁间饿死,有的被士兵格杀。

兖州(山东省西部)全权州长(牧)曹操,这时驻军许县(河南省许昌市东。曹操刚于去年【一九五】十二月攻陷雍丘【河南省杞县】,当是自雍丘进驻许县),派扬武警卫指挥官(扬武中郎将)曹洪,率军西上,迎接刘协。

八月二十七日,刘协车驾出轘辕(河南省登封县西北)东行,乘势迁都许县(河南省许昌市东)。

二一四年,东汉政府自从迁都许县(河南省许昌市东)以来(一九六年八月迄今),皇帝刘协不过只端坐他的宝座而已,左右侍从和武装卫士,全是曹家班的人。参议官(议郎)赵彦,常向刘协陈述时势及对策,曹操大感厌恶,于是诛杀赵彦。后来,曹操因事在金銮宝殿参见刘协,刘协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,遂说:“阁下如果愿意辅佐我,感激不尽;如果不愿意辅佐我,求你开恩,放我一条生路。”曹操脸色大变,频频行礼,请求告辞。旧有制度:身为三公,而又兼武装部队统帅时,每逢朝会,都由虎贲武士,手执利刀,左右挟持入殿。曹操既出,回顾左右,汗流浹背,从此不再参见。

董承的女儿,是皇帝刘协小老婆群第一级“贵人”,曹操既诛杀董承(参考二〇〇年正月),斩草除根,要同时诛杀董承的女儿。刘协因董贵人怀孕,屡屡恳求,曹操不许。皇后伏寿因此大为恐惧,写信给老爹伏完,指控曹操残暴迫害,请老爹秘密对付曹操。伏完胆小,不敢反应。而就在十四年后的本年(二一四),事情外泄,曹操怒不可遏。

十一月,曹操派最高监察长(御史大夫)郗虑,“持节”,收缴皇后印信,命宫廷秘书长(尚书令)华歆充当郗虑的助手,率军进入皇宫,逮捕伏寿。伏寿紧闭屋门,藏到夹墙之中,华歆拆屋毁墙,把伏寿强行拉出。这时,刘协坐在殿外,请郗虑就座。伏寿已不成人形,披头散发,光着双脚,一面走一面哭,经过刘协身旁,哀号说:“能不能救我一命?”刘协说:“我也不知道我命尽何时?”对郗虑说:“郗公,天下难道真有这种事!”伏寿被囚入宫廷事务署纺织厂附设监狱(暴室),处决。伏寿所生的两个皇子,全用毒酒灌死,兄弟及娘家人被杀的一百余人。

二二〇年,春季,正月,东汉王朝(首都许县【河南省许昌市东】)魏王(首府邺城【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】)曹操抵达洛阳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。

正月二十三日,曹操逝世。

冬季,十月十三日,篡夺大事终于开始。东汉帝(十四任献帝)刘协,在繁阳(河南省临颍县西北·登极后改名繁昌)兴筑高台。

十月二十九日,曹丕登上高台,接受皇帝御玺,正式称帝(一任文帝),东汉王朝亡。

2 二、三跨世纪逐鹿型大混战

一、黄巾民变

一八三年,黄巾民变爆发。

最初,巨鹿(河北省宁晋县西南)人张角,信奉黄帝(姬轩辕)、老子(李耳),用法术咒语,教授门徒,称“太平教”。在给人治病的时候,使病人下跪,说出自己的过失,然后命病人喝下经过张角祝福过的水——“符水”,病人有时也会痊愈,于是大家遂把他当作神明崇拜。张角派出他的门徒,周游四方,传播教义,前后十余年间,信徒多达数十万人,遍布下列八州:青州(山东省北部)、徐州(江苏省北部)、幽州(河北省北部)、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、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、扬州(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)、兖州(山东省西部)、豫州(河南省);全都接受张角的领导。甚至有人卖掉财产,或抛弃财产,前往投奔,道路上拥挤得水泄不通,途中病死的,就有一万余人。郡县政府不了解内情,反而声称:张角鼓励人民向善,推广教化,受到人民敬爱。

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赐,当时正是宰相(司徒),上书说:“张角欺骗人民,虽受到赦免,仍不知悔过,而且势力越发扩张。今天,如果命州郡政府镇压搜捕,恐怕更增骚动,加速变化。应该切实督促州长(刺史)、郡长(二千石),在群众中调查各人的原籍,护送他们各回乡里,用以削弱他们的力量;然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。用不着劳师动众,便可平息。”不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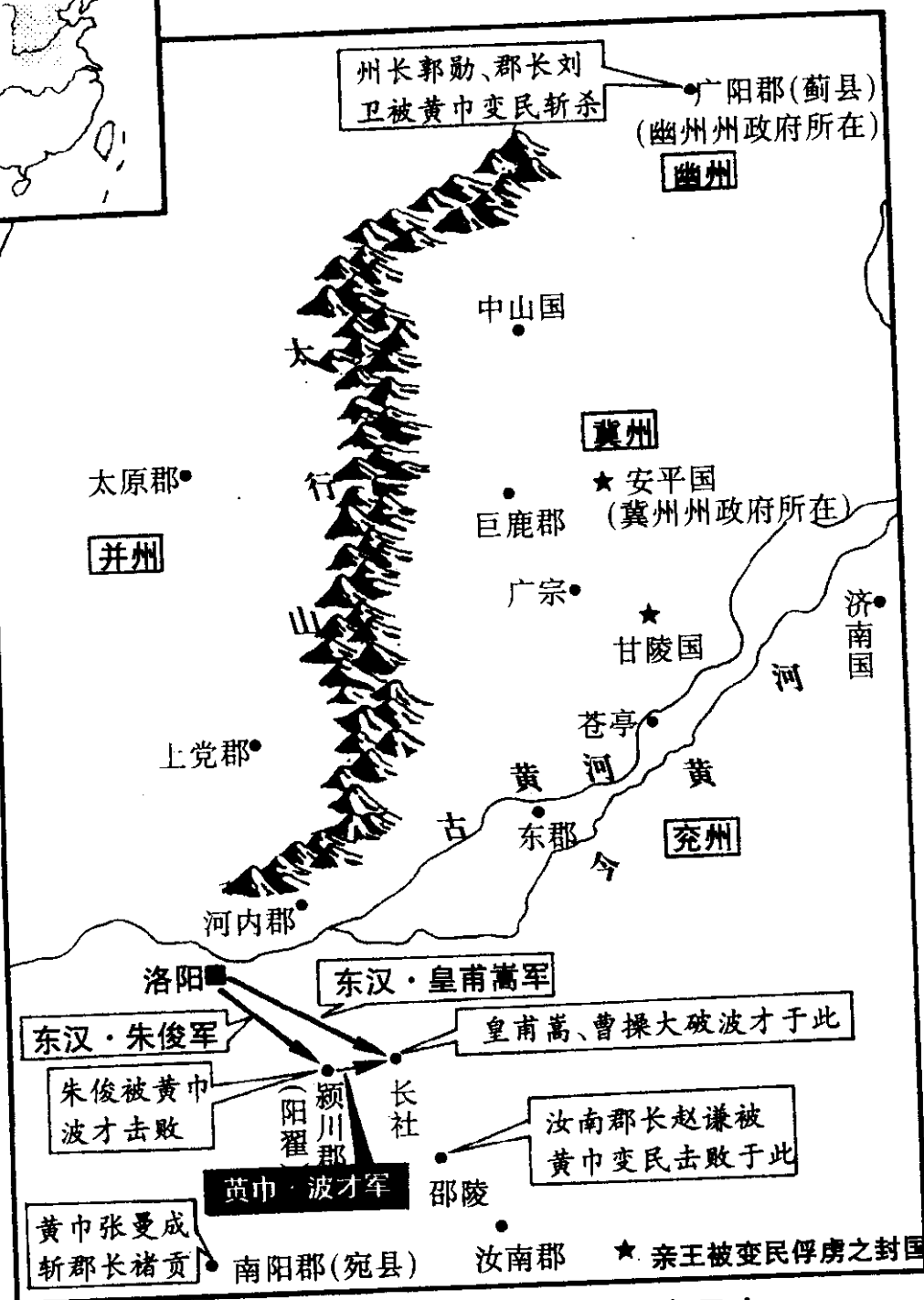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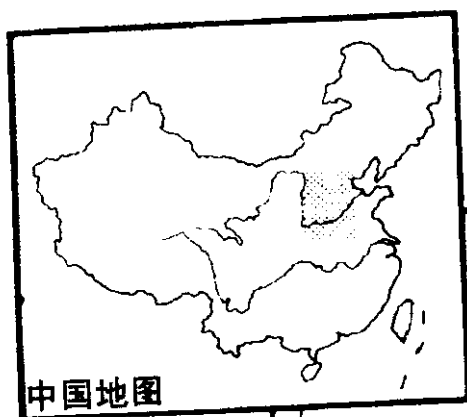
杨赐调职,奏章遂留在皇宫。

宰相府秘书(司徒掾)刘陶,再上书重提这项意见,说:“张角等的阴谋,一天比一天严重,曾有流言说:‘张角等偷偷前来京师(首都洛阳),观察政府行动。’飞鸟鸣声,野兽心怀,互相呼应。州郡政府假装不知道,更不准备奏报中央。只是用口头传递情况,不愿白纸写黑字,形诸正式文件。我建议陛下,应公开颁发诏书,悬赏捉拿张角等人,以封爵作为奖赏;如果官员畏惧躲避,即跟张角同等罪状。”刘宏对张角这件事,毫不在意,反而下令刘陶重新注解《春秋》。

张角势力遂如日中天,设立三十六个军区(三十六方),大军区一万余人,小军区六七千人(合计已有三十六万人,这是一个可观的武力),分别任命高级官员,宣称:“苍天已死/黄天当立/岁在甲子(一八四年)/天下大吉。”首都洛阳中央政府各单位大门,以及州郡政府各单位大门,都有白石灰写的“甲子”字样。

太平教总指挥官(大方)马元义等,先集结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及扬州(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)变民数万人,预定在邳县(魏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邳镇)会师后起事。马元义经常前往京师(首都洛阳),跟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封谡、徐奉,秘密结盟,由二人作为内应,约定明年(甲子【一八四】)三月五日,内外同时发动,摧毁东汉王朝政府,另建新的政权。

一八四年,春季,张角门徒济南(首府东平陵【山东省章丘市】)人唐周,上书告密。东汉王朝(首都洛阳【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】)中央政府立即捕获马元义,在首都洛阳,用车裂酷刑处死。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二十九岁)下令三公、京畿总卫戍司令,调查宫廷及政府官员,以及人民,凡信奉张角“太



二世纪·一八四年二月 黄巾民变

平教”的，一律逮捕，诛杀一千余人。下诏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州政府，捉拿张角等人。张角知道事情泄漏，不分昼夜，发出紧急号令，于是，三十六个军区，同时起兵，每人都头戴黄巾，作为标帜，当时世人称之为“黄巾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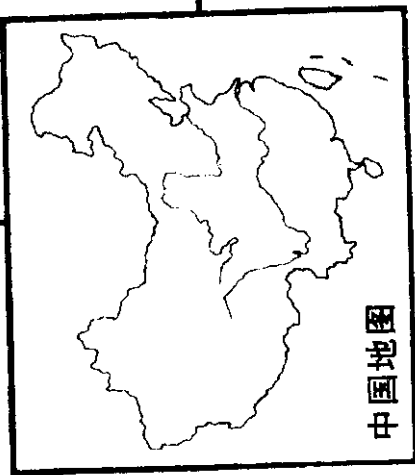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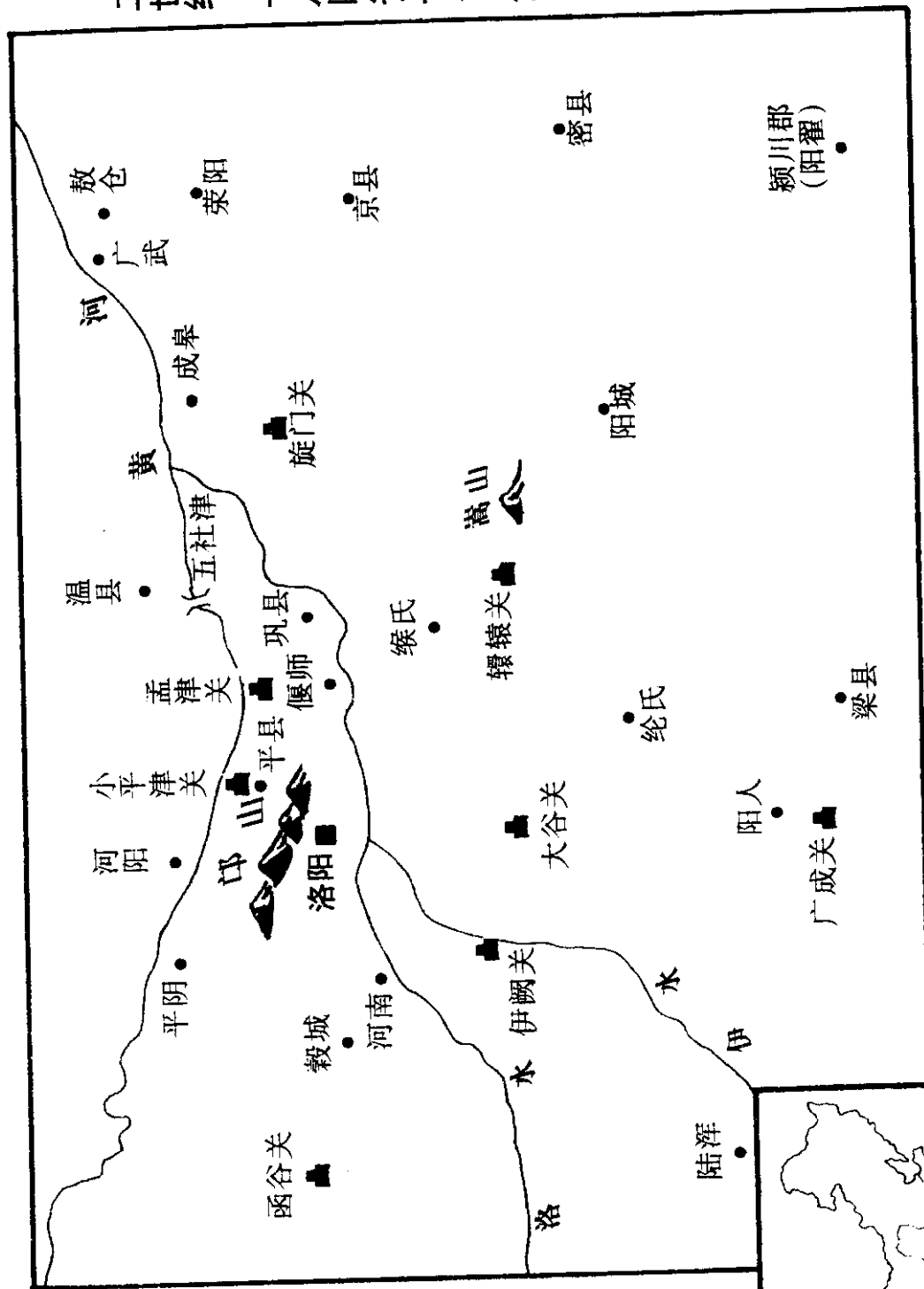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，张角称天公将军，张角老弟张宝称地公将军，张宝老弟张梁称人公将军。兵锋所及，焚烧政府机关，劫掠城镇村落，州政府和郡政府无法抵抗；首长和其他官兵，大多数都弃职逃命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(首都洛阳)震动。安平国(首府信都【河北省冀县】)亲王刘续、甘陵国(首府甘陵【山东省临清市】)亲王刘忠，都被各该封国的变民生擒，投降黄巾。

三月三日，刘宏擢升首都洛阳市长(河南尹)何进，当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，封慎侯，率羽林左右军，及北军(野战军)五兵团将士(五兵团：骑兵、步兵、南越、外籍、射击)，在首都驿马车总站(都亭)布防戒备，修理武器，护卫京师；并在函谷关(河南省新安县)、太谷关(偃师县西南)、广成关(河南省汝阳县东)、伊阙关(洛阳市南龙门镇)、轘辕关(河南省登封县西北)、旋门关(河南省荥阳县西)、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、小平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)，八个关隘，分别设立驻军司令(都尉)。

刘宏召集御前会议，北地(陕西省耀县)郡长皇甫嵩，认为应解除对“奸党”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；应拿出皇帝私人存款(中藏钱)，跟骏马管理处(祿骥廐)皇帝私马，赏赐出征大军。皇甫嵩，是皇甫规老哥的儿子。

刘宏询问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吕强的意见，吕强说：“党禁太久，人民怨恨愤怒，如果不肯赦免，万一逼得他们跟张角结合，将使叛乱扩大，后悔便来不及。于今，惟有先诛杀几个

二世纪：一八四年三月 洛阳近郊八大关



陛下左右贪赃枉法最厉害的宦官,赦免所有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奸党党人,调查州长(刺史)、郡长(二千石)的能力,则民变自然平息。”刘宏心里害怕,完全接纳。

皇帝刘宏向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杨赐,询问黄巾民变事宜,杨赐直言直语,说出实话,刘宏大不高兴。

夏季,四月,指责杨赐不能平息民变,免职。擢升交通部长(太仆)弘农(河南省灵宝县东北)人邓盛,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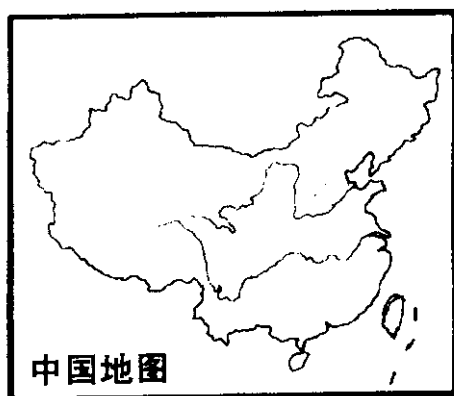
稍后,刘宏翻阅从前档案,发现杨赐跟刘陶有关张角的奏章;于是,封杨赐当临晋侯、刘陶当中陵乡侯。

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(左中郎将)皇甫嵩、右翼警卫指挥官(右中郎将)朱俊,共率四万余人,进击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,二人分两路前进,朱俊跟黄巾将领波才会战,失败;皇甫嵩孤军进驻长社(河南省长葛县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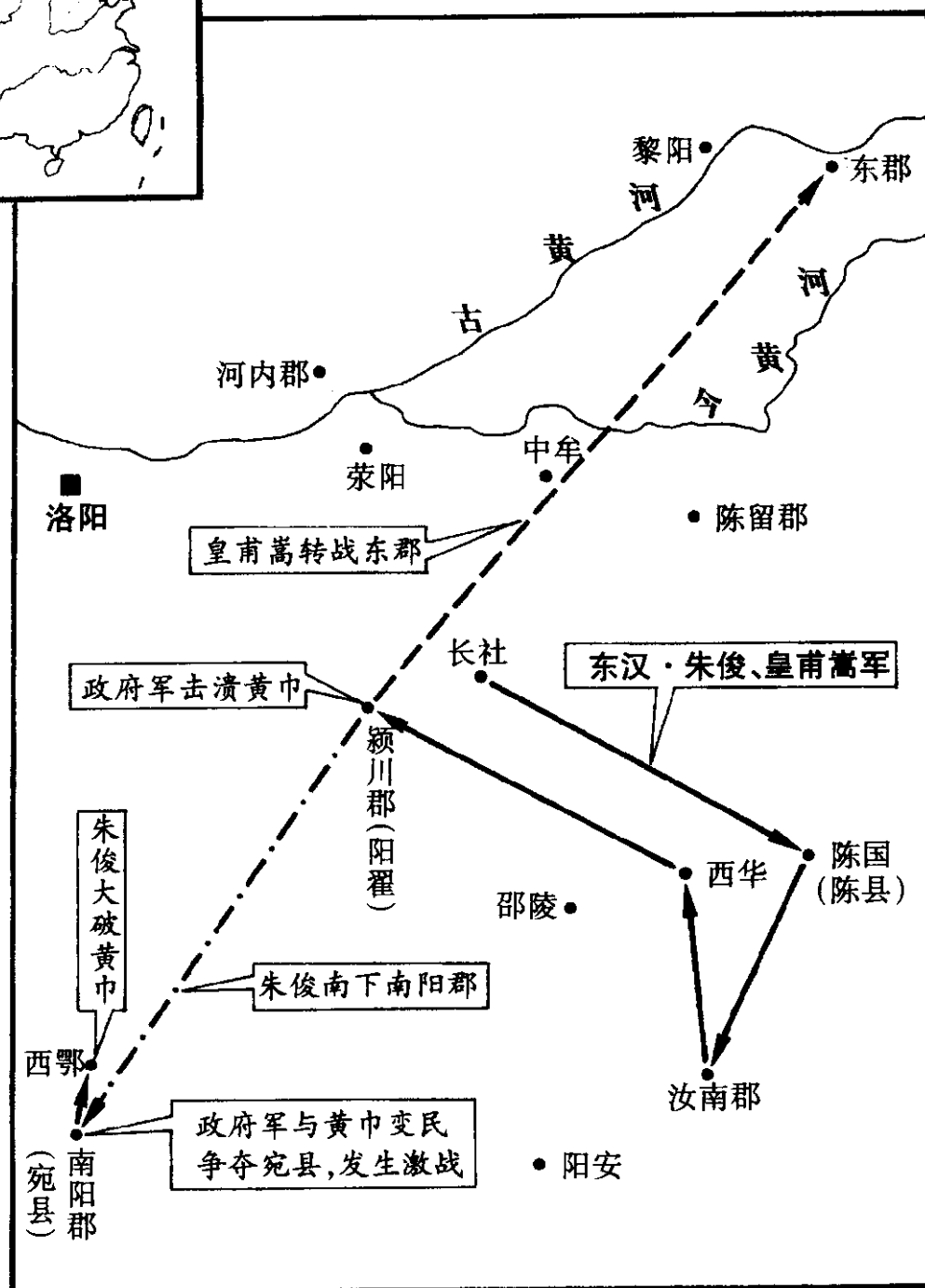
汝南郡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黄巾变民,在邵陵(河南省郾城县东)击败郡长赵谦。广阳郡(北京市)黄巾变民,击斩幽州(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)州长(刺史)郭勋,跟郡长刘卫。

黄巾将领波才把皇家警卫左翼指挥官(左中郎将)皇甫嵩,包围在长社(河南省长葛县),密不通风。皇甫嵩兵力单薄,军心恐慌。黄巾军用草结成篷帐,正好刮起大风,皇甫嵩命部队各举火把,登上城墙,然后派出突击队,直扑黄巾阵地,大声呼喊,纵火烧营;城上齐举火把,呼喊相应。皇甫嵩亲率大军,急擂战鼓,出城攻击,黄巾大惊溃乱,败走。此时,骑兵总监(骑都尉)沛国(首府相县【安徽省淮北市】)人曹操的援军适时到达。

五月,皇甫嵩、曹操,跟朱俊会合,再发动攻击,大破黄巾,



中国地图



二世纪·一八四年六月 朱俊、皇甫嵩扫荡河南黄巾变民

杀数万人。中央封皇甫嵩当都乡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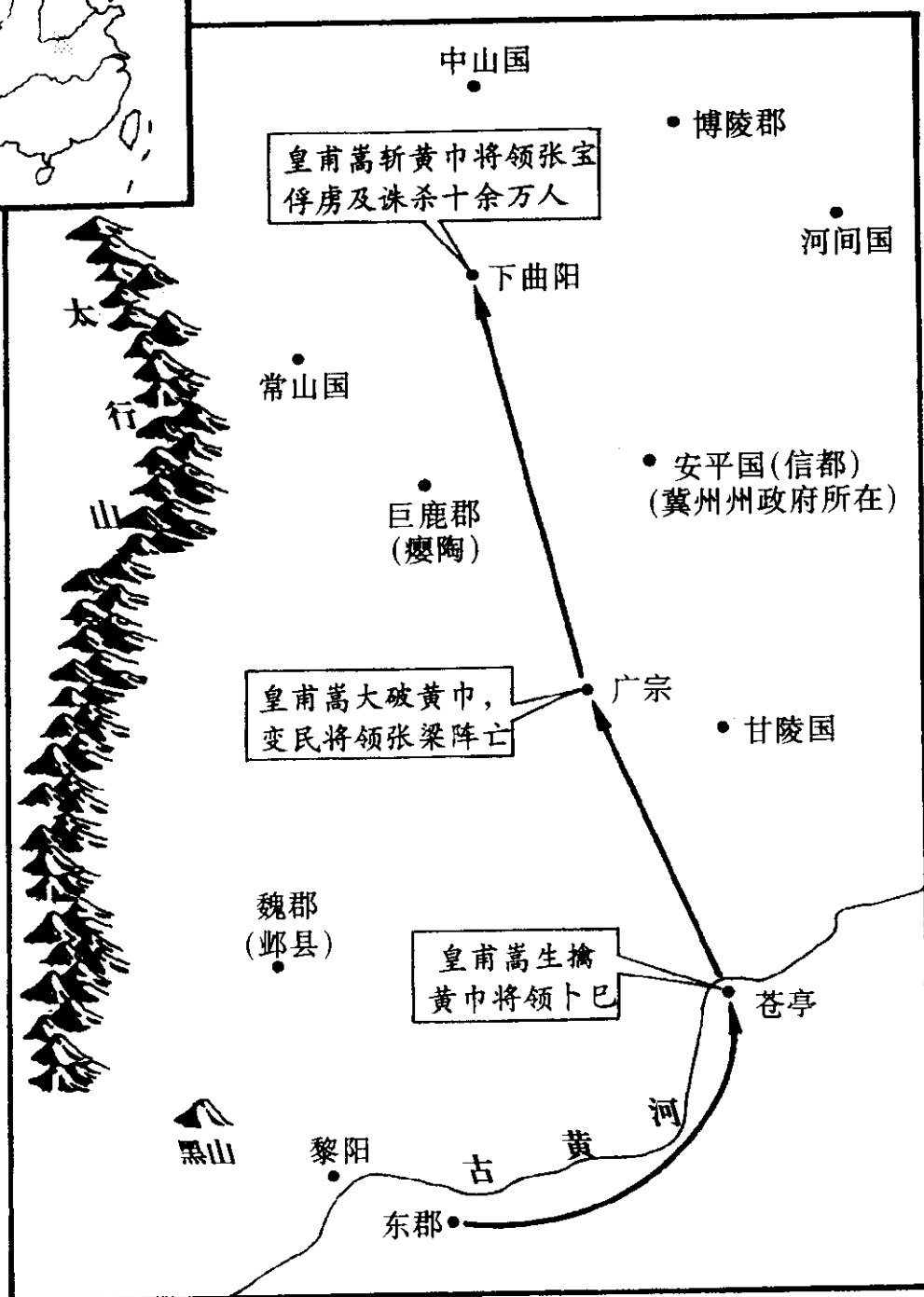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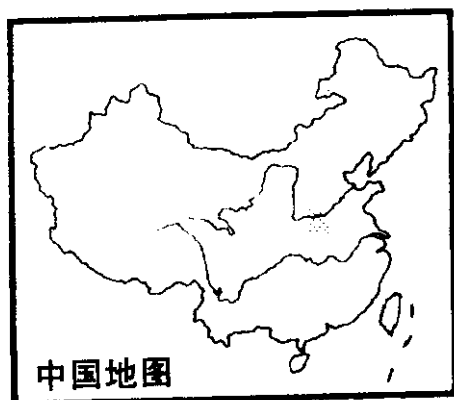
黄巾将领张曼成，屯兵宛县（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南阳市）城下一百余日。

六月，新任南阳郡郡长秦颉反攻，斩张曼成。

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（左中郎将）皇甫嵩、右翼警卫指挥官（右中郎将）朱俊，乘胜进攻汝南郡（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）及陈国（首府陈县【河南省淮阳县】）黄巾变民。追击黄巾将领波才，迫近阳翟（颍川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禹州市）；并在西华（河南省西华县西南）攻击黄巾将领彭脱。黄巾变民一败再败，全部溃散，残余部众投降政府军，三郡一齐平定（三郡：颍川、汝南、陈国）。皇甫嵩上书报告作战始末，把功劳全推给朱俊。中央封朱俊当西乡侯，升任镇贼警卫指挥官（镇贼中郎将）。命皇甫嵩攻击东郡（河南省濮阳市西南）黄巾，朱俊攻击南阳（河南省南阳市）黄巾。

皇家北翼警卫指挥官（北中郎将）卢植，攻击张角，连战连胜，斩杀及俘虏一万余人。张角溃败，退保广宗（河北省威县东），誓死固守。卢植把广宗密密包围，兴筑长墙，挖掘壕沟，制作攻城云梯，夺取就在旦夕。此时，刘宏派禁宫贴身侍从宦官（小黄门）左丰，前来军中视察；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，卢植拒绝。左丰大失所望，回首都洛阳后，向皇帝刘宏报告：“广宗那一小撮强盗，容易对付。卢指挥官只躲在营垒里使大军休息，大概要等上帝把张角天打雷劈！”刘宏光火，用囚车把卢植押解回首都洛阳，判处死刑，减一等处分。另派皇家东翼警卫指挥官（东中郎将）陇西（甘肃省临洮县）人董卓，代替卢植位置。

八月，皇甫嵩在苍亭（山东省阳谷县东北）攻击黄巾，生擒黄



二世纪·一八四年八月至十一月
皇甫嵩平定河北黄巾变民

巾将领卜巳。董卓攻击张角，不能取胜，受军法处罚。

八月三日，刘宏下诏皇甫嵩负责讨伐张角。

冬季，十月，皇甫嵩跟黄巾变民首领张角的老弟张梁，在广宗(河北省威县东)大战，黄巾军精锐勇猛，政府军不能取胜。第二天，皇甫嵩严守营垒不出，观察反应，发现敌人疲惫又不知戒备。于是，发动拂晓攻击，双方缠斗直到黄昏，黄巾军崩溃，张梁阵亡，三万余人被杀被俘，五万余人被迫投入河水淹死。张角稍早病故，被剖开棺木，砍下人头，送到首都洛阳示众。

十一月，皇甫嵩在下曲阳(河北省晋州市西)攻击张角的另一位老弟张宝，斩张宝，击杀及俘虏十余万人。

中央擢升皇甫嵩当左翼车骑将军，兼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，封槐里侯。皇甫嵩能够体恤士卒，大军出动，一定等到营垒筑成，才自己安顿，全军都已进餐，自己才坐下来吃饭；所以战必胜、攻必克。

黄巾将领张曼成的余党，更拥立赵弘当元帅，声势再振，武装部队有十余万，攻陷宛县(南阳郡政府所在县·河南省南阳市)，即作为根据地。镇贼警卫指挥官(镇贼中郎将)朱俊，跟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州长(刺史)徐璆(音 qiú【球】)等，联合包围，自六月到八月，不能攻克。有关单位要求调回朱俊，最高监察长(司空)张温，上书说：“从前，秦王国任用白起，燕王国任用乐毅，都是经年累月，才能建立功业。朱俊先前讨伐颍川(河南省禹州市)黄巾，已有功绩，率军南下，谋略已定；阵前更换元帅，是兵家最大的禁忌。应多给朱俊一点时间，才能成功。”皇帝刘宏才停止征召。不久，朱俊发动攻势，斩赵弘。

黄巾将领韩忠,再攻陷宛县(河南省南阳市),拒抗朱俊。朱俊大军再度包围,集中攻击西南城角,韩忠也集中西南城角应战。朱俊率领精锐,亲自奇袭东北,攀登而上。韩忠退守小城,恐惧惊慌,要求投降。朱俊手下将领都愿接受,朱俊说:“军事行动,有时候形式相同,而实质不同。从前,秦王朝和西楚王朝期间,人民并不固定的属于某一位君王,所以需要奖励归附。而今,全国统一,只有黄巾变民,掀起叛乱。如果接受投降,就无法鼓励那些安分守己的善良人民。必须诛杀,才可以惩治罪恶。今天接受他们投降,就等于敞开叛徒出入的大门,对他们有利时,他们进攻,战败时就投降保命。帮助强盗成长,不是上等谋略。”

朱俊下令急攻,一连几次冲锋,不能取胜。朱俊登山眺望,对军政官(司马)张超说:“我知道了,他们被紧紧包围,在强大压力下,投降无门,又无法突围,所以死战。万人一条心,已不可当,何况十万人一条心?不如宣布撤退。韩忠看到解围,自会冲出求生,只要一出小城,士气低落,可以立刻击破。”围解之后,韩忠果然出战,朱俊乘势攻击,大败黄巾变民,击杀及俘虏一万余人。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郡长秦颉,阵斩韩忠。黄巾残余部众再拥立孙夏当统帅,回军再入宛县(河南省南阳市)。朱俊发动猛烈攻击,军政官(司马)孙坚,率领部属,最先攀上城墙。

八月二日,攻陷宛县。孙夏率残余部众逃走,朱俊追击到西鄂(河南省南阳市东北石桥镇)精山(山在西鄂东南),再大破黄巾军,杀一万余人,黄巾军从此瓦解。其他州郡大肆搜捕,每郡都杀数千人。

一八五年,二月十日,东汉王朝(首都洛阳【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】)首都洛阳南宫云台火灾。

二月十一日,乐成门(南宫中门)火灾。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张让、赵忠,说服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三十岁),将全国田赋,每亩增加十钱,用来修建宫殿,并铸铜佛像(最早,秦王朝一任帝嬴政,搜括全国武器,熔铸成十二个金人【铜人】,各重一千石,音 dàn【但】。后来,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,曾从匈奴汗国休屠王那里,得到“祭天金人”,事实上是铜铸的佛像。刘宏因为修建玉堂殿,命宫廷事务管理官【掖庭令】毕岚熔铸四大铜人【佛像】,分别竖在苍龙、玄武门外)。乐安(山东省高青县东南)郡长(此时应是国)陆康上书劝阻,说:

“从前,鲁国二十二任国君(宣公)姬倭,向农民的私田征税,蝗虫灾害遂告发生(纪元前六世纪时,鲁国仍行井田制度,农民对公田不肯尽力耕耘。前五九四年,姬倭调查农民私田,哪一家的庄稼长得最好,就征收赋税。当年【前五九四】,蝗虫的幼虫【还没有长出翅膀】遂大量孵出。《春秋公羊传》指称:这是姬倭随意变更传统制度的缘故)。鲁国二十八任国君(哀公)姬蒋,打算增加捐税,孔丘认为是一种过失(鲁国国务官【大夫】季孙,曾就此事派冉有询问孔丘的意见,孔丘对冉有说:“季孙如果询问意见,姬旦【鲁国的始祖】的法规俱在;如果已经决定实行,岂不是多此一问”)。怎么可以勒索抢夺人民的财产,而去铸造毫无用处的佛像!又怎么可以抛弃圣人的经典,而效法亡国的措施(指嬴政铸金人而覆灭)!”

宦官群不允许有人破坏,于是指控陆康:“竟然援用亡国的例证,冒犯亵渎圣明的君王,犯大不敬之罪(惟一死刑)。”用囚车把陆康押回首都洛阳,囚禁司法部(廷尉)监狱。执法监察官(侍御史)刘岱,上书为他答辩解释,才得以不死,放逐回

乡。陆康,是陆续的孙儿(陆续,参考七一年)。

各州各郡,代替皇家采购木材、山石,然而运到京师(首都洛阳)缴纳时,禁宫侍从宦官长(黄门常侍),却百般挑剔,对认为不合规格的,一律拒绝验收。强迫州郡官员减低采购价格,然后照减低的价格发给。减低后的价格,往往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。这样,木材当然不够指定的数量,宦官就把已验收入库的木材,拿出来再卖给州郡官员;州郡官员再度缴纳,宦官仍然百般挑剔。到了最后,运到的木材,遂全都腐烂。宫殿既然成了摇钱树,就一连数年,都造不成。而州长(刺史)、郡长,更乘机向人民勒索,增加采购数量,全国人民,一片呻吟哀号。

刘宏又命“西园官邸”骑兵卫士,分别前往各州各郡督促采购工作,更给州郡带来恐怖震撼,最后,多数接受贿赂。州长(刺史)、郡长,以及“茂才”“孝廉”的升迁或调动,全部规定缴纳“助军”和“修宫”费用。财富雄厚的郡,缴纳费用多达二三十万,其余的郡,随着等级,成正比例降低。凡是新官上任,一律先到“西园官邸”磋商价钱,价钱讲妥,才能到差。清廉之士,要求辞职,则一律强迫上任。当时,河南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人司马直,刚就任巨鹿(河北省宁晋县西南)郡长,一向以清廉闻名于世,宦官特别优待,只向他索取三百万钱。司马直接到诏书后,怅然说:“当人民的父母官,反而谋害人民,去迎合时代,我不忍心。”宣称有病辞职,被上级驳回。司马直只好启程,走到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,上书指控政府的过失,服毒自杀。

奏章呈上后,刘宏暂时停止征收“修宫捐”。

自从黄巾领袖张角叛变,各地变民纷纷起事。计有:博陵

(河北省博野县东南)人张牛角、常山(首府元氏【河北省元氏县】)人褚飞燕,以及黄龙、左校、于氏根、张白骑、刘石、左髭丈八、平汉大计、司隶缘城、雷公、浮云、白雀、杨凤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绕、畦固、苦犹等,不可胜数(各种绰号,都是一种形容词。变民首领轻捷的称飞燕,骑白马的称白骑,胡子多的称左髭,大眼睛的称大目)。大集团有二三万人,小集团也有六七千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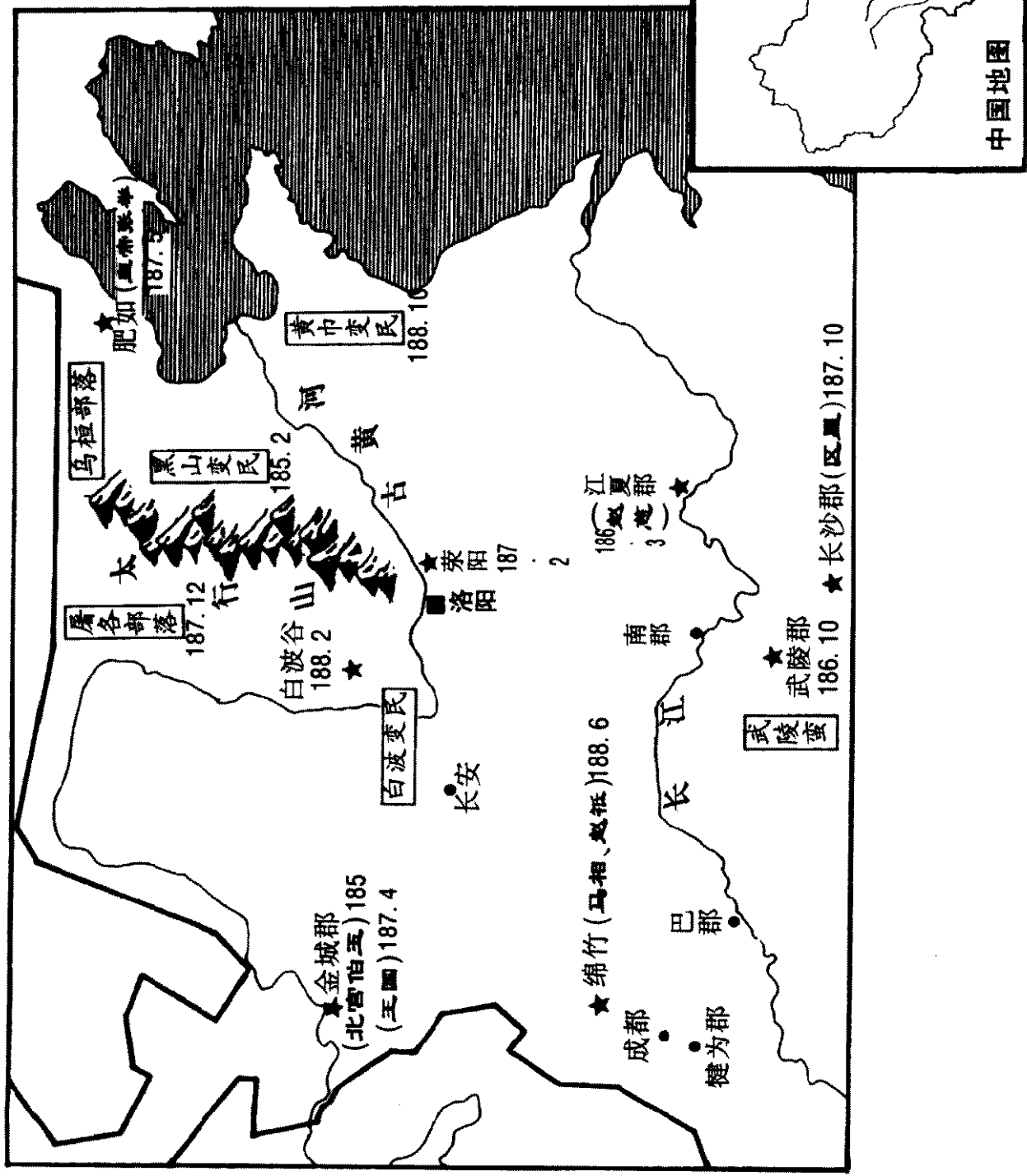
张牛角、褚飞燕,联合攻击廙陶(巨鹿郡政府所在县·河北省宁晋县西南)。张牛角被流箭射中,临死时,命他的部众奉褚飞燕为主,改褚飞燕为张飞燕。褚飞燕本名燕,因来去如飞,遂称他飞燕,山区变民都归附他,部众滚雪球般,越来越多,最后甚至多到一百万,被政府称为“黑山贼”(黑山,在河南省鹤壁市)。黄河以北各郡县,都受他的抢劫掳掠,中央政府束手无策。

褚飞燕派使节到京师(首都洛阳)要求政府招安收编。刘宏允许,任命他当平难警卫指挥官(平难中郎将),命他维持黄河以北山区治安,每年还可以保荐“孝廉”,以及派奏事官(计吏),前往首都洛阳接洽公务。

三月,擢升司法部长(廷尉)崔烈当宰相(司徒)。崔烈,是崔寔的堂兄(崔寔,参考一五一年十一月)。

当时,官员往往倚靠寝殿侍奉宦官(中常侍),或倚靠刘宏婴儿时奶娘的提拔,才可以坐上三公高位。段颎、张温等,虽然是有战功的名将,享有美好的名誉,也必须先缴出巨额金银财宝,才能擢升三公(段颎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【太尉】,张温当最高监察长【司空】。五〇年代以来,三公不断更换,在位的时间都不太久,因为必须不断有新的主顾,当皇帝的才能不断的有新的收入)。崔

二世纪·八〇年代后期 东汉末期遍地民变



烈是透过刘宏的奶娘,缴钱五百万,才当上宰相(司徒)的。正式任命的那天,刘宏亲自主持典礼,文武百官全体出席。刘宏对左右亲信说:“真后悔没有坚持到底,不然,这个官可卖一千万!”程夫人(刘宏的奶娘之一)在一旁生气说:“崔烈先生是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,怎么肯干这种买官的肮脏勾当,是看我的面子,才拿出五百万,你还不满意呀!”

一八八年,二月,黄巾残余变民首领郭大等,在河西(此指汾河以西)白波谷(山西省襄汾县西)起事,攻击太原郡(山西省太原市)、河东郡(山西省夏县)。

冬季,十月,青州(山东省北部)、徐州(江苏省北部),黄巾变民再度起兵,劫掠郡县。

一八九年,冬季,十月,并州(山西省及黄河河套地区)白波变民集团,攻击河东(山西省夏县),董卓派部将牛辅讨伐。南匈奴汗国(王庭设美稷【内蒙古准格尔旗】)四十一任单于栾提于扶罗率数千骑兵,跟白波变民集团结合,攻击郡县,劫掠财产。当时,人民为了自保,都建有坚固堡寨。栾提于扶罗根本抢不到东西。

一九〇年,青州(山东省北部)州长(刺史)焦和,也出兵讨伐董卓,一心西行,要到酸枣(河南省延津县)跟各部大军会合,后方遂告空虚。军队刚渡过黄河,黄巾变民集团已进入州境。青州一向殷实富庶,武装部队阵容壮观,可是焦和每次都望风而逃,从来不敢交战。焦和尤其喜爱卜卦,信奉鬼神,跟他面对面谈话时,高雅渊博,有条有理。可是实际观察他的政绩,却赏罚混淆,乱七八糟。全州遂一片萧条,城池都成废墟。

一九一年,冬季,十月,青州(山东省北部)黄巾变民,攻击

勃海郡(河北省南皮县),部众三十万人,准备跟黑山变民(活动于太行山一带)会合。幽州降虏指挥官(降虏校尉)公孙瓒(时在右北平郡)率步骑兵二万人,在东光(河北省东光县)南郊迎头痛击,大破黄巾,杀三万余人。黄巾变民抛弃輜重,渡黄河逃命,公孙瓒等到黄巾部众渡过一半,发动突击,再获大胜,杀数万人,血流成河,河水全成血水。俘虏七万余人,车辆、武器及财宝,不可胜数。

一九二年,春季,正月,东郡(山东省莘县南)郡长曹操驻军顿丘(河南省内黄县东南),变民首领于毒,攻击东武阳(东郡郡政府所在县)。曹操率军直指西山(东武阳之西),攻击于毒司令部。出发前,将领们一致要求先救东武阳。曹操说:“于毒听说我攻击他的司令部,一定回军迎战,东武阳的包围自然解除。如果仍不回军,攻陷他们的基地,于毒就更不能动摇东武阳。”遂出发。

于毒得到情报,放弃东武阳,向后撤退。曹操进抵内黄(河南省内黄县西北),再大破变民首领眭固,及南匈奴汗国(流亡王庭设平阳【山西省临汾市】)流亡单于(四十一任)栾提于扶罗。

夏季,四月,青州(山东省北部)黄巾变民攻击兖州(山东省西部),兖州州长(刺史)刘岱准备迎战。济北国(首府卢县【山东省长清县】)宰相鲍信劝阻说:“黄巾有百万人之多,人民震恐,官兵已无斗志,不可以去硬碰硬。然而,他们的行军,一向不带粮秣,完全依靠抢夺劫掠,不如保持实力,固守城池,黄巾求战不能战,攻城又没有攻城武器,最后一定星散。然后我们出动精锐,在关卡险要地方攻击,可以大获全胜。”

刘岱不接受,率军出征,被黄巾斩杀。

冬季,十二月,兖州(山东省西部)州长(刺史)曹操,追击黄巾变民,到达济北国(首府卢县【山东省长清县】)。黄巾变民全体投降,武装战士约三十余万人,眷属男女老幼约一百余万人。遴选精锐,称“青州兵团”(这批黄巾变民,来自青州【山东省北部】,都是青州子弟,所以有此称号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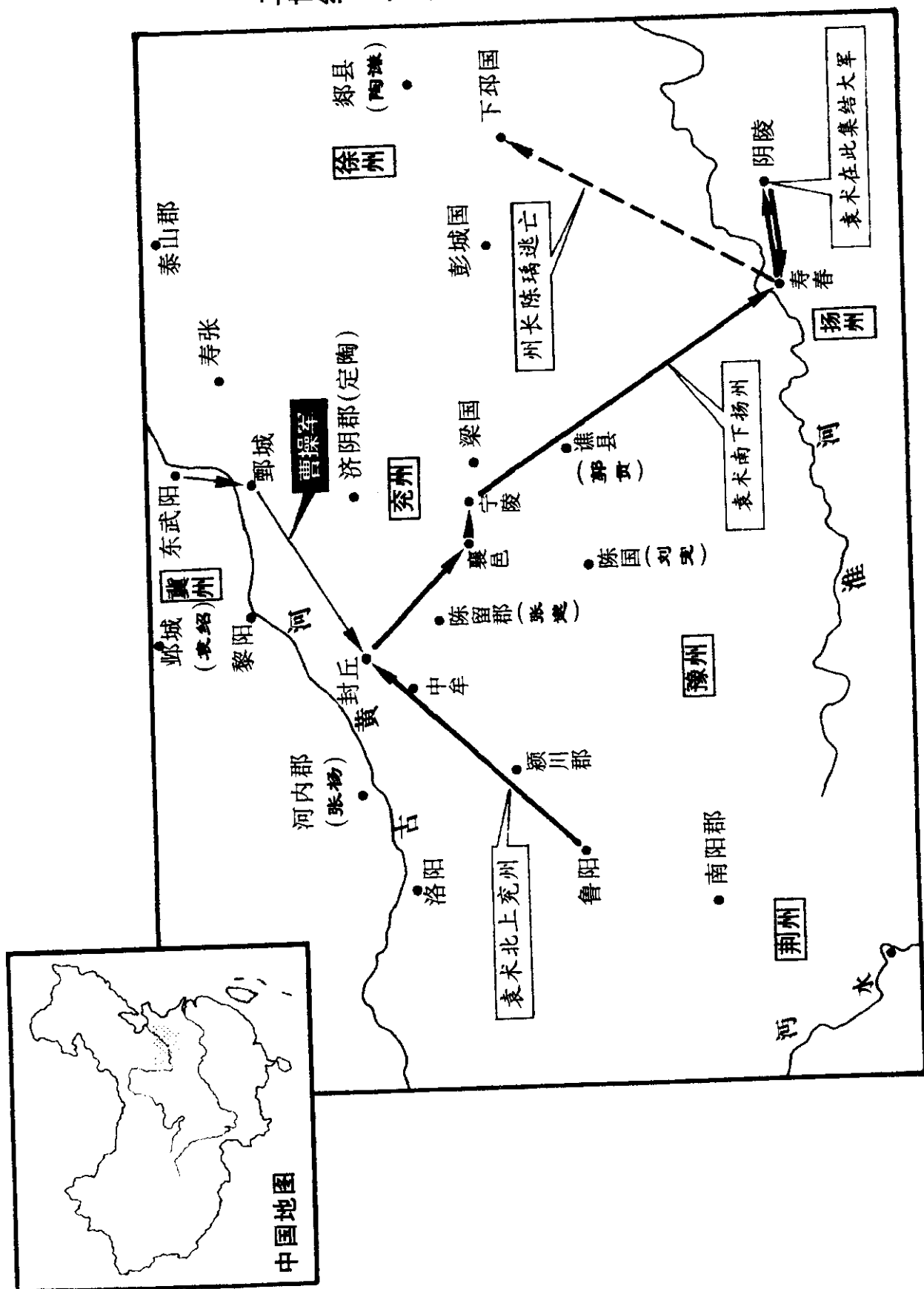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年,春季,正月,兖州(山东省西部)州长(刺史)曹操,驻军鄆城(山东省鄆城县北)。后将军袁术(时驻鲁阳【河南省鲁山县】),受到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全权州长(牧)刘表的压力,不能抵抗,遂率军北上,驻军封丘(河南省延津县北)。黑山变民的一支(太行山一带),跟南匈奴(王庭设平阳【山西省临汾市】)的流亡单于(四十一任)栾提于扶罗(时在黎阳【河南省浚县】一带),都归附袁术。

曹操击破袁术部队,包围封丘(封丘属兖州)。袁术率军突围,退屯襄邑(河南省睢县),再退屯宁陵(河南省宁陵县)。曹操追击,连战连胜,袁术不能停脚,遂侵入九江郡(安徽省寿县);扬州(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)州长(刺史)陈瑀拒绝袁术入境。袁术只好退到阴陵(安徽省定远县西北),在淮河北岸集结部队,向寿春(安徽省寿县。原扬州州政府设历阳【安徽省和县】,陈瑀上任后迁此)发动攻击。陈瑀大为恐慌,逃向下邳国(首府下邳【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】)。

袁术占领寿春,称扬州全权州长(牧),兼徐州(江苏省北部)总管(徐州伯)。

三月,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袁绍驻军薄落津(河北省广宗县北),而魏郡(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郡政府部队叛变,跟黑山变民(太行山一带)首领于毒等结合,数万人之众,

二世纪：一九三年正月 袁术南迁寿春



攻陷邺城(邺县·冀州及魏郡郡政府所在县),斩杀郡长。

夏季,六月,袁绍率大军深入朝歌(河南省淇县)境内鹿肠山(淇县西南),攻击变民首领于毒,围攻五日,击破于毒基地;斩于毒,杀一万余人。

袁绍大军顺着鹿肠山,向北扫荡,攻击变民首领左髭丈八等,全都斩首。又攻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目、于氐根等,又杀数万人,并对他们的基地城寨,作彻底屠戮和铲平。最后,跟黑山变民(活动于太行山一带)首领张燕(各变民首领起兵,以及张燕【褚飞燕】已受中央政府招安,被任命当“平难警卫指挥官”【平难中郎将】事,参考一八五年),以及四营的匈奴屠各部落、雁门(山西省朔州市东南)的乌桓部落,在常山国(首府元氏【河北省元氏县】)会战。张燕精锐部队数万人,战马数千匹。袁绍联合吕布,共同攻击,血战十余日,张燕部队伤亡惨重,袁绍部队也疲惫无力。双方都不能再战,各自撤退。

一九六年,春季,二月,汝南郡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及颍川郡(河南省禹州市)黄巾变民首领何仪等,率领部众归附左将军袁术(时在寿春【安徽省寿县】)。兖州(山东省西部)全权州长(牧)曹操出军攻击,大破黄巾。

汝南郡(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)黄巾变民首领刘辟等,背叛中央政府(首都许县),归附袁绍。袁绍派刘备率军援助刘辟,各郡县纷纷起兵响应。

二〇五年,夏季,四月,黑山变民(太行山一带)首领张燕(褚飞燕),率领他的部众十余万人,归降曹降。中央政府封张燕当安国亭侯(去年【二〇四】四月,已任命张燕当平北将军)。

二、凉州民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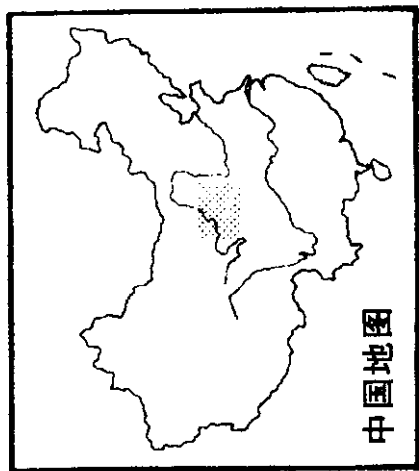
一八四年,北地郡(此指原郡·宁夏省吴忠市西南金积镇)东羌先零部落叛变,枹罕(音 fú hǎn【浮喊】。甘肃省临夏市)、河关(青海省同仁县)二县民变,拥立湟中(青海省东北部)志愿军首领、匈奴(胡)人北宫伯玉(北宫,复姓)跟李文侯当将军,击斩西羌保安司令(护羌校尉)冷徵(时保安司令部设令居【甘肃省永登县西】)。金城(甘肃省兰州市东)人边章、韩遂,在西州(甘肃省东部)负有盛名,变民用暴力威胁他们出任领袖,击斩金城郡郡长陈懿,攻击郡县,杀人放火。

一八五年,春季,三月,凉州(甘肃省)变民首领北宫伯玉等攻击三辅(关中地区·陕西省中部),刘宏命左翼车骑将军皇甫嵩,驻防西都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指挥讨伐军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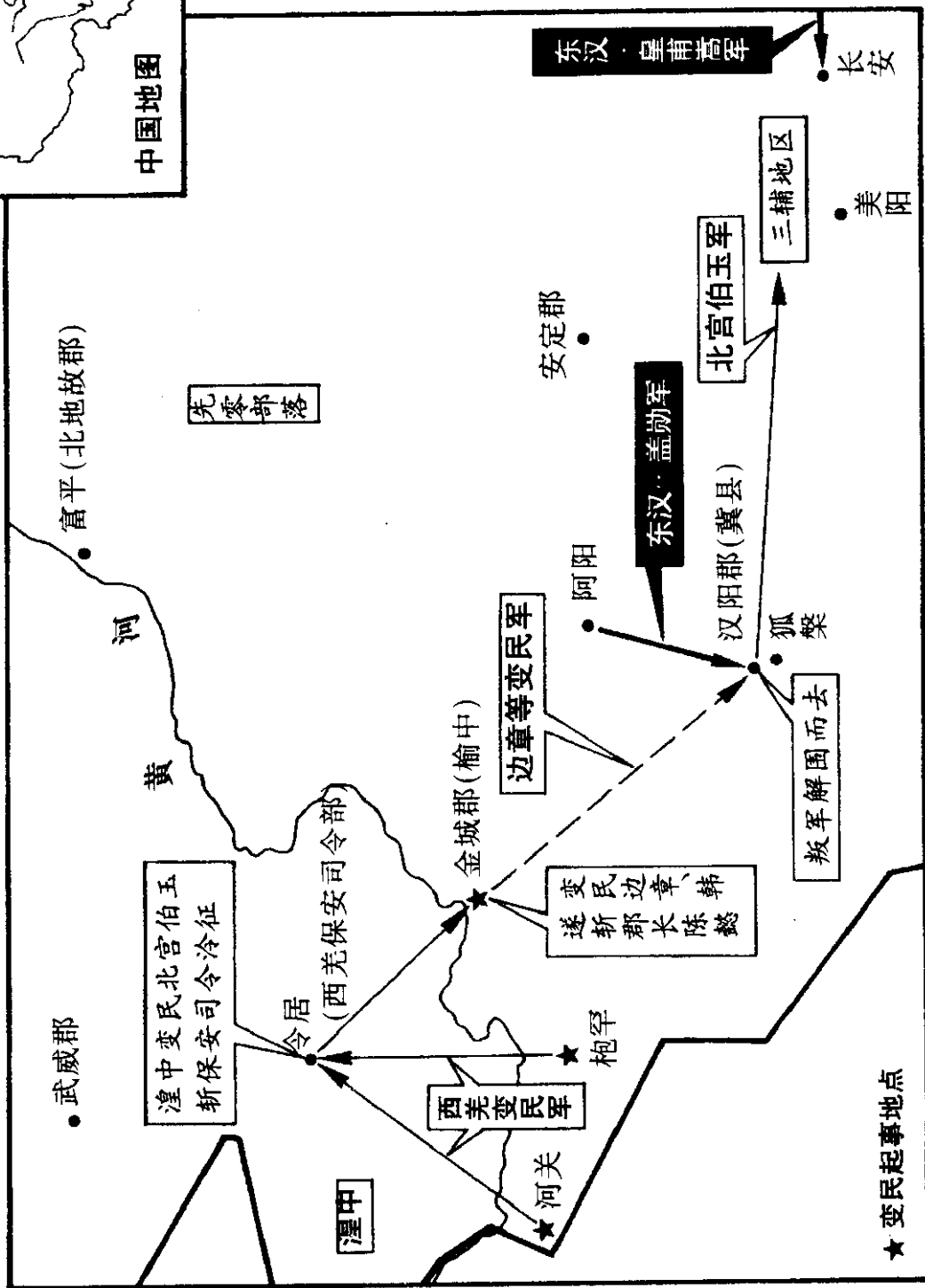
秋季,八月,命最高监察长(司空)张温当车骑将军,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(执金吾)袁滂,作张温助手,讨伐变民首领北宫伯玉;任命皇家警卫指挥官(中郎将)董卓当破虏将军,跟荡寇将军周慎,同时受张温节制。

九月,车骑将军张温,率各郡部队步骑兵十余万人,进驻美阳(陕西省武功县西北)。西羌变民首领边章、韩遂,向美阳发动攻击,两军会战,政府军不利。

十一月,董卓跟右扶风(陕西省兴平市)郡长鲍鸿等,联合迎战,大破西羌叛军。边章、韩遂向榆中(甘肃省兰州市东)败退。张温派荡寇将军周慎,率三万人追击。军事参议官(参军事)孙坚向周慎建议:“叛军据守城垣,城内却缺少粮秣,势必由城外运入接济。请拨给我一万人,就可切断他们的粮道。然后将



二世纪·一八四年十一月至一八五年三月
陇右民变



军再用大军攻击,叛军饥饿疲惫,绝不敢应战,一定会撤退到羌中(青海省东北部。西羌根据地),然后用大军讨伐,凉州(甘肃省)可以平定。”周慎不接受,遂包围榆中城。而边章、韩遂,分别率军据守葵园峡(榆中东北),反而切断政府军粮道。周慎大为惊慌,抛弃辎重,在反包围没有形成前,急急撤退。

张温又命董卓,率三万人讨伐先零部落,行军到望垣(甘肃省天水市西北)之北,被先零部落的羌胡混合部队,团团围住;粮秣吃尽,情势危急。董卓命在河中(渭水)筑起堤坝,捕捉鱼虾。然后在堤坝掩护下,悄悄撤退。等到羌胡混合部队发觉追击,董卓全军已过,决开堤坝,河水太深,羌胡混合部队不能前进。董卓撤退到扶风(陕西省兴平市),张温用皇帝名义,征召董卓。董卓并不立即前往,过了很久才去晋见张温。张温责备董卓,董卓的态度倨傲。

孙坚上前附在张温耳朵上,悄悄建议说:“董卓对他的失败责任,毫不在意,却张牙舞爪,应依照‘应召不即时报到’军法,立即处决。”张温说:“董卓在河陇(黄河及陇山)之间,素有威名,今天把他杀掉,向西进军,难再得到大将!”孙坚说:“将军统率皇家大军,威声震动天下,怎么单靠一个董卓?观察董卓的表现,对你毫不在乎,轻视长官,大罪之一;边章、韩遂叛乱数年,应该即时讨伐扑灭,而董卓竟坚决反对,动摇军心,大罪之二;董卓接到命令,无功而回,征召他反而拖延不理,目中无人,大罪之三。古代名将,身奉皇命,统御大军,从没有不靠决断的诛杀而能成功的。现在,将军怜惜董卓,不立即处分,伤害统帅威严,违反军律,罪状在你身上。”张温不忍,说:“你且出去,停留太久,董卓可能起疑。”孙坚只好告辞。

一八七年,春季,三月,凉州(甘肃省)变民内讧,首领之一的韩遂,格杀边章、北宫伯玉、李文侯,集结三人部众,共十余万人,包围陇西(甘肃省临洮县)。陇西郡长李相如叛离中央,跟韩遂联盟。

凉州州长(刺史)耿鄙,集结所属六个郡的兵力,攻击韩遂。耿鄙只信任州政府总务官(治中)程球。程球仗恃首长的信任,贪污图利,地方绅士和小民,对他怨恨入骨。汉阳郡(甘肃省甘谷县)郡长傅燮对耿鄙说:“你到职的时间不久,人民还不能对你完全了解。变民集团听说政府大军出动,一定万众一心;边疆人民,十分勇猛,恐怕势不可当。而政府军却来自四面八方,互相之间并不认识,上下又不能和睦,万一内部发生变化,后悔已来不及。不如使部队暂时休息,培养统帅的威望,显明赏罚的公正。变民集团所受的压力减轻,一定认为政府军胆怯。首领们为了争权,必然分崩离析。然后,率领训练有素的军队,讨伐已离心离德的盗贼,大功可以坐在那里等它完成。”耿鄙拒不接受。

夏季,四月,耿鄙进军狄道(陇西郡郡政府所在县·甘肃省临洮县),州政府行政官(别驾)叛变,响应韩遂;先斩程球,再斩耿鄙。变民集团遂包围汉阳(甘肃省甘谷县),城中军力单薄,粮秣不足,但傅燮仍然坚守。

当时,变民集团中北地(故郡·宁夏省吴忠市西南金积镇)匈奴骑兵数千人,怀念傅燮昔日恩德,在城外向傅燮叩头,表示愿护送傅燮返回家乡(傅燮,北地郡人)。傅燮的儿子傅干,年十三岁,对老爹说:“政府腐败混乱,老爹在中央不能容身。而今势不能坚守,应该接受他们的建议,先回故里,等到以后明君出

世,再作贡献。”话没有说完,傅燮感慨万千,叹息说:“你难道认为我一定要死?做一个国家干部,最高贵的行为是完成使命,其次是坚持立场(《左传》:“圣达节,次守节,下失节”)。商王朝子受辛(殷纣)残暴淫虐,仍有忠臣伯夷,不吃周王朝的粮食,活活饿死。我遭遇到乱世,不能有浩然之气,独立于仕途之外。既然接受政府的俸禄,岂可遇到危难,就想逃避。我往哪里走?只有在此,永不离开。你有才华智慧,好好努力。秘书官(主簿)杨会,是我的程婴。”(春秋时代,晋国国务官赵朔,娶晋国二十七任国君【成公】姬黑臀的姐姐为妻。姬黑臀逝世,儿子姬孺继位。前五九七年,另一国务官屠岸贾诬害赵朔,诛杀赵家全族。赵朔妻逃到王宫,生下遗腹子。屠岸贾得到消息,在王宫中大肆搜索,赵朔妻把婴儿放到裤子里,祷告上苍:“赵家如果注定要灭种,你就哭!如果还可留下根苗,你就不出声。”在搜捕时,婴儿竟一直安睡。赵朔门客程婴对另一门客公孙杵臼说:“这一次搜索没有得手,势必会有第二次搜索。”于是二人定计,公孙杵臼遂怀抱别人的婴儿,躲藏在深山之中,然后由程婴报案检举,屠岸贾遂派军击斩公孙杵臼跟婴儿。而赵家孤儿却受程婴抚养,这孤儿,即历史上著名的赵武。十五年后,程婴等反击,屠灭屠岸贾,任命赵武当国务官【卿】。)

变民首领之一、狄道(陇西郡郡政府所在县·甘肃省临洮县)人王国,派前酒泉郡(甘肃省酒泉市)郡长黄衍,前往规劝傅燮说:“中央政府已经失去控制,天下已不再是东汉王朝的天下,阁下是不是有意当我们的统帅?”傅燮手按剑柄,喝止他:“你是政府的方面大员,怎么反而当强盗的说客?”率军进攻,阵亡。

耿鄙的军政官(司马)扶风(陕西省兴平市)人马腾,率领他的部队叛变,跟韩遂结合,共推王国当领袖,攻击抢劫三辅(关中地区·陕西省中部)。

一八八年,冬季,十一月,变民首领王国(时活动于三辅【关中地区·陕西省中部】),包围陈仓(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)。中央征召皇甫嵩当左将军(一八五年被赵忠诬害免职),统率前将军董卓,共有军队四万人,对抗王国。

前将军董卓向皇甫嵩建议:“陈仓(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)危在旦夕,应火速救援。”皇甫嵩说:“不然,百战百胜,不如不战而胜。陈仓虽小,城垣坚固,不容易攻破;王国虽然强大,但既无法攻下陈仓,士卒身心,一定疲惫。在他们疲惫的时候,发动攻击,才可大获全胜,不必急于营救。”王国猛攻陈仓八十余日,不能攻破。

一八九年,春季,二月,凉州(甘肃省)变民首领王国部众筋疲力尽,解围撤退,左将军皇甫嵩下令追击。董卓说:“不行,《兵法》(《司马兵法》)上说:‘穷寇勿迫,归众勿迫!’”皇甫嵩说:“不然。在此之前,我不攻击,是避开他们的锐气;现在攻击,是乘他们的衰败。我们所攻击的是‘疲众’,不是‘归众’。王国实际上已临瓦解边缘,将士没有斗志,不过一群乌合之众,并非‘穷寇’。”遂用他的直属部队攻击,而命董卓作为后卫,连战连胜,大破王国变民部众,杀一万余人。

董卓老羞成怒,从此跟皇甫嵩结下仇恨。

韩遂等共同把首领王国罢黜,胁迫前信都(安平国首府·河北省冀县)县长、汉阳(甘肃省甘谷县)人阎忠当首领,统御各军。不久,阎忠逝世。韩遂等内部争权夺利,互相攻杀,再不能团结,势力遂开始衰退。

一九二年,最初,董卓入关(函谷关),劝说凉州(甘肃省)变民首领韩遂、马腾(二人于一八七年领导凉州变民集团,迄今已六

年),共同对抗山东(崤山以东)的反董卓联军。韩遂、马腾同意,率领部队到达长安。正逢流血政变,董卓被杀。李傕等遂任命韩遂当镇西将军,教他返回金城郡(甘肃省兰州市东);马腾当征西将军,驻屯郿县(陕西省眉县,原董卓所设粮仓及城寨所在,参考本年【一九二】四月)。

一九四年,驻军在郿县(陕西省眉县)的征西将军马腾,有私事要求车骑将军李傕,不能满意,大为愤怒,动员军队,准备进攻。皇帝刘协派使节调解,马腾拒绝接受。驻军金城郡(甘肃省兰州市东)的镇西将军韩遂,也来调解,结果竟站在马腾一边。

议论官(谏议大夫)种邵、宫廷随从(侍中)马宇、皇家左翼警卫指挥官(左中郎将)刘范,策动马腾袭击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由他们充当内应,共同诛杀李傕等。

二月壬申日(二月戊寅朔,没有壬申),马腾、韩遂进军长平观(陕西省泾阳县东南)。而种邵等阴谋泄漏,逃奔槐里(右扶风郡郡政府所在县·陕西省兴平市)。李傕命樊稠、郭汜,及侄儿李利,出兵迎战,马腾、韩遂失利,退回凉州(甘肃省)。

二〇八年,最初,前将军马腾,跟镇西将军韩遂,情谊密切,结拜为异姓兄弟(时二人皆在凉州【甘肃省东部南部】)。但到了后来,因为部属们的摩擦,影响主帅间的感情,竟变成仇敌。

中央政府命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钟繇、凉州(甘肃省东部南部)州长(刺史)韦端,从中调解;征召马腾驻军槐里(右扶风郡郡政府所在县·陕西省兴平市)。曹操准备南征荆州(湖北省及湖南省),派张既前往游说马腾,建议他放弃军权,到中央任职。马腾应许,但又犹豫不决。张既恐怕马腾变卦,遂使用盛大的

仪式和尊敬,下令沿途各县,准备充分的物资,以供应马腾家族内迁时的庞大车队,各郡郡长都要亲到郊外迎接和护送。马腾无法抗拒,只好上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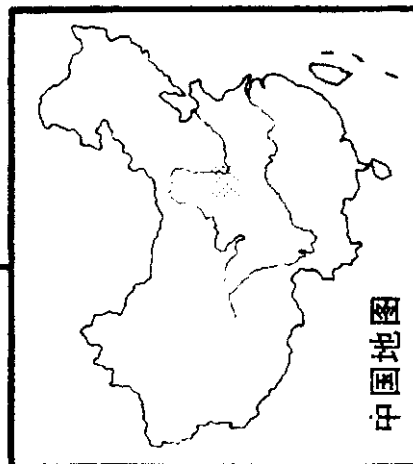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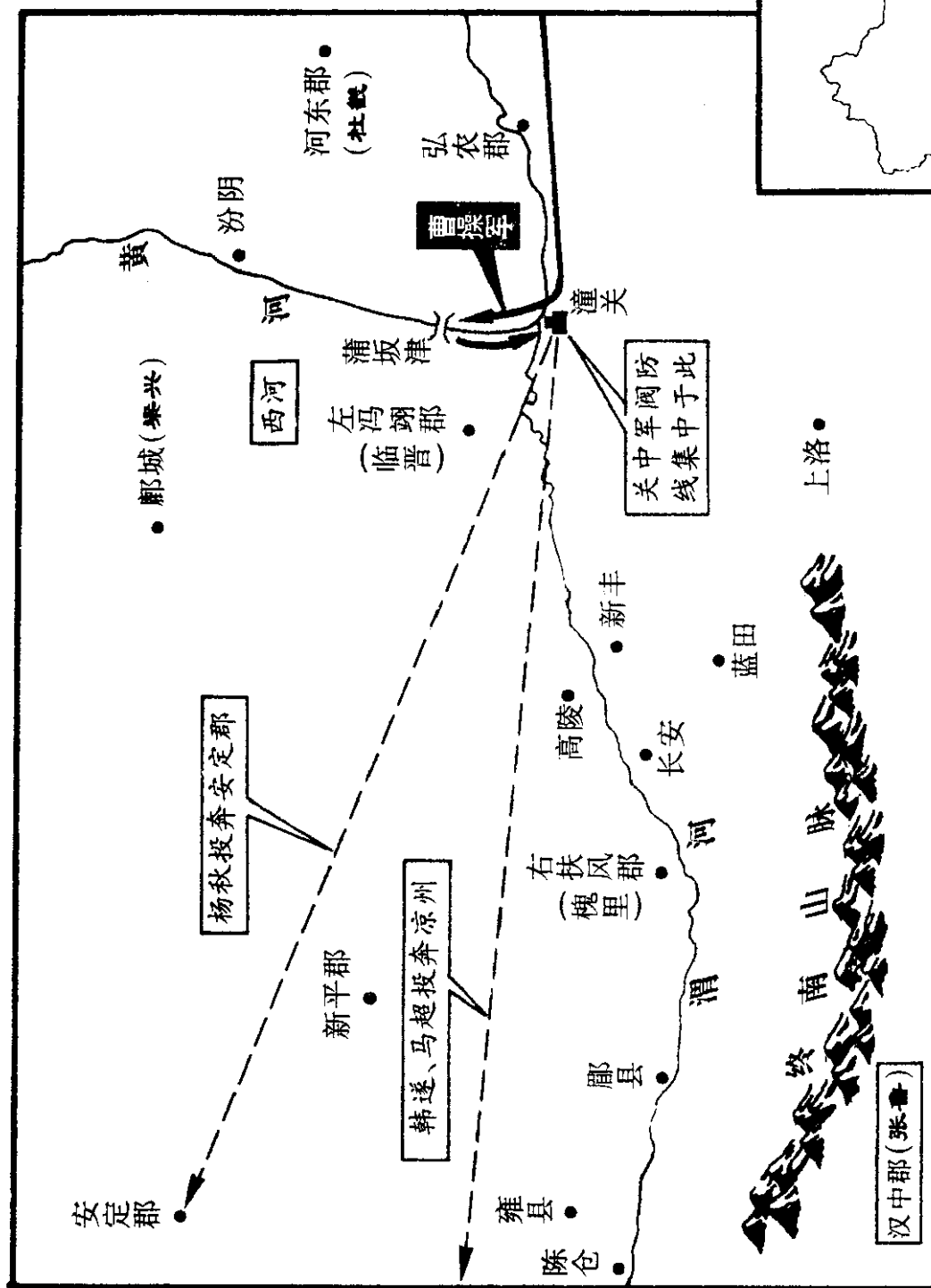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推荐马腾当皇城保安司令(卫尉),任命他的儿子马超当偏将军,继续率领老爹的部队。马腾家族全部迁到邺城(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。

二一一年,三月,丞相曹操派京畿总卫戍司令(司隶校尉)钟繇,讨伐据守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的张鲁,命征西副将军(征西护军)夏侯渊,率军从河东郡(山西省夏县)出发,跟钟繇会师。丞相府仓库官助理(仓曹属)高柔劝阻说:“大军一旦出动,韩遂、马超一定怀疑袭击他们,将集结起来对抗。应该先把注意力集中三辅(关中地区·陕西省中部),三辅如果平定,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可用一纸文告,使张鲁归附。”曹操不接受。

关中(陕西省中部)割据各地的将领,果然怀疑(胡三省原注,认为曹操就是要逼他们叛变,然后加以消灭)。马超、韩遂、侯选、程银、杨秋、李堪、张横、梁兴、成宜、马玩等十人,联合叛变,共有部众十万人,据守潼关(陕西省潼关县)。曹操命安西将军曹仁,率领各军进逼,但下令不可以接战。命高级皇家警卫指挥官(五官将)曹丕留守邺城(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,奋武将军程昱当留守府的军事参议官(参丕军事),大本营警卫司令(门下督)广陵郡(江苏省扬州市)人徐宣当左翼军事总监(左护军),在邺城统御所有留守部队;乐安国(首府临济【山东省高青县东南】)人国渊当留守府秘书长(居府长史),统筹全局。

秋季,七月,曹操亲率大军,攻击马超等。很多参与决策人士都认为:“关西(函谷关以西)士兵精于使用长矛,除非挑选

三世纪·二一二年 曹操进军关中



精锐作前锋,不能抵挡。”曹操说:“战场形势,在我之手,不在敌人之手。敌人虽精于使用长矛,我教他们长矛无用武之地,各位且在一旁参观。”

八月,曹操抵达潼关,跟马超等叛军,隔着关隘扎营。曹操对马超急剧的施加压力,却暗中命徐晃、朱灵,率步骑兵混合兵团四千人,从蒲阪津(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渡口),渡过黄河,在黄河西岸建立基地。

闰八月,曹操从潼关(陕西省潼关县)北渡黄河;士兵先乘船过去,曹操单独跟虎贲警卫武士一百余人,留在南岸断后,马超率步骑兵一万余人,发动攻击,箭如雨下,而曹操仍坐在小凳上,一动不动,许褚扶曹操上船,水手被流箭射中而死,许褚左手拿起马鞍,掩护曹操;右手执篙刺岸,使船驶入中流。指挥官(校尉)丁斐看到情况紧急,把所有供应大军的牛马,统统赶出,转移敌人注意,马超等叛军,纷纷抢夺牛马,果然大乱,攻势才告停止,曹操方平安渡过黄河。

曹操抵达蒲阪(山西省永济县)后,再渡黄河而西,然后沿着黄河修筑夹道,向南推进。马超等退到渭口(渭水入黄河处,也就是潼关)。曹操派军四出游击,使马超等无法判断曹操意向。然后,曹操工兵乘船进入渭水,搭建浮桥。深夜,部分主力部队已在渭水南岸筑营。马超等这时才发觉腹背受敌,乘夜攻击,被伏兵击败。马超等只好放弃潼关,撤退到渭水之南,派人向曹操表示,愿割让黄河以西(陕西省东部)土地,请求和解;曹操拒绝。

九月,曹操大军挺进,主力全部渡过渭水。马超等屡次挑战,曹操严守营垒,不作反应。马超等恐惧,坚持献出土地,并

愿送儿子充当人质。智囊贾诩认为可以假装允许,曹操请教下一步如何?贾诩说:“挑拨离间!”曹操说:“我已经了解。”

韩遂请求跟曹操相见,曹操跟韩遂本是老友,于是,大军阵前,两马相交,寒暄问候,为时良久,但没有一句话谈到军事,只叙说当年京师(首都洛阳)种种往事和昔日亲友;说到高兴处,鼓掌大笑。这时,部队中中华人、胡人,围在四周,前后拥成一团。曹操笑对大家说:“你们要看曹操是不是?我也是一个人,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口,只不过智谋多一点罢啦。”会见后返防,马超等问韩遂:“你们谈什么?”韩遂说:“没有谈什么。”马超等顿起疑心。不久,有一天,曹操又写信给韩遂,涂抹圈点之处很多,好像是韩遂改定的,信件在意料中的落入马超之手,马超等更加疑心。曹操估计敌人已离心离德,遂约定日期决战,先用轻装备部队突击,厮杀很久,然后投入野战军主力,大破马超叛军,斩成宜、李堪等。韩遂、马超逃奔凉州(甘肃省东部南部)。

三、马超反攻

二一三年,最初,曹操追击马超时,抵达安定郡(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),得到田银、苏伯叛变消息(参考去年【二一二】正月),即行回军。凉州(应是雍州【函谷关以西】)州政府军事参议官(参凉州军事)杨阜,警告说:“马超有韩信、英布的英勇,而且得到羌人、胡人的信服。如果回军,而又不能严密防备,陇上(即陇西·陇山以西)各郡,恐怕不再隶属中央。”

曹操回军后,马超果然卷土重来,率羌胡兵团,攻击陇上(即陇西·陇山以西)各郡县,各郡县纷纷响应,只剩下一个冀城

(甘肃省甘谷县),是州郡政府所在(雍州州政府及汉阳郡郡政府),单独固守。马超吞并陇右(陇西·陇山以西)所有武装部队。据守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的张鲁,更派大将杨昂,率军助战,共集结一万余人,围攻冀城(甘肃省甘谷县),从正月围攻到八月,而救兵不至。凉州州长(刺史)韦康,派行政官(别驾)阎温,向驻屯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的征西大军保护总监(征西护军)夏侯渊告急,围兵数重,阎温乘夜从护城河游水而出。第二天,马超军发现水迹,顺着方向搜索,把阎温捕获。马超把阎温带到城下,命他告诉城中守军:“东方已无救兵!”阎温却向守军大喊说:“大军最多三天便到,各位努力。”城中守军感动流泪,高呼“万岁”!马超虽然大怒,只因攻城困难,太长时间无法攻破,乃慢慢劝说阎温,盼他改变主意。阎温说:“事奉君主,只有一死,没有二心。阁下怎么能够使长者口出不义之言?”马超遂斩阎温。

然而,救兵毕竟不来,城中不能支持,州长(刺史)韦康跟汉阳郡郡长,打算投降。杨阜痛哭劝阻说:“我跟我的老爹,以及我的兄弟子侄,用大义互相激励,只求一死,不作其他想法,为的是帮助二位长官,坚守此城。今天为什么放弃就要建立的功业,而陷于叛逆恶名?”州长韦康、郡长都不能接受,遂开城门,迎接马超。马超既入城,诛杀韦康跟郡长;自称征西将军,兼并州(山西省中部【此时无并州】)全权州长(牧)、凉州军区司令长官(督凉州军事【此时无凉州】)。

曹操命夏侯渊救援冀城(甘肃省甘谷县),军锋未到,而冀城陷落。在距冀城二百余华里处,马超迎战,夏侯渊不利,攻势受阻。而号称“氐王”的氐民族部落酋长千万叛变,响应马超,

驻军兴国(甘肃省静宁县南)。夏侯渊撤回原防地。

正好,杨阜的妻子逝世,向马超请假安葬。杨阜妻兄天水郡(即汉阳郡·甘肃省甘谷县)人姜叙,当抚夷将军,驻军历城(甘肃省西和县北),杨阜见到姜叙跟姜叙娘亲,流泪唏嘘,至为悲伤,姜叙说:“什么事使你这个样子?”杨阜说:“守城而城陷落,长官(韦康)被杀而不能同死,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?马超背叛父母君王,屠杀州长(韦康),岂是我一个人忧心?又岂是我一个人不能尽责?一州士大夫都有耻辱。你手握重兵,却没有讨伐叛逆的心,这正是赵盾所以被肯定为‘弑君’的原因(晋国二十六任国君灵公姬夷皋暴虐,国务官【大夫】赵穿在桃园之内,诛杀姬夷皋。当时,主持国政的赵盾在外,回来后,国史官【太史】写:“赵盾杀了他的国君。”赵盾说:“我岂跟这件事有关?”国史官【太史】回答:“你主持国政,出国时没走出国境;回国后又不惩罚凶手,不是你杀的,是谁杀的”)。马超虽然强大,但无情无义,缺点太多,容易图谋。”姜叙的娘亲慨然说:“好了,姜叙!韦州长(韦康)被杀,你也有责任,岂只杨阜?人,谁能不死,死于忠义,才是死得其所。你只管马上行动,不要管我。我自会为你小心,不会用我的余年,使你牵肠挂肚!”姜叙遂跟同郡(天水郡)人赵昂、尹奉,武都郡(甘肃省成县)人李俊等,秘密磋商讨伐马超。又派人到冀城(甘肃省甘谷县),暗中结交安定郡(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)人梁宽、南安郡(甘肃省陇西县东南)人赵衢,使他们在城中作为内应。马超命赵昂交出儿子赵月,当作人质,赵昂对妻子士异说:“我的密谋如此,事情一定可以成功,可是赵月怎么办?”士异郑重的说:“雪除长官的大耻,纵是砍头都不在意,何况一个儿子!”

九月,杨阜跟姜叙突击卤城(地望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北),赵昂、尹奉进据祁山(甘肃省礼县东北),号召讨伐马超,马超听到消息,大怒。赵衢说出一套理由,请马超出城作战。等到马超一出冀城(甘肃省甘谷县),赵衢跟梁宽立刻紧闭城门,把马超的妻子儿女,全部屠杀。马超陷于进退失据苦境,遂袭击历城(甘肃省西和县北),俘虏姜叙的娘亲,姜叙的娘亲诟骂说:“你这个背叛父母的逆子(指不顾父亲马腾身在邺城充当人质,仍要造反),杀害长官(指州长韦康)的恶贼,天地岂能长久容你?你不早死,怎么还敢见人?”马超把她诛杀,又诛杀赵昂的儿子赵月。

杨阜跟马超决战,身负五处重伤;马超终于大败,向南逃亡,投奔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郡长张鲁。张鲁任命马超当教育总监(都讲祭酒。张鲁是五斗米教,门徒都要学习李耳的《道德经》,特设“都讲祭酒”高位,仅次于号称“师君”的张鲁)。张鲁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,有人警告说:“有一种人,连爹娘都不爱,怎么能爱别人?”张鲁才打消这个念头。

曹操酬劳讨伐马超有功的官员,封侯爵的十一人,杨阜封关内侯(准侯爵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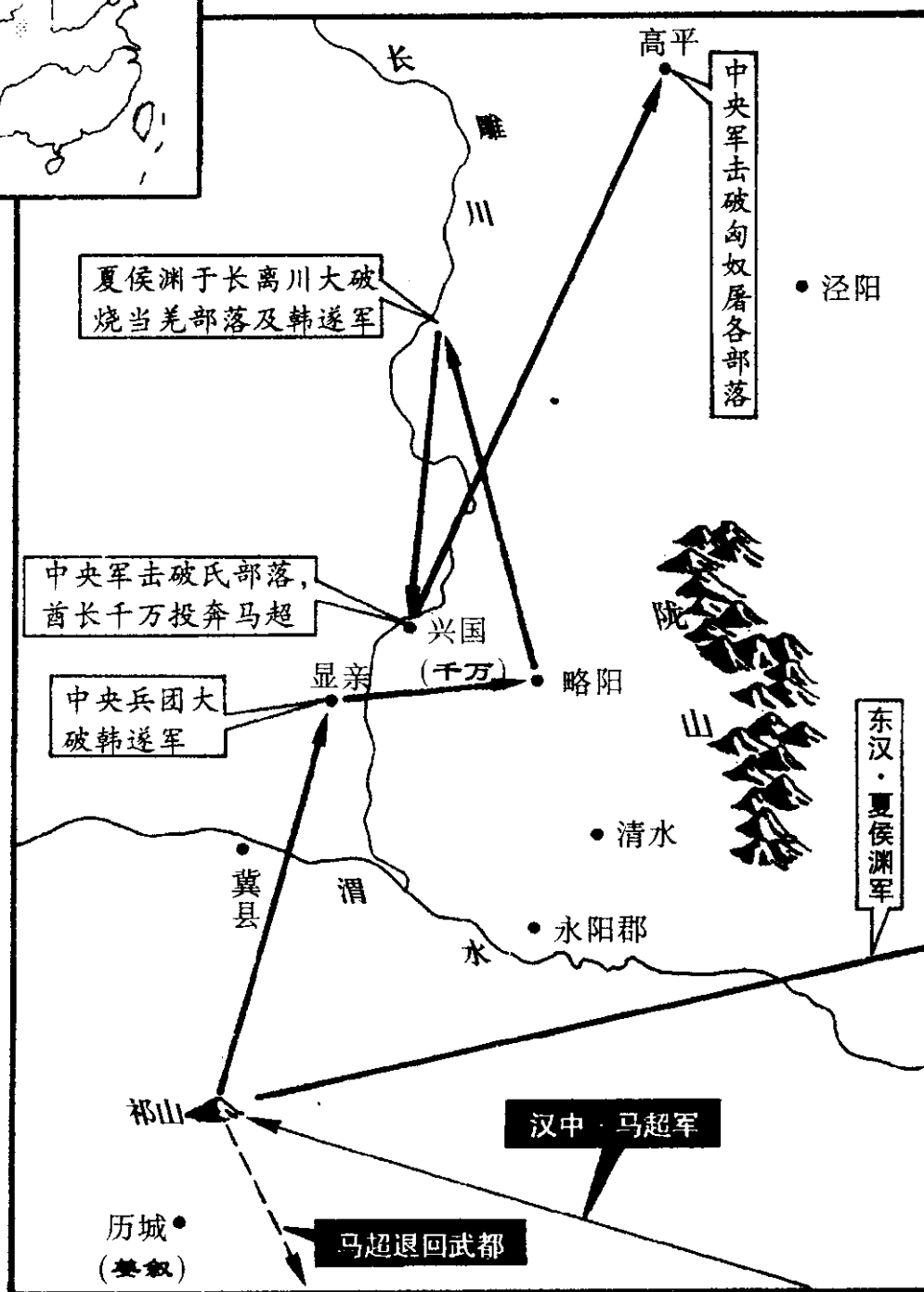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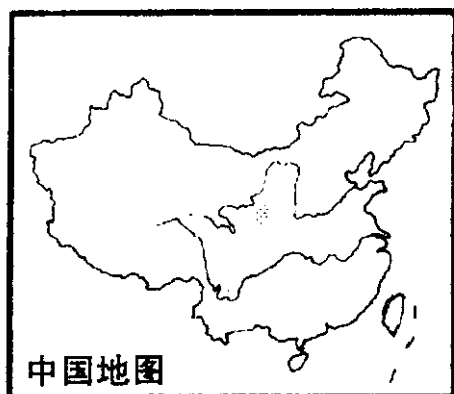
二一四年,春季,变民首领马超请求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郡长张鲁拨付一部分军队,向北攻击东汉王朝(首都许县【河南省许昌市东】)中央政府的凉州(甘肃省。去年【二一三】凉州并入雍州,此时已无凉州;只是史书未改),张鲁命马超回军包围祁山(甘肃省礼县东北);姜叙向驻守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的征西大军保护总监(征西护军)夏侯渊,紧急求援。各将领认为应向丞相曹操先行请示,才可出动大军。夏侯渊说:“魏公(曹操)远在邺

城(魏国首府·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),往返四千华里(邺城、长安,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),等到命令下达,姜叙已经溃败,还谈什么救急?”遂即出发,命张郃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五千人当前锋。马超败退。

韩遂(参考二一一年)驻军显亲(甘肃省秦安县西北),夏侯渊准备袭击夺取,韩遂撤退;夏侯渊尾追到略阳(甘肃省秦安县东北),距城三十余华里,将领们要求发动攻击。但有人建议应先攻击兴国(甘肃省静宁县南)氐民族部落。夏侯渊认为:“韩遂军全是精锐,而兴国城垣坚固,如果进攻,不可能马上攻克。不如先行攻击长离川(葫芦河,发源于宁夏省西吉县,南流至甘肃省天水市注入渭河)一带西羌民族各叛变部落。羌人很多在韩遂军中服役,得到消息,一定回军援救他们的家乡。韩遂如果准许羌人部队离开,他的势力就会孤单;如果他援救长离川,则我们可以跟他野战,就能把他生擒。”

夏侯渊命属下司令官(督将)看守辎重,亲自率轻装备部队抵达长离川,攻击烧羌部落军营;韩遂果然率大军援救长离川。将领们发现韩遂兵多,打算先行兴筑营垒,挖凿壕沟,再作决斗。夏侯渊说:“我们转战千里,为的是要歼灭敌人的野战军,而今却缩在营垒之中,士兵一定疲惫,不能再战。敌人虽多,容易打发。”擂鼓进攻,大破韩遂,遂包围兴国(甘肃省静宁县南)。氐民族部落酋长(氐王)千万,投奔马超;剩下的部众,全部归降。夏侯渊转击高平(宁夏省固原县),及匈奴屠各部落,全都击破。

夏季,四月,荆州全权州长(牧)刘备,进围成都(益州州政府所在县·四川省成都市),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,先后抵达会师。



三世纪·二一四年 夏侯渊平定陇右

马超(时在汉中郡【陕西省汉中市】)知道张鲁不足以计议大事,而张鲁的部将杨昂等,对马超的能力,又深为嫉妒,马超内心积郁。刘备命益州郡(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。原文误为建宁郡,此时还没有建宁郡)视察官(督邮)李恢,前往游说,马超遂从武都郡(甘肃省成县)逃到氐中(甘肃省南部,氐民族所在),暗中写信给刘备,要求归降。刘备派人前往阻止,但秘密交付给他一支军队。马超遂抵达成都,在城北扎营,城中震动恐怖。益州(四川省及云南省)全权州长(牧)刘璋说:“我们父子在益州(四川省及云南省)二十余年(一八八年,刘焉到职;至今【二一四】二十七年),对人民没有特别的恩德。现在已有三年战乱,人民的肌肉脂肪,都化成肥料,滋润荒郊野草,这都是为了我一个人的缘故,我怎么能安心?”遂大开城门,跟简雍同乘一辆车子,出城投降,刘备进入成都,自兼益州(四川省及云南省)全权州长(牧);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当军师将军,兼益州郡(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)郡长;擢升偏将军马超当平西将军。

二一五年,春季,三月,曹操亲自率军攻击汉中郡(陕西省汉中市)郡长张鲁,打算从武都郡(甘肃省成县)西上,进入氐民族地区。氐人部落得到消息,立即堵塞道路。曹操命张郃、朱灵等,击破氐人部落抵抗。

夏季,四月,曹操从陈仓(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),出大散关(宝鸡市西南),抵达河池(甘肃省徽县)。氐王(氐民族部落酋长)窦茂,有部众一万余人,仗恃险要,拒绝归降。

五月,曹操攻陷河池(甘肃省徽县),屠城。

西平郡(青海省西宁市)、金城郡(甘肃省兰州市东)地方将领麴演(麴,姓)、蒋石等,共同斩杀韩遂,把人头呈献曹操。

四、袁绍公孙瓒恶战

一八七年,最初,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(太尉)张温,征调幽州(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)乌桓骑兵突击队三千人,讨伐凉州(甘肃省)变民集团,前中山国(首府卢奴【河北省定州市】)宰相、渔阳(北京市密云县)人张纯,请求当司令官,张温不肯,而命涿县(涿郡郡政府所在县·河北省涿州市)县长、辽西(辽宁省义县西)人公孙瓒率领。行军到蓟中(河北省北部),乌桓骑兵因县政府的粮秣薪饷,不能及时供养,纷纷叛离,逃回乌桓部落。

张纯对他不能当司令官这件事,大为愤怒;就跟同郡人、前泰山郡(山东省泰安市东)郡长张举,以及乌桓部落酋长丘力居,联合结盟,劫掠蓟中(河北省北部),击斩乌桓保安司令(护乌桓校尉)公綦稠(公綦,复姓)、右北平(河北省丰润县)郡长刘政、辽东(辽宁省辽阳市)郡长阳终等,部众集结到十余万人,根据地设于肥如(河北省迁安县东北)。

张举组织独立政府,称皇帝,张纯称弥天将军、安定王。通告各州各郡,宣称张举将代替东汉王朝兴起,命东汉刘宏辞职下台,三公及部长前来迎奉张举前往首都洛阳正位。

一八八年,春季,三月,祭祀部长(太常)江夏(湖北省新洲县)人刘焉,看到国家多事,建议说:“四方所以民变纷起,是因为州长(刺史)权小威轻,既不能禁制于无形,而又任用非人,才招致人民叛离。应把州长(刺史)改成全权州长(牧伯),遴选有良好名誉的高级官员担任。”中央政府遂任命皇族事务部长(宗正)东海(山东省郯城县)人刘虞当幽州(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)全权州长。

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(本年三十三岁)下诏南匈奴汗国(王庭设美稷【内蒙古准格尔旗】)出兵,协助刘虞,讨伐自称安定王的张纯。

变民首领安定王张纯,跟乌桓部落(河北省北部)酋长丘力居,劫掠青州(山东省北部)、徐州(江苏省北部)、幽州(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)、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,东汉帝(十二任灵帝)刘宏命骑兵总监(骑都尉)公孙瓒讨伐。在辽东移民区(辽东属国·辽宁省义县)石门(辽宁省朝阳市西南)会战,张纯大败,抛弃妻子儿女,向塞外逃命,公孙瓒把张纯所裹胁俘虏的男女,全部夺回。公孙瓒乘胜深入追击,却没有后继部队,挺进到辽西郡(辽宁省义县西)管子城(今地不详),被丘力居包围,坚守二百余日,粮秣吃光,全军崩溃,死亡十之五六。

一八九年,春季,二月,幽州(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)全权州长刘虞到职,派人出使鲜卑部落(内蒙古东部中部及以北地区),分析是非利害,悬出巨额赏格,要他们斩送自称皇帝的张举,跟自称安定王的张纯的人头。乌桓部落(河北省北部)酋长丘力居等听到刘虞回来,大为欢喜,每人都派翻译官前来晋见,自行归降。张举、张纯向塞外逃亡,余众也都归降。刘虞呈报中央核准,各郡作战部队全都复员,只留下降虏兵团指挥官(降虏校尉)公孙瓒,率步骑兵一万人,驻扎右北平郡(河北省丰润县)。

三月,张纯的门客王政,格杀张纯,把人头送给刘虞。

公孙瓒立志扫灭乌桓部落,刘虞则盼望用恩德和威信使他们顺从,二人之间,遂生怨恨。

一九〇年,二月十七日,东汉政府在董卓胁迫下,自洛阳

迁都长安。

幽州(河北省北部)全权州长刘虞的儿子刘和,当宫廷随从(侍中),东汉帝刘协,盼望返回故都洛阳(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),命刘和假装逃亡,从武关(陕西省商南县西南)出奔,面请老爹出兵迎接圣驾。

刘和先到南阳郡(河南省南阳市),后将军袁术企图利用刘虞作为外援(南阳郡属袁术),于是留住刘和(作为人质),满口允许发兵西进,命刘和写信给老爹。刘虞接到信后,派骑兵部队数千人,迎接刘和。降虏指挥官(降虏校尉)公孙瓒知道袁术已心怀二志,极力劝阻刘虞,刘虞不肯听从。公孙瓒恐怕袁术对他怨恨,立刻改变立场,派堂弟公孙越,率骑兵一千余人,前往协助袁术,并暗中教唆袁术囚禁刘和,吞并幽州(河北省北部)派去迎接刘和的部队。从此,刘虞跟公孙瓒,开始结怨。不久,刘和从袁术那里逃走,但经过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时,又被袁绍当作奇货,留住不放。

这时,关东(函谷关以东)各州郡,分别被地方政府首长割据,早忘掉讨伐董卓这件事,反而互相吞并,一味扩充自己的地盘,壮大自己的力量。袁绍跟袁术,本是堂兄弟,也不能和睦。袁术派孙坚攻击董卓时,袁绍任命会稽郡(浙江省绍兴市)人周昂当豫州(河南省)州长(刺史),突袭孙坚的根据地阳城(河南省登封县东南。孙坚是袁术任命【表】的豫州州长【刺史】,驻屯阳城)。孙坚至为痛心,叹息说:“大家同时为大义起兵,目的只在拯救国家。董卓即将破灭,自己人却如此相待,我还为谁效力?”回军作战,逐走周昂。

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坚攻击周昂,公孙越被流箭射死。

公孙瓒咆哮说：“我老弟丧命，袁绍是祸首。”率军进驻磐河（自山东省平原县向东北流入渤海），上书中央政府，控告袁绍罪行，遂即向袁绍发动攻击；冀州（河北省中部南部）若干县城，纷纷背叛袁绍，归附公孙瓒。袁绍惶惧，把身兼勃海郡（河北省南皮县）郡长的印信，交给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，命公孙范当勃海郡郡长，谋求和解。公孙范到职后，立刻背叛袁绍，率勃海郡民兵，帮助堂兄公孙瓒。

公孙瓒任命他的部将严纲，当冀州（河北省中部南部）州长（刺史）、田楷当青州（山东省北部）州长（刺史）、单经当兖州（山东省西部）州长（刺史），郡长县长，全部更换。

一九二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冀州（河北省中部南部）全权州长（牧）袁绍，亲自率军迎击幽州（河北省北部）降虏指挥官（降虏校尉）公孙瓒，在界桥（河北省威县东）南二十华里决战。公孙瓒军三万人，锐不可当。袁绍命部将麴义率精兵八百人迎击，另在左右侧翼埋伏千人神射手。

公孙瓒瞧不起这八百人，派出骑兵蹂躏。麴义部队匍伏盾牌下，动也不动。公孙瓒军万马奔腾，相距只十数步时，伏兵万箭俱发，麴义部队同时出击，杀声震动天地，公孙瓒军大败，所委派的冀州州长（刺史）严纲阵亡，武装部队被杀千余人，向北撤退。袁绍追击，追到界桥，公孙瓒反扑，麴义迎战，再大破公孙瓒军，乘胜挺进，直逼公孙瓒大营，拔掉大旗。公孙瓒不能再战，撤退。

冬季，十二月，公孙瓒（时驻右北平郡【河北省丰润县】），再派军队攻击袁绍，挺进到龙凑（山东省平原县东），冀州兵团迎战，击破公孙瓒攻势。公孙瓒即撤回幽州，不敢南下。

一九三年,春季,正月,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袁绍的冀州兵团,跟公孙瓒所任命的青州(山东省北部)州长(刺史)田楷,血战二年,官兵筋疲力尽,粮食草料全部吃光;双方无穷无尽的掠夺人民,以至原野千里,不见一棵青草。袁绍命他的儿子袁谭当青州州长(刺史)。田楷攻击袁谭,不能取胜。

正好前交通部长(太仆)赵岐,“持节”到关东(函谷关以东)调和地方政府间的纠纷(参考去年【一九二】八月)。公孙瓒乘势跟袁绍和解,并结为儿女亲家,各自退兵。

冬季,十月,幽州(河北省北部)全权州长(牧)刘虞,跟降虏指挥官(降虏校尉)公孙瓒之间,怨恨累积日深。公孙瓒跟袁绍互相攻击,刘虞无力禁制,只好稍稍减少粮秣供应。公孙瓒大怒,更屡次违犯刘虞军令,而又对人民横行凶暴;刘虞束手无策,派人到首都长安,向皇帝刘协,指控公孙瓒横暴劫掠的罪行;公孙瓒也上奏章指控刘虞克扣军饷。二人的报告不断呈递,互相抨击,中央政府不能裁决,只有用和稀泥手段,拖延敷衍。

公孙瓒在蓟县(幽州州政府所在县·北京市)东南,另行兴筑一座小城,设立大营。刘虞数次请公孙瓒到蓟县当面会商,公孙瓒都声称有病,不肯前往。刘虞认为公孙瓒终会叛变,于是,集结十万人的庞大部队,下令讨伐。当时,公孙瓒的部队,都在外地驻防,事出突然,公孙瓒惊恐,打算凿破东城逃走。可是,刘虞部队没有纪律,又没有训练,刘虞爱护人民家宅,不准纵火,告诫官兵说:“不要多杀,只杀公孙瓒一人!”所以攻势疲软,不能攻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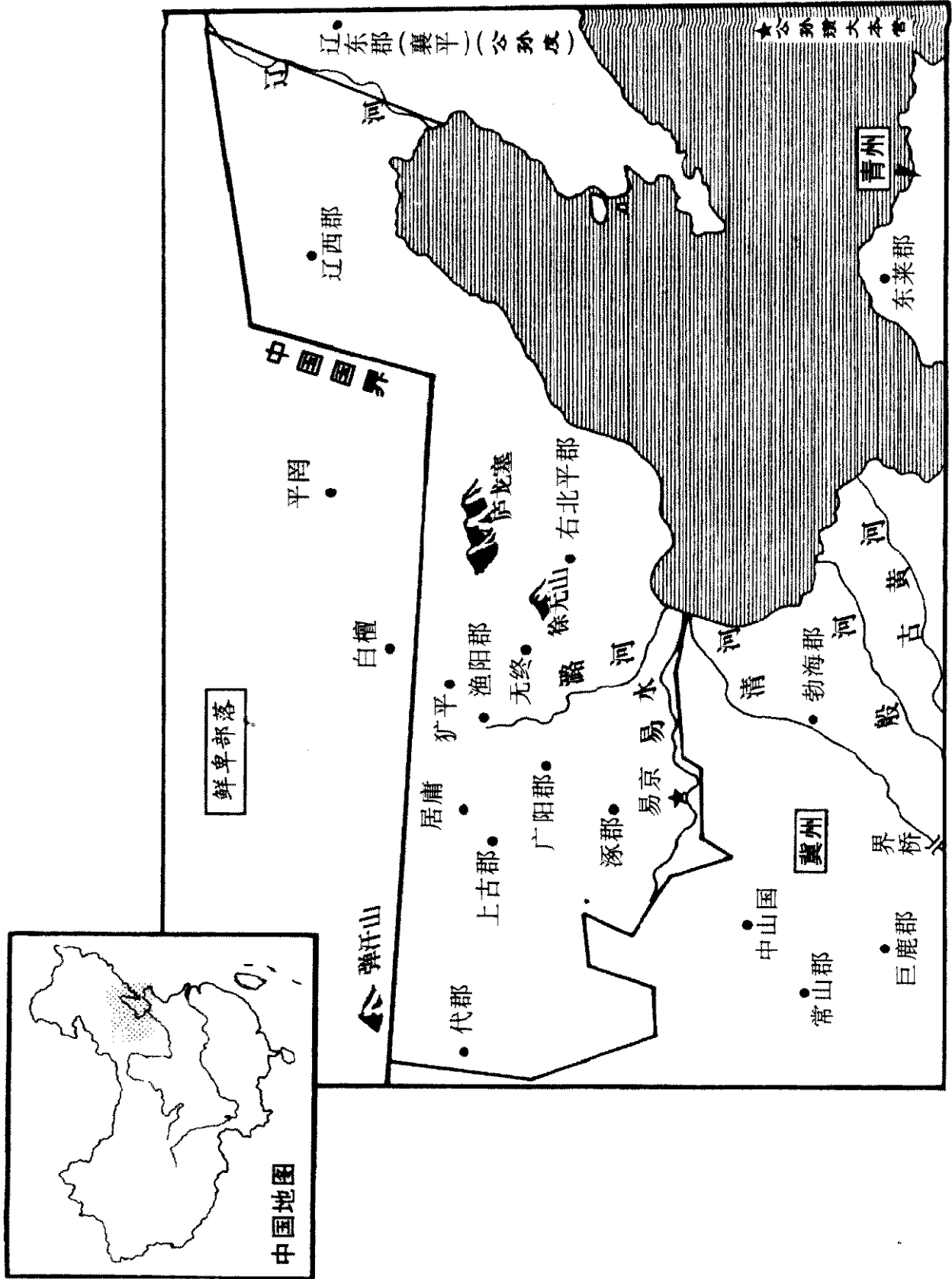
公孙瓒遴选精锐武士数百人,乘着风势纵火,强行突围。刘虞部队霎时崩溃,率领州政府官员,向北逃亡,逃到居庸县城(北京市延庆县)。公孙瓒追击包围,猛攻三天,居庸城破,生擒刘虞跟妻子儿女,返回蓟县(北京市),仍命刘虞在州政府公文书上署名。

不久,中央使节段训抵达,增加刘虞侯爵的采邑,兼六州军区司令长官(督六州事)。擢升公孙瓒当前将军,封易侯。公孙瓒乘机诬控刘虞从前曾跟袁绍通谋,要当皇帝(参考一九一年),胁迫段训在蓟县闹市,斩刘虞跟他的妻子儿女。前常山国(首府元氏【河北省元氏县】)宰相孙瑾、秘书(掾)张逸、张瓚等,维护刘虞,向公孙瓒破口大骂,遂一并被杀。公孙瓒把刘虞的人头送到京师(首都长安),刘虞旧属尾敦(尾,姓),在中途夺走,送回安葬。

刘虞仁爱宽厚,深得民心,幽州(河北省北部)人民,无论流亡客或土著,都感悲痛。

一九五年,前将军公孙瓒,既杀幽州(河北省北部)全权州长(牧)刘虞,完全控制幽州,遂趾高气扬(参考一九三年十月)。仗恃自己的才能和军队,对人民毫不体恤。永远记得别人的过失,却随时忘掉别人的善行,连瞪他一眼的小事,都一定报复。士大夫如果有人名望高过他,一定用法律陷害。对有才能的人,一定想办法压制,把对方置于穷困之地。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?公孙瓒说:“他们这些人,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应该富贵,给他们富贵,也不感激。”所以公孙瓒所宠爱的,都是些贩夫走卒之类的伧俗之辈(《英雄记》:受到公孙瓒宠爱而骄傲奢侈不可一世的,有摆卦摊算命先生刘纬台、绸缎小贩李移子、商店老板何

二世纪：一九五年 公孙瓒幽州基地



乐当,全都对天盟誓,结拜生死弟兄,公孙瓒是老大,其他则是老二、老三、老四),或结盟成为兄弟,或两家通婚。这些人仗势欺人,民间一片怨恨。

刘虞旧部参谋官(从事)渔阳郡(北京市密云县)人鲜于辅(鲜于,复姓)等,集结幽州(河北省北部)部队,准备为故主(刘虞)报仇。燕国(即广阳郡·北京市)人阎柔,对人素有恩德信誉,遂被推当乌桓保安司令部军政官(乌桓司马)。阎柔招募胡人、华人,有数万之多,跟公孙瓒所任命的渔阳郡(北京市密云县)郡长邹丹,在潞县(河北省三河市西)北方会战,阎柔大胜,杀邹丹等四千余人。乌桓部落(河北省北部)峭王,也率乌桓军,及鲜卑(内蒙古东部中部及以北地区)部队,共七千余骑兵,追随鲜于辅,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(刘和逗留冀州,参考一九一年),跟袁绍的部将麴义联合,有十万人,攻击公孙瓒。在鲍丘河(潮白河,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西北,向东南流至天津市宁河县,注入渤海)会战,鲜于辅联合兵团大胜,杀二万余人。于是,代郡(山西省阳高县)、广阳郡(北京市)、上谷郡(河北省怀来县)、右北平郡(河北省丰润县)各郡,纷纷起兵,击斩公孙瓒所任命的郡政府高级官员,响应鲜于辅、刘和。公孙瓒部队不断被击败。

在此之前,有童谣说:“燕国南疆/赵国北界/中央合不住/大小像块磨刀石/只有那里,可以躲避。”公孙瓒认为是指易县(河北省雄县西北,在幽州南界边境,跟冀州【河北省中部南部】接壤)。于是,把大本营迁到易县,环城挖掘十道壕沟,兴筑高大土丘,每个土丘都高达五六丈,再在土丘上建立高楼(这座新的城楼坐落在易县县城西,称易京)。位于中央的土丘最高,足有十丈,作为公孙瓒的居处。用铁做门,左右侍从警卫,全被隔在门外,七岁以上的男子,不准进入,专跟小老婆姬妾美女厮混在一

起。正式公文书,或其他文件,都用绳子吊上城堡。训练妇女们放大嗓门,使数百步外可以听到,就用她们传达公孙瓒的命令。

从此,公孙瓒跟宾客们完全隔绝,智囊和猛将,渐渐背叛离散,而公孙瓒也很少再出作战。有人问他缘故,公孙瓒说:“想当年,我在塞外驱逐叛变的胡人部落(参考一八八年十一月),在孟津(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)扫荡黄巾变民(参考一九一年十月),自以为天下战乱,可以霎时平定。但是到了今天,战乱才不过刚刚开始,看起来我已无能为力,不如使官兵休息,努力耕田,拯救灾荒凶年。《兵法》说:‘百尺高楼,不可进攻。’我的军营分别驻屯各楼,外有数十重墙堑,粮食聚集有三百万斛,等到把它吃完,大概天下大势,已有分晓。”

一九八年,冬季,十二月,全国最高统帅(大将军)兼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全权州长(牧)袁绍,一连数年攻击割据幽州(河北省北部)的前将军公孙瓒,不能取胜。写信给公孙瓒,建议化解过去怨恨,和平共存。公孙瓒拒不回答,反而更加强防御工事,对秘书长(长史)太原郡(山西省太原市)人关靖说:“现在,四方龙争虎斗,没有人能坐在我们城下,一坐几年,这道理至为明显,袁绍对我有什么办法?”袁绍骑虎难下,只好大举增援,攻势更为猛烈。

之前,公孙瓒据守各地的将领,被敌人包围时,公孙瓒一律不出兵援救,说:“为了救一个人,以后其他将领,都要坐等援军,不肯奋战。”后来,袁绍发动攻势,公孙瓒南境一些城池守将,自知无法坚守,又知无人来救。于是,有的投降,有的溃散,袁绍大军遂直抵易京(公孙瓒总部所在·河北省雄县西北。公孙

瓚把幽州州政府自蓟县【北京市】搬至易京,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)城门。

公孙瓚派他的儿子公孙续,向黑山变民集团(活动于太行山一带)各首领(指张燕【褚飞燕】等)求援,并且打算率领突骑,西奔太行山,接收黑山变民集团的部众,反攻冀州(河北省中部南部),切断袁绍退路。关靖劝阻说:“将军部下,人心已离,随时都会瓦解。所以仍固守不变的缘故,为的是一家老幼都在一起,而依靠将军主持。坚守不屈,拖延时间,或有可能逼使袁绍撤退。如果舍弃他们,出城远征,后方顿然失去重心。易京(河北省雄县西北)陷落,指日可待。”公孙瓚遂中止计划。而袁绍攻击日烈,公孙瓚部众日益窘困。

一九九年,春季,黑山变民集团(活动于太行山一带)首领张燕(褚飞燕),跟公孙续,率大军十万,分兵三路,援救易京(河北省雄县西北)。大军未到之前,公孙瓚(时在易京)派出密使,送信给公孙续,命公孙续率五千精锐骑兵,埋伏北方低洼地区,用火光作为信号,公孙瓚将率军出城夹击。不料,信件落到袁绍巡逻队之手。袁绍遂在北方低洼地区,在指定时间内举火,公孙瓚认为公孙续骑兵已到,遂开城出战。袁绍的伏兵突然出现,猛烈攻击,公孙瓚大败,再退回易京(河北省雄县西北)固守。

袁绍军挖掘地道,穿到城楼底下,用木柱支持,使不下陷,计算已挖掘到城内中心,遂纵火焚烧柱子,地道崩解,城楼霎时倒塌,而地层继续向城中心下陷。公孙瓚知道无法逃避,就把妻子儿女姐妹,统统绞死,然后纵火自焚。袁绍命士兵冒火势抢上高台,斩公孙瓚。前青州(山东省北部)州长(刺史)田楷战死,关靖叹息说:“之前,如果不阻止将军(公孙瓚)太行山之

行,未必没有希望(参考去年【一九八】十二月)。我曾经听说,君子把朋友推入险境,一定要跟他同担患难,我岂可独生?”骑马直冲袁绍军而死。公孙续被匈奴屠各部落(河北省北部)击斩。